

廿二史  
彈詞  
註

第 三 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學中蘭宜立省
館書圖
灣台





成都楊慎編著  
漢陽張三異增定 張仲璜註

廿一史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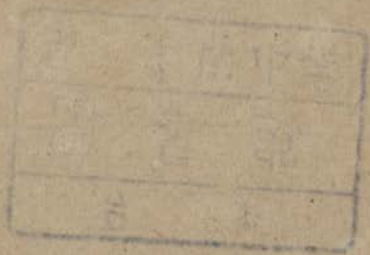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印行

學中蘭宜立(晉)

館書圖

灣台



358.7  
662  
7744

#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八上

## 第八段 說五代史 定風波

雨汗淋漓赴選場。秀才落得甚乾忙。白髮漁樵諸事懶。蕭散閒談今古論興亡。  
虞夏商周秦楚漢。三分南北至隋唐。看到史官褒貶處。得趣不搖紈扇自然涼。  
詩曰。

山自青青水自流。南征北戰幾時休。青春壯士邊關老。紅粉佳人白了頭。  
十遇征夫九皺眉。忘餐廢寢有誰知。中宵破夢兜鈴舉。頓飯驚心戰馬嘶。剪  
髮搓繩穿斷甲。拆衣抽線補殘旗。風流宰相龍樓宴。翠袖雙扶下玉梯。

詩向會家閒講究。話逢知己細評論。評論往事知賢否。講究前賢說廢興。東  
岸水流西岸響。南山風送北山雲。雲容冉冉舒還卷。水勢滔滔古又今。流水



浮雲何日了。人生在世幾回春。消磨白髮詩和酒。斷送青春利與名。蓋世功名野馬飜。掀天事業闔婆城。半張故紙留蹤跡。千古漁樵作話文。闊論高談依故典。長歌短曲弔英魂。就中多少悲歡處。珍重相知勿倦聽。

說過隋唐三百載。一場春夢別翻公案。五代史多少興亡。要知去跡來踪。閱盡殘篇斷簡。按五代者。梁唐晉漢周是也。起朱溫。終周恭帝。凡十三主。纔六主善終。略談於後。

後梁太祖朱溫。本碭山小民。爲黃巢賊黨。力屈降唐。後因有功封梁王。賜名全忠。弒了唐昭宗。自稱皇帝。開平乾化在位六年。被妾生子郢王朱友珪刺死。其第三子均王友貞討誅友珪。貞明龍德又十年。唐莊宗滅之。共十六年而亡。

唐主李存勗。其先朱邪國昌。乃沙陀國人。有功於唐。賜姓李氏。其父李克用。封晉王。去世之後。李存勗滅了梁國。自稱唐主。謂之莊宗。同光在位四年。被樂官郭從謙所弒。其義兄明宗卽位。天成長興傳之愍帝。應順又被義兒潞王所弒。潞王自立。



三年。清泰被石駙馬所篡。前後四主。共十四年而亡。

晉主石敬瑭。乃唐明宗駙馬。割地臣虜。借兵滅唐。爲晉高祖。天在位七年。傳與

兄子石重貴。開運被北番擄入胡地。共十一年而亡。

漢高祖劉知遠。石晉之臣。乘契丹滅晉稱帝。天福傳子承佑。是爲隱帝。乾祐輕誅功

臣。被其臣郭威所弑。父子共四年而亡。

後周太祖郭威。連弑劉承佑劉贊篡漢。廣順在位三年。無嗣。其妻兄之子柴榮襲

位。是爲世宗。顯德七年而崩。子宗訓卽位。七月。禪位與趙匡胤。按後周二主二姓。

共十年而亡。此謂之五代十三君。一起一滅。五十三年中間。又有僭號之國十

一處。稱王稱帝。賢愚不同。

福建閩王王審知。唐僖宗時受封。據福建。統五州。傳其後王延翰王延鈞。龍王

延昶。永和王延曦。永隆王延政。天德共六主五十年。而降於吳越。

吳越國者。起錢鏐。唐昭宗時受封。據兩浙。統十三州。是爲武肅王。寶正傳其後文



穆王元瓘忠獻王弘佐弘儆弘俶。凡五主八十四年。歸降於宋太祖。

淮南吳王楊行密。唐昭宗時受封。據廬州二十八郡。號忠武王。傳之威王渥宣

王隆演。

武讓王溥。

順義大和天祚。

凡四主。共三十六年。禪位與南唐。

江南唐王李昇。本淮南楊氏之臣。徐溫之義子。係唐朝子孫。受吳王封。爲齊王。

受楊溥禪位。建國金陵稱帝。統三十五州。號烈祖。傳之子李景。是爲後主。

保大交泰。

宋太祖乾德二年卒。其子李煜嗣位歸宋。凡三主。共三十九年而亡。

湖南楚王馬殷。唐昭宗時爲刺史。據潭州二十三郡。朱溫時受封。是爲武穆王。

傳其子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凡六主。共五十六年。南唐後主滅之。

荆南秦王高季興。梁朱溫之臣。又降唐降吳。受吳封爲秦王。據荆南三州。傳其

後高從誨保融保勗繼冲。凡五主。共五十七年。降於宋。

西川蜀王王建。唐僖宗時爲利州刺史。昭宗時受封。後稱帝。據成都四十八州。

是爲高祖。

武成通正。

永平天漢。

傳其子宗衍。

光天德。

乾成。

共二十五年。唐莊宗滅之。

後蜀王孟知祥。唐明宗時受封。據成都三十六州。傳其子景。明德廣政共四十年。降

於宋太祖。

北幽燕王劉守光。梁太祖時受封。後稱帝。唐莊宗滅之。

廣南漢王劉隱。梁太祖時爲清海節度使。弟劉巖稱帝。據廣南四十七州。乾亨白龍

大有傳之子玠。光天應乾晟和。凡四主。共五十五年。宋太祖滅之。

河東晉主劉崇漢。高祖知遠之弟。因郭威篡漢。遂稱帝於晉陽。謂之北漢。世祖

傳其子承鈞。是爲孝和皇帝。天會無嗣。先是有營卒薛釗。娶世祖女爲妻。生子繼

恩。世祖卽位。其女居內。薛釗自刎。世祖以繼恩與孝和爲嗣。其母改嫁何氏。又

生子名繼元。亦與孝和爲嗣。廣運相傳四主。共二十九年。宋太祖併之。

凡此十一處稱王稱帝者。共四十一人。

自唐末梁初。各各據土僭號。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通共八十二年。北漢劉繼元歸附之後。僭僞盡絕。那時天下生靈。受了多少塗炭。見了多少干戈。今從

五代梁朱溫創始之初說起。

按五代始於梁。朱溫創首。

梁唐晉漢周爲五代。始朱溫篡奪唐祚稱帝。改國爲梁。

本碭山無藉子。一箇窮民。

朱溫。宋州碭山午溝里人。少孤貧。與兄存昱。傭食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後稱帝。兄全昱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宋州。今歸德府。碭山縣蕭縣。俱屬徐州。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百五十里。碭山。在縣東。按今歸德府秦碭郡也。

唐之末。金色蝦蟆。太行造反。

唐天僖中。有童謠曰。金色蝦蟆爭弩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後王仙芝果陷曹州。黃巢應之。巢後攻陷長安。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上黨南。又在懷慶府城北二十里。山勢綿亙數千里。雖各因地之名。其實皆名太行。

聚鄉民。相接應。占據河中。

黃巢起曹濮。溫聚衆應之。巢陷京師。以溫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討河中留後王重榮。數爲重榮所敗。溫乃因重榮以同州降。都統王鐸表溫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後重榮死。子珂爲河中留後。溫取河中。執珂殺之。奏乞除河中節度。諷吏民請已爲帥。河中。今平陽府蒲州。



勢敗也。乃降唐。獲功受賞。

時唐僖宗在蜀。以首相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會諸鎮兵討巢。進逼長安。官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溫知其將亡。遂以華州降唐。鐸以溫爲同華節度使。尋令兼淮南節度使。又令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進爵東平郡王。更拜爲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未幾。進爵梁王。後又賜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同華。二州名。俱屬西安府。護國。卽河中。今蒲州。

賜御名。易全忠。猛氣兇鋒。

唐僖宗賜溫名全忠。溫狙獪兇暴。殘忍屠戮。顧氏曰。怒鬚仇目。奸鋒中人。險威震主。虎負鷹視。

所忌者。晉蜀岐。皆爲勍敵。

封魏王。加九錫。凡肉唐宗。

初。全忠爲宣武節度使。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王建爲西川節度使。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各擁強兵。屢相攻戰。唐昭宗封克用爵晉王。建蜀王。茂貞岐王。全忠梁王。後全忠弑昭宗而立昭宣帝。急於傳禪。密使蔣元暉等謀之。元暉以魏晉以來。皆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耶。元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但以晉蜀岐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元暉歸謀於柳璨等。乃以全忠爲相國。總百揆。進封魏王。加九錫。全忠怒不受。綱目曰。溫視唐宗。猶枕上之肉。惟所烹醢耳。宣武軍名。今開封府。

效推戴。張文蔚。蘇循。李振。

初元暉等議加全忠九錫。朝士多憤色。唐禮部尚書蘇循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宜速行揖讓。朝士無敢違者。後昭宣帝禪位於梁，遣宰相張文蔚及循與御史大夫薛貽矩等奉冊寶如梁。全忠遂稱帝。文蔚等舞蹈稱賀。全忠舉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慚伏，獨循與貽矩盛稱功德以爲應天順人。李振註見下。

### 弑昭宗假啼哭無樣欺心

判官李振爲全忠心腹。每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全忠欲立幼君。易謀禪代。遣振至洛陽。與蔣元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振遂與元暉謀夜弑昭宗於椒殿。全忠聞之。陽驚哭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

### 服袞冕篡唐朝改名朱晃

初張文蔚等率百官勸進。全忠更名晃。文蔚奉冊寶至金祥殿。晃遂披袞冕卽位。是爲後梁太祖。

### 夾寨戰幽州戰眉蹙難伸

梁遣康懷貞攻晉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攻之不克。乃築壘穿塹守之。內外斷絕。晉遣周德威救之。壁於高河。懷貞擊之大敗。梁遣李思安代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時相持逾年。會晉王克用卒。子存勗立。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必有驕怠之心。若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帥兵直抵夾寨。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潰走。潞州圍解。晃聞之。驚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晉師伐幽州。燕王劉守光求救於梁。晃自將救之。進圍蓟縣。晉將李存審引兵扼下博橋。使史建瑭李嗣肱分道擒生。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暮至營內。縱火大譟。營中大擾。斷臂者復來曰：晉



軍大至矣。是大駭。燒營夜遁。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游騎耳。是慚憤。遂病。顧氏曰。夾寨之戰。鋒摧銳沮。柏鄉之戰。挫衆損師。幽州之戰。收迹遠遁。鬱鬱然填恨低首。常不伸眉。蔣縣故城。在河間府景州城內。下博。縣名。今省入眞定府深州。德威。字鎮遠。馬邑人。

### 預料著。自死後。身無葬地。

是還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

### 縱淫邪。私子婦。狗行狼心。

是長子郡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留守東都。次郢王友珪。爲控鶴指揮使。次均王友貞。爲東都指揮使。是恣意淫邪。諸子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是尤寵之。郡。

今湖廣郴州。博。今山東東昌府。郢。今武昌府。均。州名。屬襄陽府。

### 朱友珪。高聲罵。老賊萬段。

### 歹作爲。天報應。寢殿尸橫。

是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友珪遂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相與合謀。以牙兵從友珪。雜控鶴士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是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憾不早殺之。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以劍刺是。洞其腹。刃出於背。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友珪遂卽位。尹氏曰。朱溫篡唐。其兇暴悖逆。世所未有。溫既能以臣弑君。故友珪亦能以子弑父。其屠戮之慘。皆天理昭昭之報也。

### 朱友貞討逆賊誅兄報父

梁駙馬都尉趙巖，晃之婿也。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楊令公。時楊師厚爲天雄節度使，宿衛勁兵，多在麾下。友貞乃遣心腹說之，師厚謀之將佐，或曰：『鄆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厚乃使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晃甥龍虎統軍袁象先謀，巖歸亦與象先定計。遂帥禁兵突入宮中，友珪令馮廷諤先殺妻，後殺己。廷諤亦自殺。友貞遂卽位於大梁，是爲梁末帝。天雄軍名，今大名府。

### 寵張趙任段凝，閣弱無能。

德妃張氏卒，將葬。康王友敬使人於寢殿作亂，執誅之。友貞由是疎忌宗室，寵任趙巖及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等，咸居近職，弄權賣爵。政事日紊。段凝詔附張趙，每出兵，必使爲監副。捷奏至，張趙悉歸功於凝，凝重賂之，求爲招討使。由是將士憤怒。後梁將康延孝奔唐，唐主存勗問以梁事，延孝曰：「梁主闇懦，張趙擅權，段凝智勇俱無，專斂行伍以奉權貴，願陛下養勇蓄力，直抵大梁，擒其僞主，天下定矣。」康，今肇慶府德慶州。

### 棄敬翔，罷劉鄩，一時智勇。

平章敬翔，深沉有智略，從晃用兵三十年，細大之務必關之。及友貞立，趙巖等用事，翔每進言，皆不聽。後梁盡失河北，翔曰：「國家疆土日蹙，臣雖德矣，受國恩深，願得自效。」巖等以翔有怨言，遂棄不用。後唐軍且至，友貞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將若之何？」翔泣曰：「臣雖爲相，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前後獻言，陛下不用，致有今日。雖良平復生，誰能爲陛下計者？」及唐軍入，翔遂自縊。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好兵書，有機略。唐主存勗嘗曰：「劉鄩用兵，一步百計，後與存勗相持於莘縣，友貞以書責戰，鄩報曰：『晉兵甚銳，未易輕也。』友貞怒，鄩曰：『主

暗臣諛。將驕卒惰。吾不知死所矣。後河朔皆入於唐。罷鄆爲亳州團練使。段凝素惡鄆。乃譖之罷。鄆歸洛陽。酖殺之。莘縣屬東昌府。亳州屬鳳陽府。敬翔同州人。

### 王鐵鎗好男兒豹死留名

招討使王彥章。驍勇絕倫。每戰用二鐵鎗。皆重百觔。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軍號王鐵鎗。先是以段凝趙巖之譖。罷彥章還第。及唐兵攻兗州。乃召用之。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嬰五百騎。以屬彥章。至邈坊戰敗。退保中都。又敗。彥章死戰。唐將夏魯奇識其語。晉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蹶。遂被擒。唐主存勗惜之。賜藥以傅其創。彥章不知書。常爲俚言。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存勗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臣與皇帝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遂見殺。中都。今兗州府汶上縣。

### 李亞子大兵來號咷乞命

李克用病篤。命立其子存勗爲嗣。謂其弟克寧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字也。王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唐兵至曹州。梁守將皆降。友貞聞彥章就擒。唐軍且至。聚族而哭。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置傳國寶於臥內。左右竊之以迎唐軍。友貞惟日夜號哭。不知所爲。曹州屬兗州府。

### 皇甫璘揮短劍了當殘生

友貞謂指揮使皇甫璘曰。吾不能自我。卿可斷吾首。璘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友貞曰。卿欲賣我耶。璘欲自刎。友貞持之曰。與卿俱死。璘遂弑友貞。因自殺。

### 父共子十七年風燈草露

梁太祖末帝父子共十七年。



被唐朝追貶做小可凡民。

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晃友貞為庶人。

唐家者乃唐朝沙陀降將。

李國昌子克用赴難朝廷。

李國昌本名赤心其先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懿宗時赤心以有功拜振武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唐僖宗乾符中克用殺大同防禦使段文楚自為留後僖宗乃拜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擊寧武及崑嵐軍盧龍節度李可舉討敗之國昌父子亡走韓勣黃巢陷長安朝廷赦之遣李友金召之克用始將沙陀兵趨河中赴難長安僖宗以為雁門節度使後封晉王至唐為朱溫所滅克用卒長子存勗嗣位遂稱帝國號亦曰唐是為後唐朱邪處月之別種西突厥苗裔世居金婆山之陽蒲類海東其地有大磧名沙陀後因以沙陀為號以朱邪為姓振武軍名今大同府寧武故址在大同府朔州南崑嵐軍今為州屬太原府

獨眼龍破黃巢功居第一。

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與黃巢戰於渭南一日三捷巢敗走克用遂入京師時克用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

與朱溫劈廝對屢次交兵。

克用屢敗巢兵，追巢至於冤句，巢遁走。克用還過汴州，朱溫館於上源驛，克用乘酒使氣，溫不平。克用醉臥，溫發兵圍驛攻之，左右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會大雨震電，克用隨電縋城得出，還太原，訟於京師，請加兵於汴。僖宗詔和解之，克用由是不平，與溫互相攻伐，兵連不已。

### 憤逼京，負罪愆，羣奸挑激。

僖宗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兖州，以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重榮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之，曰：此朱溫之謀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溫，皆不許。克用愈怒，僖宗以重榮不徙兖州，遣邢州王玫、鳳翔李昌符討之，玫等亦陰符於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爲，會重榮告急於克用，克用遂以兵赴之，與玫等戰於沙苑，大敗之。遂進逼京城，令孜奉僖宗奔鳳翔，克用退屯河中，表請還宮，因罪狀令孜，請誅之。令孜復劫駕至興元，克用遂還太原。沙苑地名，在西安府朝邑縣南。

### 誓一生無改節，義士忠臣。

四川王建謀稱帝，遣克用書曰：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居藩服，克用復書云：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因語子存勗曰：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時，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願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石門，鎮名，惟西安府淳化縣北有石門山，又平涼府靜寧州南有石門峽，未知孰是。

### 李存勗承王位，雪仇三矢。

克用卒，子存勗嗣位爲晉王。初，克用臨終，以三矢賜存勗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三者吾遺恨也。與汝三矢，無忘父志。存勗藏之，廟用兵請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後



存昂果繫燕王劉守光父子，函梁朱友貞君臣之首，入太廟還矢焉。

### 滅仇梁繼唐統氣概豪英

唐天祐二十年，存昂自立爲帝，仍廟祀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以下，上繼唐統，國號曰唐，是爲後唐莊宗。是年梁數道入寇，存昂召諸將會議，郭崇韜曰：「梁今以精兵投段凝，凝非將材，不足畏。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空虛，必望風潰矣。存昂遂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兵，敗之，追至中都，圍之。梁兵潰，擒梁將王彥章，亟趨大梁。梁主友貞自殺，段凝降。梁遂滅。先是克用謂存昂：「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歐陽修五代史曰：「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廟還矢，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魏今大名府，楊劉，城名。今東阿縣，楊劉鎮是。鄆州，今兗州府鄆城縣。

### 張承業一片心忠言逆耳

### 辜負了老勅使，早自稱尊

初，唐天祐十八年，存昂謀稱帝，魏州僧得傳國寶，獻之，將佐皆賀。監軍使張承業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所以老奴二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元兇未滅，而遽即大位，殊非王父子之初心。王何不先滅朱氏，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身遂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令路人指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存昂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乃仰天大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卒。時年七十有七。承業，字繼元，憲僖宗時宦者，昭宗以爲監軍。

堪憾處。志驕盈。矜功十指。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及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誰不解體。吾無憂矣。吳嚴可求亦謂徐溫曰。開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不出數年。將有內變。但保境安民。以待之耳。荆南軍名。今荊州府。

侮縉紳。悅女色。寵任伶倫。

存勗自滅梁之後。漸恣荒淫。命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尤寵任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激。莫敢出聲。四方藩鎮。爭以賄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好采闖鄙細事以聞。存勗委以耳目。由是干預政事。施其讒慝。將相大臣皆憚之。

李天下。壞名聲。甘心下賤。

存勗幼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所寵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存勗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尙誰呼耶。存勗悅。厚賜之。

得蜀驕。輕屠脍。汗馬功勳。

唐遣魏王繼岌及侍中郭崇韜伐蜀。崇韜入散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迎降。餘城鎮皆望風款附。進逼成都。蜀主衍降。梁震謂高季興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時崇韜在蜀。與宦者向延嗣有隙。延嗣歸譖之。存勗怒。復遣宦者馬彥珪詣成都。曰。崇韜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劉后復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彥珪至蜀。繼岌遂如教殺之。并殺其諸

子時護國軍節度使朱友謙入朝。伶人景進譖之。亦見殺。并詔李紹奇滅其家。由是天下莫知崇韜等之罪。人情疑駭。李紹琛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功。至於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行及我矣。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脮。我輩歸則同誅。決不復東矣。遂俱反於蜀。顧氏曰。汗馬勳臣。闔門屠脮。而失功臣之心。鳳。今鳳縣。興。今興安州。俱屬漢中府。文。今文縣。扶。故址在文縣西。屬鞏昌府。護國軍。今平陽府蒲州。西平王。郭崇韜追諡爲西平王。

### 登高歎石橋悲彷徨四顧

趙在禮作亂。遣歸德節度使李紹榮詣鄴都招諭。不從。乃命成德節度使李嗣源討之。軍士劫嗣源入鄴。欲與俱反。嗣源奔相州。紹榮奏嗣源叛與賊合。嗣源上章自理。皆爲紹榮所逼。嗣源疑懼。遂引兵據大梁。紹榮請存勗幸關東招撫。存勗遂發洛陽。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卽命旋師。至石橋西。置酒悲泣。遂入洛陽。歸德軍。卽歸德府。相州。亦卽歸德。鄴郡。五代唐所置。今大名府。

### 郭門高下毒手樂器焚身

伶人郭從謙。以有功得寵。爲從馬直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及崇韜死。從謙數以私財享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遂作亂。擒斬之。存勗戲謂從謙曰。汝旣負我附崇韜。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懼。退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阮若曹。由是親軍皆不自安。從謙遂定計。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存勗聞變。帥衛兵擊之。時亂兵已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存勗爲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瀝。須臾遂殂。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郭從謙。優名郭門高。

### 唐明宗李嗣源胡人異姓



勇鬪戰。屢建功。養子螟蛉。

李嗣源本胡人。無姓氏。初名邈佶烈。以騎射事克用。屢立戰功。克用養以爲子。賜名李嗣源。及莊宗被弑。諸將立以爲帝。是爲唐明宗。

討鄴都。軍士譁。身爲擁立。

初。存勗使嗣源討趙在禮於鄴都。嗣源下令詰且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帥衆大譟焚營。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戚。云克城之後。當坑魏博軍。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泣諭不從。遂劫入城。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詭以出城收兵。奔相州。上表自理。爲李紹榮所遏。嗣源不得已。遂遣石敬瑭以兵入據大梁。

入洛陽。監國政。志在經綸。

嗣源至罌子谷。聞存勗被弑。乃慟哭入洛陽。止於私第。百官勸進。嗣源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爲紹榮所隔。披猖至此。諸軍見推。殊非相悉。後百官三上牋。請嗣源監國。乃許之。

遠女色。減中宮。英明有道。

時宣徽使選後宮美少者數百獻之。嗣源曰。奚用此爲。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嗣源曰。宮中職掌。宜諧故事。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者。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又除稅省耗。及罷賁奉。四節。

惜生民。休士馬。五穀豐登。

嗣源在位八年。兵革罕用。年穀豐登。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較於五代。粗爲小安。

夜焚香。禱蒼天。早求誕聖。

嗣源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

只末年。諱儲嗣。激喪從榮。

太僕少卿何澤。表立秦王從榮爲太子。嗣源不悅。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議遂止。從榮驕矜。不爲時論所與。心忌宋王從厚。嘗懼不得爲嗣。至是嗣源寢疾。從榮入問疾。嗣源俯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父已殂。乃謀以兵入宮。宣徽使孟漢瓊入白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嗣源指天泣下。謂侍衛指揮使康義誠曰。卿自處置。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嗣源曰。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卽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陳兵天津橋北。使人召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漢瓊使馬軍指揮使朱洪實帥騎討從榮。從榮潰走歸府。皇城使安從益進斬之。

唐愍帝。恰臨朝。時衰運拙。

宋王從厚。明宗第五子。時爲天雄節度使。從榮伏誅。遣孟漢瓊召從厚於鄴。至是卽位。是爲愍帝。

李從珂。王氏子。反入西京。



李從珂。本姓王氏。小字阿三。鎮州平山寡婦魏氏之子。嗣源掠得之。養以爲子。名曰從珂。時爲鳳翔節度使。朝廷徙之河東。從珂遂於鳳翔舉兵反。從厚以康義誠爲招討使。將兵拒之。從珂至陝。諸將及義誠皆降。從厚遂出奔衛州。從珂入洛陽。廢從厚爲鄂王而自立。鎮州。今真定府。平山。縣名。屬真定府。衛州。今衛輝府。鄂州。今武昌府。

### 辭鳩酒。用麻繩。哀哉短命。

衛州刺史王弘贄。遷從厚於州。解。從珂遣弘贄之子繼往鳩之。從厚不飲。繼縊殺之。

### 一家兒。妻共子。總做冤魂。

從厚出奔。妃孔氏病。四子俱幼不能從。從珂俱殺之。

### 唐潞王。篡李氏。戕民賞衆。

從珂初封潞王。弒從厚自立。國號亦曰唐。是爲唐廢帝。初。從珂發鳳翔。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旣至閩實。府庫金帛不過三萬兩。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三司使王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爲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就直。從之。

### 除菩薩。扶生鐵。變了人心。

是時有司。百方斂民財。及竭左藏舊物。與諸道貢獻。乃至后妃器服簪珥。纔二十萬緡。從珂患之。學士李專美曰。財力盡於此矣。宜接所有均給之。乃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怨望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愍帝仁弱。從珂剛嚴。有悔心故也。

千春節歸反疑漏言公主。

不隄防石駙馬引動番兵。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初尙明宗女永寧公主。爲駙馬都尉。從珂忌之。至是以千春節置酒。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從珂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敬瑭疑懼。欲嘗從珂之意。表陳羸疾。乞移他鎮。從珂遂徙爲天平節度使。敬瑭謀於將佐曰。吾之來河東也。主上面許我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掌書記桑維翰曰。公明宗愛壻。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兄弟。公誠能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遂拒命。從珂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契丹。契丹主德光將兵赴援。與唐騎將符彥卿等合戰。敬瑭遣都押衙劉智遠助之。唐兵大敗。契丹遂以敬瑭南下。復破唐兵於團柏。敬瑭遂直趨洛陽。所在將校皆降。天平軍名。今兗州府東平縣。團柏。唯潞州城北有柏谷山。又太原府祁縣境東有團柏鎮。維翰。字國僑。河南人。

一炬火元武樓化成灰燼。

時敬瑭將至。從珂與曹太后劉皇后及雍王重美等攜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死。

十二年傳四主急雨殘雲。

唐自存昷至從珂。凡四主。共十三年。而後唐亡。

#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八

## 第八段下

石駙馬滅殘唐更稱後晉。

石敬瑭西夷梟獍雞之子爲唐明宗駙馬借兵契丹滅唐契丹立爲大晉皇帝是爲後晉高祖。

拜契丹爲君父做小甘心。

初石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智遠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不必許以土地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大喜許以傾國赴援。

山前後十六州長淪左衽。

敬瑭既即位遂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翔蔚山前山後共一十六州以與契丹從此諸州淪於左衽者凡四百三十二年歐陽公塞垣論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雁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匈奴犯境據險而出奇持重而待外寇晉高祖以幽薊山後諸郡爲耶律之壽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距并代自茲關東無復關



險。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絕古北之隘。徑度常山。陵獵全魏矣。幽。今順天府。薊。屬順天府。瀛。今河間府。莫。故城在河間府任邱縣北。涿。今涿州。檀。今密雲縣。順。今順天府順義縣。新。今保安州。媯。今延慶府。儒。一統志云。永樂中改爲隆慶州。直隸京師。武。一統志云。禹貢冀州之域。今置萬全都指揮使。隸京師。雲。卽雲中。今大同府。寰。今馬邑縣。應。翔蔚三州。俱屬大同府。

### 兒皇帝被呼喚羞辱難聽。

敬瑭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尊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卽於別殿拜受詔敕。朝野咸以爲耻。敬瑭事之。曾無倦意。後契丹主屢止敬瑭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契丹亦報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 爲招納吐谷渾番王責怪。

### 一場憂。一場氣。染病亡身。

敬瑭割雁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率部落來奔。契丹大怒。遣使來讓。敬瑭逐之使還故土。吐谷渾由是附於重榮。重榮執契丹使拽刺。表稱吐谷渾等願與晉兵擊契丹。敬瑭患之。秦寧節度使桑維翰密疏曰。陛下免晉陽之亂而有天下。契丹之功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敬瑭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乃憂重榮跋扈。以劉智遠爲北京留守。智遠以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重榮歸朝廷。承福遂帥衆歸智遠。智遠徙之內地。處之太原嵐石之地。表領大同節度使。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責讓。敬瑭憂悒成疾。遂崩。

將幼子託非人。老奸馮道。

馮道時守司徒兼侍中。敬瑭寢疾。道獨侍。敬瑭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命宦者抱置道懷中。欲道輔立之。道少爲劉守光參軍。後爲何東判官。事唐莊宗。爲翰林學士。相明宗。愍帝。廢帝。晉高祖。封魯國公。出帝朝。封燕國公。契丹滅晉。事德光。爲太傅。入漢。爲太師。入周。爲太師。中書令。贈瀛王。歷事四姓十二君。滑稽多智。浮沉取容。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自著長樂老敍數百言。述已所歷階勳官爵以爲榮。司馬公曰。道尊寵冠三師。權任首諸相。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迎謁勸進。茲乃奸臣之尤者也。胡氏曰。馮道可不謂之老奸宿猾乎。

立齊王爲國主。又是昏君。

敬瑭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立敬瑭兄敬儒之子齊王重貴嗣位。是爲晉出帝。重貴寵任延廣。擅挑強敵。且廣置宮室。厚賞伶優。括民財穀。虐政頻仍。卒爲契丹所據。

妻叔母。戲梓宮。自稱新婦。

醉醺醺。涎鄧鄧。敗壞人倫。

初。敬瑭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娶馮濛女爲其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時敬瑭梓宮在殯。重貴納之。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醜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重貴亦笑。顧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遂立爲后。後契丹入寇。暴重貴之惡曰。納叔母於宮中。亂人倫之大典。

景延廣橫磨劍。突冲番國。

### 翁怒來。天奪鑿倖捷陽城。

重貴初立。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遣使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且執契丹使喬榮囚之。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釋之。榮辭歸。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耳。爲鄰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也。契丹主大怒。遂入寇。後晉遣招討使杜威都排陳使符彥卿等攻契丹秦州。降之。契丹主擁衆南向。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陣而南。至白團衛村。契丹四合圍之數重。絕糧運汲道。是日東北風大起。契丹順風縱火。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此風天助我也。與符彥卿皇甫遇等引精騎擊之。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橫衝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契丹主獲一橐駝乘之而走。後契丹兵入大梁。延廣見契丹主於封邱。契丹主詰之曰。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乃鎖之。延廣自殺。顧充曰。陽城一捷。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秦州。今保定府。白溝。河名。在真定府高邑縣南。封邱。縣名。屬開封府。

### 定關南平塞北。誇張大話。

晉遣杜威等將兵伐契丹。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邊平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瀛莫幽燕。註見前。關南。謂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皆曰關南。

### 胡兵入將帥叛。運盡神昏。

晉初議北征。以杜威爲元帥。李守貞副之。趙瑩知其有異志。曰。杜公國威。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豈可復假以兵權。不若止任守貞。不從。威屢請益兵。由是禁兵皆在麾下。宿衛一空。及



契丹大舉入寇。以兵環晉營。威守貞朱彥筠等。皆叛降契丹。威引契丹主至恆州。順國節度使王周亦降。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降。契丹以威爲太傅。守貞爲司徒。所過州縣。威皆諭降之。重貴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面縛待罪。

### 張彥澤兩頭蛇爭先奪國。

初契丹入寇。趣恆州。馬軍都排陣使張彥澤等在恆州。引兵會杜威。言契丹可破之狀。重威復趣恆州。以彥澤爲前鋒。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約降。契丹引兵南。威將降兵以從。遣彥澤將騎先取大梁。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自封邱門斬關而入。重貴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赴火。俄而彥澤傳契丹書慰撫之。重貴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使召彥澤。微笑不應。遷重貴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重貴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乃分以遺彥澤。彥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之。內外不通。彥澤縱兵大掠二日。都城爲之一空。自謂有功於契丹。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恆州。今真定府。封邱門。汴京城門名也。

### 孫勿憂有瞰所委骨窮塵。

契丹主賜重貴手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瞰飯之所。封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而後晉亡。顧氏曰。生也負名負義。死也委骨窮塵。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在契丹臨潢府東南。

### 劉智遠晉節度徘徊視亂。

劉智遠。其先沙陀人。在晉爲河東節度使。封北平王。晉主重貴忌之。以爲北面行營都統。智遠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強。晉主與契丹結怨。智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智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晉主嘗再命智遠會山東。皆不至。晉主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及契丹入汴。智遠分守四境。遣王峻奉表稱臣。契丹主賜詔褒美。親加兒字於智遠姓名。

之上。既而知其觀望不至。使謂智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峻言契丹貪殘。不能久有中國。勸智遠進取。智遠曰。契丹未有他變。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於得財貨。必將北去。宜待其去。然後取之。

### 幸遼君胡馬退趁勢稱尊。

契丹既入大梁。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將晉主北遷。劉智遠聲言出師迎歸晉陽。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宜先正位。然後出師。智遠遂稱帝於晉陽。後契丹北還。智遠入大梁。諸鎮皆降。乃改國號曰漢。更名高。是爲後漢高祖。

### 史弘肇軍令嚴安行入汴。

侍衛指揮使史弘肇。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擣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所向必克。智遠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者。皆弘肇之力也。

### 殺許王李從益聞者酸心。

唐明宗子許王李從益。年尙幼。石敬瑭卽位。李后係明宗女。養從益於宮中。奉明宗王淑妃如事母。封從益爲郟公。奉唐妃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爲許王。復歸於洛。至是契丹北還。其將蕭翰爲宣武節度使。聞智遠擁兵而南。欲北歸。乃矯契丹主命。立從益爲帝於大梁。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爲從益衛而行。從益遣使奉表稱臣。迎智遠。仍出居私第。智遠至洛陽。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殺從益及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置

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郟縣名，今省入猗氏縣。故址在平陽府西南。鄭州，屬開封府。明宗陵，在河南府城東北。

稱天福於晉亡，何煩憶念。

天福，晉高祖年號。智遠曰：余未忍忘晉。又惡重貴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原赦了。杜重威，怎服羣情。

初，重威將兵禦契丹，日置酒作樂，罕議軍事。指揮使王清與契丹戰，威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清與士衆力戰，盡死。威潛遺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不能帝中國，汝果降，當以汝爲帝。威喜，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諸將駭愕聽命，命軍士出陣於外，親諭之降，命釋甲，皆慟哭。聲震原野，威更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姦忌已，聞者切齒。契丹遣延壽衣赭袍，至晉營，亦以赭袍衣威，其寔皆戲之耳。及契丹北還，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智遠徙爲歸德節度使，威拒命。智遠以高行周爲招討使討之，威出降。智遠赦之，以爲太傅。每出入，路人皆擲瓦礫詬之。重威卽杜威，因避齊王重貴諱，故改名。

子承祐，嗣其傳，謂之隱帝。

智遠殂，子周王承祐嗣位，是爲後漢隱帝。

毛錐文，鎗劍武，忿族強臣。

時契丹入寇，議以郭威爲鄴都留守，督諸將備之。侍衛指揮使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而怨平章蘇逢吉異議，旣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平章



楊邪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劍。安用毛錐。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有隙，如水火矣。承祐自即位以來，邪總機政，威主征伐，弘肇典宿衛，章掌財賦。以是國家寔安。後左右嬖倖浸用事，邪等屢裁抑之。承祐亦厭爲大臣所制，邪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當禁聲，有臣等在，承祐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承祐遂謀誅邪等，入白李太后。太后不可，承祐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時弘肇與邪章入朝，殿中甲士出，殺之，分遣使收捕邪等親黨，盡殺之。又遣供奉官孟業、賈密詔詣邪，令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旋族威家，嬰兒無免者。

### 郭雀兒舉兵來支撐不住。

郭威微時，刺其項上爲飛雀，人皆稱爲郭雀兒。至是威得詔，乃召郭崇威及諸將，告以邪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崇威等勸威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廷。乃留其養子榮鎮鄴，自率兵還朝。承祐聞威至河上，悔恨，私謂寶貞曰：屬者亦太草草，遣慕容彥超拒之。彥超敗，奔兗州。

### 孤另另，一騎馬死在荒村。

初，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承祐自出勞軍。及彥超敗，承祐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元化門。權知開封府劉銖在門上射承祐左右，承祐回轡西北獨行，至趙村，追兵已至，承祐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殺。

橫按承祐之死，五代史云：郭允明反，殺帝於趙村。通鑑云：入民家，爲亂兵所殺。劉恕云：郭威兵弑帝，諱之，因允明自殺，乃歸罪耳。三說不同，並附於此，以俟讀史者尙論焉。

### 李太后自臨朝，纔方一月。

李太后，高祖后也。郭威請立嗣君，乃議迎立武寧節度使劉贊於徐州。贊未至，太后臨朝甫一月，而威篡位。武寧，軍名。今徐州屬江南。

### 契丹家軍馬動，准備征行。

契丹入寇，屠內邱，陷饒陽。太后命郭威將兵擊之。內邱，縣名，屬順德府。饒陽，縣名，屬真定府。

### 衆將卒裂黃旗，高呼萬歲。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袍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澶州，今大名府開州。

### 漢家邦改換作郭氏朝廷。

威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太后誥以待中監國，旋下誥授監國符寶，卽皇帝位。郭威遂稱帝而漢亡。

### 周郭威反澶州，花項天子。

郭威，邢州饒山人。漢遣威將兵擊契丹，至澶州自立，以己爲周統叔之後。國號周。初迎立贊，其父河東節度使劉崇遣使至京師，威見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自指其項曰：自古豈有

花項天子。

### 殺劉贊，攻北漢，畢露謀心。

劉贊，劉崇之子。崇，漢高祖智遠之弟。初，迎贊於徐州，及威自立，贊始至宋州。王峻等遣郭崇威將兵拒之，崇威遷贊於外館，以太后誥廢贊爲湘陰公，威尋弑之。先是崇聞隱帝遇害，欲起

兵南向，開迎立贇，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至是開威弒贇於宋州，乃卽位於晉陽。是爲北漢，崇乞師契丹，會兵攻周晉州，威遣王峻追擊，敗之。湘陰，縣名，屬長沙府。

卽位後，却貢獻，頗多善政。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顧充曰：郭威卽位之後，善政頗多，罷四方之貢獻，毀漢宮之寶器，可謂節儉之主矣。

釋唐俘，通鄰羅，志恤民生。

周主獲唐將燕敬權，釋之，仍遣歸。唐濱淮，州鎮言唐淮南飢民，過淮糴穀，周主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得禁止。

謁孔廟，致尊崇，右文尤異。

周主如曲阜，謁孔廟，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拜。周主曰：孔子，百世常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勿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曲阜縣，屬兗州府。孔廟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卽闕里。故宅，孔子墓亦在縣西八里，世呼爲孔林。

稱太祖，乏嗣子，繼養柴榮。

柴氏子，周世宗，因親繼統。

郭威爲後周太祖，威無嗣，以妻兄柴守禮子榮養爲己子，封晉王，威殂，榮嗣位，是爲後周世宗。



諒陰中自出將立斬樊能。

北漢主以契丹兵擊周。世宗欲自將禦之。羣臣皆曰：陛下新卽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朕不可不往。乃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自發大梁，與北漢戰於高平之南。周將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降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軍士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愛能等聞捷，稍稍復還。世宗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驍將情卒始知所懼。高平縣名，屬山西澤州。

紀綱正賞罰行三軍喜悅。

高平之捷，三軍咸服其英武。世宗號令嚴明，信賞必罰，人莫敢犯，故破敵廣地，所向無前。

用文臣任武將各盡其能。

史稱世宗文武參用，各盡其能，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排錄曰：世宗相王溥，任王朴、竇儼，修通禮，正樂書，定大樂，設科目，而文致彬彬。將匡胤，命李重進、韓通，敗漢兵，平江北，復三關，而武功烈烈。王溥，字齊物，祁縣人，爵祁國公，諡文獻。竇儼，字望之，漁陽人，王朴，字文伯，東平人。

禁僧尼寬賦稅重農務本。

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又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尤留心農事，嘗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庭，遣使分行諸州，均出而租稅。

### 躬聽訟錄囚徒修政明刑

世宗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爲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得其實。人以爲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 江北地盡收羅鄰邦入貢

世宗屢自將伐唐。唐主屢敗。遣司空孫晟等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以淮南之地。已半爲周有。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後世宗復自將攻之。所向皆克。唐主乃遣侍郎陳覺表請獻廬舒蕪黃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世宗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慰納之。於是江北悉平。唐由是歲輸貢物數十萬。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世宗以詔諭之。使出兵擊唐。南漢亦遣使入貢。濠。今臨淮縣。壽泗。二州名。俱屬鳳陽府。楚。州名。今淮安府。海州。屬淮安府。光州。屬汝寧府。舒。今安慶府。廬州。俱屬江南。蕪黃。二州名。屬湖廣。

### 安邊策宏采納遠近歸心

世宗謂宰相曰。吳蜀幽并。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開邊策各一篇。朕覽焉。北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今欲取之。莫若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才集事治用充民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壤。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南人懦怯。聞少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乘虛取之。如此。則江北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燕地必望風內附。惟河東必死之寇。必當以強兵制之。宜且以爲後圖。使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世宗納之。

剛七載棄羣臣宮中晏駕

世宗以北鄙未復，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三州，以瓦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在位七年而殂，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瀛州，今河間府，莫州，今省入任邱縣，故城在

縣北三十五里，易州，屬保定府，雄州，今改縣，屬河間府，霸州，屬順天府。

漢唐來稱獨步有道明君

世宗留心治道，良法美意，未易枚舉，信爲五代十三君中之令主，按五代之君，世宗爲首，唐明宗次之，周太祖又次之，其餘諸君，無足數矣。

符皇后抱孤兒遭時不幸

符皇后，世宗后也，世宗崩，子梁王宗訓立，是爲恭帝，時年七歲。

被陳橋兵變起另換乾坤

鎮定二州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周主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帥兵禦之，是夕次陳橋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雜拜呼萬歲，披之上，馬還汴，遂奉匡胤入宮，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而後周遂亡，鎮，今眞定府，定，卽眞定府定州，陳橋驛，在開封府城北四十里。



五代史。八姓君。恩。恩。日月。

朝屬梁。暮屬晉。草草君臣。

五代史。宋歐陽修所撰。梁一姓。唐三姓。晉一姓。漢一姓。周二姓。五代共五十三年。顧氏總論曰。五代得國。有四君而三姓者。有三君而二姓者。其傳世之久。後梁十有七載。其次者後唐十有四載。後周十有二載。後晉十有一載。至其燹者四載而失矣。歷數若逆旅。承代如隙駒。中原塊土。屢爲篡奪之場。世運至此。豈非天地一塞會哉。

當此際。亂離中。稱王據土。

五代之時。中間僭號割據者。凡十一國。

顯神通。誇智勇。更有能人。

閩國主。王審知。因兄起事。

王審知。光州固始人。唐光啓中。福建觀察使陳巖表審知兄潮爲泉州刺史。巖卒。其婿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殺之。唐即以潮爲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潮卒。舍其子而命弟審知知軍府事。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聞於朝。後爲閩太祖。光州固始縣。俱屬汝寧府。泉州府。屬福建。

奉唐朝。封節度。北面朱溫。

唐以閩福州爲武威軍。拜審知節度使。及朱溫篡唐。審知降梁。梁封爲閩王。

乘白馬。號三郎。合軍推重。

審知常乘白馬。軍中號爲白馬三郎。

甘棠港。風雷助。黃崎波平。

審知招來海中蠻夷商賈。奈福州海口黃崎岸橫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役力。乾寧中。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祭之。未終。海內靈怪俱見。山甫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雨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

據福建。統漳泉。稱王僭號。

審知據福州。盡有漳泉五州之地。僭稱閩王。

老將來。子延翰。繼統爲君。

後唐同光三年。審知卒。子延翰嗣位。自稱大閩國王。

蔑昆仲。棄良言。遭逢義弟。

斬其身。奪其位。與弟延鈞。

延翰蔑棄兄弟。出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延鈞上書極諫。由是有隙。審知養子延稟。本姓周氏。爲建州刺史。延翰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二人遂合兵襲福

州延稟先至，梯城而入。延翰驚匿。延稟執之，暴其罪惡，斬於門外。延鈞至，延稟自以養子，推延鈞爲威武留後。建州，今建寧府。

收父妾，任妖巫，縱妻淫佚。

九龍殿稱黃帝，貯一歸郎。

閩人有言，眞封宅龍見者。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改元龍啓，稱皇帝，更名鑄。鑄好鬼神，任妖巫徐彥林，使視鬼於宮中，多信巫爲殺戮。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陋而淫，鑄嬖之，立爲后。初，鑄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鑄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奸，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鑄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璜按：楚王希範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住相向，希範居中，自爲一龍，其幙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此應爲九龍帳。殿字應悞。

臨死病見鬼昏，繼鵬謀亂。

李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做於鑄，后族陳巨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做與繼鵬皆恨之。時鑄已病，初，建州刺史延稟攻鑄，鑄擊殺之，至是享軍士於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做以鑄病已甚，遂使人殺可殷。陳后訴之鑄，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做懼，出與繼鵬謀作亂。

李皇城行弒逆，血濺宮庭。

李做與繼鵬率皇城衛士入宮，鑄聞鼓譟聲，走匿九龍帳中，亂兵刺殺之，并殺陳后，及歸守明、陳巨勝等。

繼鵬立改名景，擒誅賊做。



繼鵬，鑄之長子，即位，更名景。李倣既弑鑄而立景，專制國政，陰養死士。景患之，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謀俟倣入朝，執誅之，詔暴其弑君之罪。

### 三清臺鑄金像剪滅宗親

景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陳守元爲天師，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景起三清臺，以黃金數千，削鑄寶皇老君像，晝夜焚香，作樂禱祀，適虹見其宮中，興託鬼神語云：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其叔父延武，延武望及其子五人。三清，謂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道君天尊，太清老君天尊。

### 慣聚麀立春鸞南宮避火

璘婢李春鸞，景先烝之，因陳后以求於鑄，鑄與之，至是立以爲后，南宮避火，註見後。

### 空名牒賣官爵信用私人

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有司除官，皆令納賂，籍而獻之，以貨多寡爲差，又遣璽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鬻官爵於外，初，闔以梁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景更募壯士爲腹心，號宸衛都，獨信用之，祿賜甚厚，一都怨望，又數侮拱宸都將朱文進，控鶴都將連重遇，二人由是亦怨。

### 叔父曦行戰討死於野次

審知少子延曦，景叔父也，景幽於私第，會術者言宮中當有災，景徙南宮避災，而宮中果火，景疑連重遇知縱火之謀，因語內學士陳鄭，鄭反以告重遇，重遇懼，乃帥二都兵迎延曦，縱火焚南宮，景與春鸞出北關，宿於野次，延曦使兄子繼棄率兵追景，及之，繼棄醉景而縊之，及其妻子皆死，延曦乃自立爲閩國王，更名曦。

曠既篡。讎諫諍。酒色昏沉。

曠既篡位。驕淫苛虐。忌誅宗族。諫議大夫黃峻昇。楓詣朝堂極諫。曠曰。老物發狂矣。貶漳州司戶。校書郎陳光逸。疏過惡五十餘事。曠嘗爲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弁酒者。輒殺之。嘗宴侍臣。皆以醉去。獨學士周維岳在。曠曰。維岳身甚少。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賜。不必長大。曠命梓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賢妃尚氏。有殊色。曠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李仁遇。以色列。外甥作相。

曠外甥李仁遇。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曠。以爲左僕射。同平章事。

酗悍妻。希立子。挑鬪羣臣。

朱文進。六七人。乘其空便。

一張弓。就馬上。拉殺強魂。

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與連重遇。既弑景。懼國人之討。相與結姻。以自固。曠疑之。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咫尺之情。不能料。二人大懼。曠后李氏。悍而酗酒。妬尙賢妃之寵。欲圖曠。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甚不平於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曠往問之。文進等使馬步使錢達。拉曠於馬上而弑之。並殺王氏宗族五十餘人。

自披起。袞龍袍。稱孤道寡。

重遇等既弑曦，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王。

吳成義函其首送與新君。

新君者王延政。儼明阻亂。

延政，審知子曦之弟，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初，曦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稱帝於建州，國號殷。及朱文進弑曦而自立，延政遣吳成義進攻福州，會南唐遣兵攻建州，成義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懼，南郎承旨林仁翰帥其徒三千人，斬連重遇，以其首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遂斬文進，迎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福州既平，閩之故臣請延政歸福州，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乃改國號曰閩，以從子繼昌鎮福州。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叛奔建州，及文進之亂，復奔福州，會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仁達遂與浦城人陳繼珣等殺繼昌並成義，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寺僧卓儼明，素爲衆所重，相與迎立以爲帝。按儼明一書作儼明，雪峯寺在福州城西一百餘里雪峯山內。

李仁達攜所據獻與金陵。

南唐主受其降，封官賜職。

延政遣兵攻福州，儼明無他方略，但於殿上噴水散豆作諸法事，仁達陰教軍士突前刺殺儼明，共執仁達使居儼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遣使至金陵奉表降唐，唐以仁達爲節度使，賜名弘義，唐兵攻建州，先鋒使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延政出降，至金陵，唐以爲羽林大將軍。



### 六十年。彈指過。水上浮萍。

按自唐光啟二年。王潮爲泉州刺史。至南唐保大四年而滅。爲六十年。然其奄有閩國。則當自唐景福元年爲始。實五十五年。

### 淮南地。有吳王。楊行密氏。

### 昭宗時。廬州起。戰討稱能。

楊行密。廬州合淝人。唐僖宗時。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據廬州。中和三年。淮南節度使。高駢表知廬州事。改名行密。因命爲廬州刺史。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殺駢。行密攻克之。彥遁。行密自稱淮南留後。旣而孫儒陷揚州。自稱節度使。行密復奔廬州。昭宗景福元年。行密擊斬孫儒。復歸揚州。昭宗以爲淮南節度使。遂盡有江淮之地。後昭宗奔鳳翔。令行密討朱全忠立功。以爲行營都統。賜爵吳王。合淝縣屬廬州府。淮南。今揚州。

### 滅孫儒。敗全忠。黑雲精甲。

孫儒初據揚州而不能守。乃焚其城。驅衆渡江以攻行密。行密大懼。其將劉威曰。背城堅柵。可以戰。行密從之。乃使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疲。行密縱兵擊之。儒大敗。行密將田頰擒斬之。朱全忠大舉擊行密。遣龐師古壁清口。葛從周壁安豐。全忠自將屯宿州。行密與將朱瑾將兵三萬拒之。瑾薨。淮上流。欲灌之。乃以兵引度趣戰。師古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督大軍夾攻之。遂斬師古。從周奔還。行密乘勝追擊。殺溺殆盡。全忠亦奔還。由是行密保據江淮。全忠不能復爭。初。行密以孫儒降兵。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陣。四鄰畏之。安吉。州名。屬湖州府。清口。清河口也。在淮安城西五十里。安豐。縣名。故址在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宿州。屬鳳陽府。

戮蔡儔。不毀墓。尤見寬仁。

行密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廬州刺史蔡儔叛。發行密父祖墓。行密遣李神福討之。克廬州。斬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爲效之。

二十載。忠武王承唐節制。

初。唐昭宗遣金吾將軍李儼至揚州。封行密爲吳王。行密始建制教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元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及卒。謚忠武。行密於僖宗光啟三年夏四月攻揚州。冬十月克之。自稱淮南留後。至天祐二年乙丑卒。凡二十年。

統軍州二十八。延攬英雄。

行密據廬州等處。凡二十八郡。推心待物。無所猜忌。故能招致英雄。第舍姬妾。每選其尤者以賜將士。人咸樂爲盡力。

納朱瑾。任田頽。一班猛悍。

兖州朱瑾。善禦。爲梁所攻。敗奔行密。初。行密之兵。皆江淮人。最爲輕弱。及得瑾勁騎。而兵益振。田頽從行密起微賤。屢立戰功。與安仁義朱延壽等。皆猛悍難制。

有機權。能駕御。操慮危深。

行密寬簡而有智略。善駕御將士。以田頽等猛悍。欲除之。頽遂叛。與行密妻弟朱延壽通謀。行密陽爲目疾。每行故觸住而仆。乃召延壽。欲託以子。延壽至。刺殺之。遂擊斬頽。

長子渥。號戚王。無才寡德。

渥。行密長子。素無令聞。軍府輕之。行密卒。指揮使徐溫張顥立。渥爲淮南節度使。弘農郡王。是爲吳威王。按五代史。渥諡曰景。

### 十圍燭終見弒張顥徐溫

渥居喪。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張顥徐溫泣諫。渥怒。顥溫遂作亂。帥牙兵露刃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耶。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執渥所親信者盡殺之。由是溫等專制軍政。渥不平。謀誅之。二人遂遺盜入寢中弒渥。

### 弟隆演號宣王改元武義

張顥既弒渥。欲自立。幕僚嚴可求急書一紙置袖中。應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乃太夫人史氏教也。言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辭旨明切。顥以其義正。不敢奪。乃奉渥弟隆演稱留後。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屢請隆演稱帝。不許。乃即吳國王位。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改唐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後諡曰宣。

### 葫蘆提十六載委政羣臣

隆演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建國稱制。俱非其意。常怏怏。酣飲鮮食。遂成疾而卒。在位十六載。

### 讓皇溥蒙大號受拘徐氏

溥。行密第四子。封丹陽公。隆演卒。徐溫迎立之。後稱帝。溫卒。養子徐知誥封齊王。專執朝政。溥備位而已。後知誥篡位。奉溥爲讓皇。

### 把江山抱送去古潤潛身



時知誥都金陵。溥下詔禪位於齊。吳太尉李德誠等詣金陵勸進。知誥遂即位。溥請徙居。知誥改潤州牙城爲丹陽宮以居之。潤州今鎮江府。

### 四代主走風雲三十六載。

吳自行密至溥。凡四代。自行密天復元年稱王。至晉天福二年爲知誥所篡。凡三十六年而亡。

### 合家門被囚禁。結果刀兵。

溥卒。知誥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至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景開之。遣人盡滅其族。楊氏遂絕。海陵今省入揚州府泰州。

### 南唐主李家郎。大唐枝葉。

### 吳徐溫養爲子。累立功勳。

知誥。徐州人。唐憲宗子建王恪四世孫。恪生超。超生志。志生榮。榮生誥。年八歲。楊行密拔濠州。掠得之。養以爲子。行密子渥憎之。行密謂徐溫曰。此兒志狀頗異。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溫卽令其以徐爲姓。名曰知誥。及長。爲吳樓船軍使。以有功拜昇州刺史。時溫子知誦秉政。爲朱瑾所殺。知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專政。後更名誥。篡楊氏之祚稱帝。國號唐。是爲南唐烈祖。昇州。今江寧府。

### 弟兄間幾遭兒刀鋒。幸免。

誥初事溫甚謹。溫嘗罵其諸子皆不如誥。誥弟兄頗不能容。而知誦尤甚。惟季弟知諫以兄事之。知誦秉政。召兄弟飲。欲害誥。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誥。以手爪搯之。誥悟。走免。後自

潤州入覲。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知諫躡諫足。乃遁去。知訓以劍授彥能。使追殺之。彥能給以追之不及。始免。

### 延賓亭招賢士大度多能

誥初秉政時。寬仁勤儉。接禮儒者。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濟邱路知祥王令謀等為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又寬刑法。推恩信以收人心。故吳人咸附之。

### 封齊王據金陵承溫舊業

初。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為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後封東海王。及溫卒。誥為太尉中書令。出鎮金陵。後自為大元帥。封齊王。復營宮城於金陵。

### 白鬚髯照鏡歎禪代興心

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溥無失德。恐衆心不悅。一旦臨鏡鑷白鬚。顧其吏周宗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請如江都以傳禪諷吳主。後誥以吳太尉李德誠中書令李本位尊望重。密使之帥衆推戴。德誠等遂表誥功德。請行冊命。乃詣金陵勸進。誥遂受禪。

### 不乘災與錢氏息兵通好

吳越府署火。吳越王錢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勸誥乘敝取之。誥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賜其乏。

### 統南州三十五復姓稱尊

誥統金陵。凡三十五州。徐氏諸子。皆請誥復姓。誥以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昇。自言唐氏子孫。立唐宗廟。祖考皆追尊焉。

宋齊邱。青陽公。始終謀主。

石香爐。對畫字。商略何深。

洪州進士宋齊邱好縱橫。昇知之。以爲謀主。纂楊氏。最爲有功。昇嘗引齊邱於水亭屏語。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一大石香爐。以箸畫灰爲字。隨以匙滅之。所謀人皆莫知。後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洪州。今江西南昌府。九華山。在青陽縣南。舊名九子山。唐李白。字太白。蜀人。母夢長庚星入懷。因以命名。賀知章見其文曰。謫仙人也。唐玄宗詔供奉翰林。

黜宋氏。枕席言。驪姬息譖。

定儲嗣。只片語。尤見知人。

昇欲以長子環爲嗣。嘗如環宮。遇環親調樂器。大怒數日。幼子景暹母种氏有寵。乘間言景暹可爲嗣。昇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卽命嫁之。璜按宋氏。昇后也。昇並無黜宋氏事。目以驪姬借喻。則宋氏或應作种氏。

年將老。餌金丹。時加暴怒。

昇壽五十六。以方士獻金丹餌之。浸成躁急。羣臣奏事。往往暴怒。

王栖霞。諫不盡。飽喜飢嗔。



昇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尙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

疽發背。壽云終。廟稱烈祖。

昇疽發背，疾亟。子環入侍，昇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遂殂。廟號烈祖。

子李景。副都統。嗣位相承。

初，昇鎮金陵，以子景通爲吳司徒，昇將篡吳，召景通歸金陵，爲副都統。昇卽位，封爲齊王。昇卒，景通嗣位，改名環。周世宗時，環稱藩於周，避周廟諱，又更名景，是爲唐元宗。

性寬仁。任查陳。優柔寡斷。

統朝綱。失主宰。五鬼縱橫。

景性寬柔寡斷，以馮延巳爲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爲副使，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召見者，皆不得入。

打熬過。晉漢周。三十九載。

唐自晉天福二年昇稱尊，至開慶八年末主煜降宋，歷晉漢周，凡三十九年。

末主煜。貶制度。納貢金陵。

煜，景第六子。其五子皆早卒。景卒，煜嗣位。遣侍郎馮延魯納買於宋。下令貶損制度。止稱國主。改唐曰江南。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諸王皆爲國公。

### 好聲色喜浮屠諫臣獄死

煜性驕侈。好聲色。喜浮屠。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煜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宋太祖聞其惑。選少年有口辨者南渡。論性命之說。煜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

### 徐鉉舌攔不住宋將曹彬

宋太祖屢遣使召煜入朝。煜稱疾不行。乃命曹彬伐之。煜遣其臣徐鉉之宋。乞緩師。鉉自負。欲以口舌馳說。宋太祖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奈何見伐。反覆辨論。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無以對。彬至江陵。遣使招煜降。煜不聽。彬攻克之。煜出降。宋封煜爲違命侯。徐鉉。字鼎臣。官散騎常侍。所著有徐常侍集。卷三十

### 吳越國主錢鏐杭州創業

錢鏐。臨安人。唐光啓中。鏐爲杭州刺史。天復中。封越王。天祐中。又封吳王。朱溫篡唐。封鏐吳越王。臨安縣名。屬杭州府。錢鏐。字具美。

### 討董昌封節度鎮海功臣

唐改越州爲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以鏐爲鎮海軍節度使。昌求爲越王。未許。昌不悅。遂僭號於越州。唐昭宗使鏐討之。鏐遣其將顧全武進兵越州。攻克其外郭。昌猶據牙城拒之。鏐給

昌曰：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出降，全武斬之。朝廷乃改威勝爲鎮東，以鏐爲鎮海鎮東節度使。

### 顧全武結淮南，削平徐許。

初，孫儒爲楊行密所殺，其士卒多奔浙西。鏐愛其驍悍，以爲中軍，號武勇都。至是，鏐如衣錦軍，命指揮使徐綰帥其衆以治溝洫。衆有怨言，謀殺鏐不果。鏐命綰將所部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左都許再思與之合，進逼牙城。鏐聞變，微服乘小舟夜歸，踰城而入。杜建徽亦自新城入援。顧全武曰：聞綰等謀召田頵，頵至則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亂，王嘗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行密，且以子傳瑑爲質。綰等果召頵，頵引兵赴之，急攻杭州。全武至廣陵說行密，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瑑，使人召頵。頵乃與徐許俱歸宣州。衣錦軍，五代唐所置，今併入臨安縣。

### 司馬福救姑蘇，水底潛身。

淮南遣指揮使周本攻圍蘇州。鏐遣指揮使錢鏐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以斷潛行者。魚鼈過皆知之。吳虞侯司馬福善水行，欲潛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網福因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淮人以爲神，因內外夾攻，大破之。本夜遁。

### 受王封統軍州一十三郡。

梁封鏐爲吳越王，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耶？受之。據兩浙，統十三郡。

### 三節還終壽考，衣錦馳名。



鏐素所居。嘗曰衣錦營。後升營爲衣錦城。石鏡山曰衣錦山。嘗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又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還來兮相追隨。牛斗無李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壽八十一卒。諡曰武肅。石鏡山。在臨安縣治南山之東。峯有圓石。徑二尺七寸。其光明如鏡。

### 錢元瓘守成規臨安大火。

鏐卒。子傳瓘立。更名元瓘。凡事盡守成規。上下輯睦。適臨安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驚懼病狂。

### 十年終傳幼子政務公勤。

元瓘在位十年卒。子弘佐立。弘佐雖幼。躬勤政務。發嫡奸伏。人不敢欺。

### 忠獻王年十三威權獨攬。

弘佐後諡忠獻。卽位時年十三。諸將皆少。弘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弘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璠。由是國中皆畏恐。明州。今寧波府。睦州。今嚴州府。

### 敗李景取福州七載而薨。

初。閩李仁達據福州叛。立僧卓儼明爲帝。已而殺儼明而自立。閩主王延政發兵討之。仁達遂附於唐主李景。旋復叛景。景遣兵攻之。仁達乞救於弘佐。諸將皆不欲行。弘佐曰。吾爲天下元帥。而不能舉兵耶。諸軍但樂飽食安坐耳。乃遣統軍張筠等救之。不克。復遣余安將水軍救之。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軍聚而射之。簣不得施。唐將馮延魯曰。相持不戰。

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福州自降矣。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棄衆而走。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軍遁。余安遂取福州而還。弘佐在位七年卒。

### 弟弘侗。碧波亭。厚其軍賞。

弘侗。弘佐之弟。初即位。統軍使胡進思特迎立功。干預政事。弘侗惡之。因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弘侗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

### 胡進思。題畫懼。廢立生心。

### 强扶持。錢弘俶。攻唐奉詔。

畫工獻鍾道擊鬼圖。弘侗題詩圖上。進思見之。以詩意將殺已。遂帥衛兵入。廢弘侗。囚於義和院。矯稱王命云。猝得風疾。傳位與弟弘俶。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周世宗伐唐。弘俶遣使入貢。周以詔諭之。使出兵擊唐。弘俶遂遣丞相吳程攻唐常州。

### 俗奢淫。疲貢獻。重斂於民。

浙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僧。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之。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至周世宗時。弘俶勢益孤。傾其國以事貢獻。宋太祖時。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勝數。

### 論始末。自唐朝。周旋五代。

### 八十年。歸大宋。忠孝賢人。

唐乾符中，鏐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至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凡八十四年，弘俶以地歸宋，宋封爲淮海王，而國始除。丁南湖曰：錢氏三世四主，與五代相終始，竟能不失臣節。及宋受命，不待告命，入獻土地，此其突世忠孝。蘇子表忠碑論之悉矣。蘇軾知杭州，傷錢氏墳廟不治，請以妙因院賜名表忠觀，軾爲立碑，銘曰：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尤文尤武，子孫千億。

### 湖南主楚王殷扶風馬氏

馬殷，許州鄆陵人，自謂扶風馬援之裔。唐昭宗時，爲潭州刺史，後梁朱溫封爲楚王，據湖南地二十三郡。鄆陵，縣名，屬開封府。潭州，今長沙府。

### 始殘唐終五代父子相承

殷自唐乾寧二年入湖南，父子二世六主，歷梁唐晉漢周，至周廣順元年而亡。

### 武穆王勇而謀寬慈樂善

殷後諡曰武穆，英勇有謀，尤寬仁恤下，待士以禮，人爭附之。

### 獲吳人仍遣去頗著仁聲

吳雄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殷遣許德勳禦之。德勳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中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虞詹信以轉舟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擄璘及彥章以歸。吳求和於楚，請璘與彥章，殷遣歸之。雄武軍，今漢中府利州。

### 多內寵欠規繩無分嫡庶



### 衆駒兒爭阜棧會有紛紜

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而次子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尤寵之。嫡子希振以無寵。棄官爲道士。餘子十餘人。皆驕奢滋甚。初。苗璘等歸吳。許德勳餞之。謂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阜棧。然後可圖也。阜。槽檣棧。編木爲足安馬脚下。謂之馬床。喻馬殷諸子。必自相爭也。

### 子希聲害謀臣黃蠶四塞

殷以子希聲知政事。總諸軍。初。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以富強。隣國疾之。荆南高季昌。嘗使謀者間郁於殷。殷不聽。及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爲然。遽奪其兵柄。左遷郁行軍司馬。殷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獮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矯以殷命族郁。而殷不之知。是日大霧四塞。殷語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今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白。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動舊橫罹冤酷。旣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明年殷卒。希聲立。

### 葬親爺飽噉雞貽笑蒸豚

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及居喪。無戚容。葬殷之日。頓食雞羅數盤。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何代無賢。阮籍。字嗣宗。

### 希範繼封楚王天策上將

初。殷遣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希聲卒。弟希範嗣位。襲封楚王。晉高祖加天策上將軍。希範爲作天策府。

平南蠻立銅柱自許英能。

溪州刺史彭士然引羣蠻寇辰澧。希範遣劉勃等討平之。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觔鑄柱。高一丈二尺。入土六尺。命學士李臯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今澧州屬岳州府。銅柱在辰州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會春園極奢豪疎賢拒諫。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希範遠奢欲無厭。務窮侈靡。乃作會春園嘉宴堂九龍殿。皆飾以金寶。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天策賢士拓拔恆上書諫曰。殿下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歛不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覆國。願罷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笑。希範大怒。他日請諫。辭以晝寢。恆謂人曰。王逞欲而復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希範益怒。終身不復見之。

假慈悲殺其弟就裏無仁。

希範弟希杲。爲靜江節度使。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其收衆心。希範疑之。會漢侵蒙桂二州。希範自將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妾之罪也。願削封邑。洒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他也。漢兵引去。徙希杲知朗州。卒殺之。靜江軍名。今廣西桂林府蒙州。今省入平樂縣。故址在平樂府城南。桂州。即今桂林府朗州。今常德府。

馬希廣既承家何曾展志。

### 朗州兄仍下手鈍漢遭刑。

希範卒。同母弟希廣嗣位。兄希萼爲朗州節度使。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遣希萼書。言劉彥瑫等違命。廢長立少。希萼來奔喪。彥瑫等白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乃遣還朗州。希萼遂起兵趣長沙。希廣曰。朗州吾兄也。當以國讓之。彥瑫不可。乃以王贊進擊之。破其兵。追希萼將及。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贊引還。希萼歸。乃誘辰溱州及梅山蠻共攻潭州。又遣使稱藩於唐王景。乞師攻楚。唐命楚州刺史何徽誅將兵助之。希廣遣彥瑫徑趣朗州。爲希萼所敗。希萼遂進攻潭州。或告希崇流言惑衆。請殺之。希廣曰。吾何忍自害其弟。不聽。乃遣希崇許可瓊等拒之。希萼聞遣使以厚利啖可瓊。可瓊舉軍降。長沙遂陷。希廣被擒。希萼曰。此鈍漢也。豈能爲惡。爲左右所惑耳。願左右曰。吾欲活之。何如。皆不對。遂縊殺之。

溱州。今辰州溱浦縣。

### 馬希萼剪連枝。荒淫無道。

希萼既弑希廣。自稱楚王。得志恣縱。荒淫無道。政事悉委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

### 端陽門縱惡馬。壯士搗隨。

### 彭師高結徐威。反戈修怨。

### 被羣臣幽囚在衡嶽山林。

希崇與楚舊將徐威孟俊等謀作亂。希萼置酒。宴將吏於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入府。以壯士執搗隨之。聲言繫馬。突入其府。劫庫兵。執希萼囚之。迎立希崇。乃幽希萼於



衡山。初，希萼入長沙，杖彭師嵩背，黜爲民。希崇以師嵩必怨之，使送希萼於衡山。師嵩曰：欲使我爲弑君之人乎？與衡山指揮使廖偃等共立希萼爲衡山王，遣使降唐。主景，衡山縣名。屬衡州府。

### 策立起馬希崇降唐受制。

希崇既立，縱酒荒淫，徐威等知必無成，欲殺希崇。希崇大懼，密表請兵於唐。唐遣邊鎬將兵趣長沙，希崇請降。希萼望唐立己爲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邊鎬爲帥。鎬趣希崇希萼入朝，盡遷馬氏之族於金陵。唐以希萼鎮洪州，希崇鎮舒州。

### 五十年又六載水迹潮痕。

楚立五代，共五十六年而亡。

### 荆南王高季興梁朝養子。

高季興，陝州破石人，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質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梁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遂姓朱，爲制勝軍使。後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至後唐同光三年，封南平王。據荆南三州，南平，今岳州府安鄉縣。

### 鎮江陵善招輯渤海封膺。

梁初以季興爲荆南節度使。嘗唐之末，爲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輯撫綏，人士歸之。梁末帝封季興爲渤海王。

梁滅後。入朝唐。幾於虎口。

唐莊宗滅梁。季興欲入朝。其臣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保。况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季興不從。遂入朝。唐主待之甚厚。欲留之。郭崇韜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季興身自入朝。若羈留不遣。沮四海之心。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江陵。握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

既降唐。留蜀物。又做吳臣。

季興既降唐。及唐破蜀。以蜀金帛四十餘萬自陝而下。季興聞莊宗之變。乃悉邀留蜀物。殺使者韓珙等。唐主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宜自按問水神。唐以招討劉訓攻之。不克。別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於吳。夔。今夔州府。忠州。屬重慶府。萬。今夔州府萬縣。荆。今荊州府。歸。今歸州。峽。今彝陵州。俱屬荊州府。

父傳子。一家兒。心無定向。

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從誨以父自絕於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於楚。楚王殷爲之請命於唐。從誨亦遣使奉表。進贖銀三千兩。明宗拜爲節度使。渤海王。

據江湖。攔要路。劫掠爲生。

荆南地狹。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卽復還之而無愧。

貪賞賜。愛便宜。自輕自賤。

醜名兒。高無賴。到處稱臣。

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與閩吳蜀皆稱帝。從誨所擣稱臣。蓋利其賜予。故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 高從誨。高保融。傳之保勗。

從誨卒。第三子保融立。保融卒。從誨第十子保勗立。

### 受淮南。吳國主。封號爲秦。

高季興降吳。淮南吳主溥封季興爲秦王。

### 高繼冲。結末梢。投降趙宋。

保勗卒。保融子繼冲立。初。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衡州刺史張文表叛。襲潭州。據之。保權請救於宋。宋命慕容延釗討之。以李處耘爲都監。及行。宋太祖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處耘至襄州。諭以假道之意。判官孫光憲曰。中國自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帝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不失富貴。繼冲乃遣其叔保寅牽牛酒犒師於荆門。且覘強弱。是夕保寅宴於延釗帳中。處耘密遣輕騎倍道前進。繼冲聞宋師奄至。惶怖出迎。因盡籍其境內州縣戶口奉表納之。後率其將吏宗族入朝。宋拜爲武寧軍節度使。

### 五七年。如一夢。故紙虛名。

季興自梁開平元年鎮荆南。至宋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 前蜀主大唐朝利州王建

王建，許州舞陽人。唐僖宗時爲利州刺史。昭宗時爲西川節度使，進爵蜀王，利州，今保寧府。

### 逐昭度殺令孜虎將馳名

建初爲宦者田令孜養子。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以僖宗播越，天下皆罪之，懼無所容，乃自求爲西川監軍。時建據閬州，令孜謂敬瑄曰：「建，吾子也。今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建。建即帥精騎西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又曰：「建，虎也。延之入室，安肯爲天下乎？」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拔漢州，急攻成都，不克。乃疏敬瑄之罪，表請討之。昭宗乃使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以建爲永平軍節度。徵敬瑄爲龍武統軍。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等討之。久之不克。朝廷諭建等罷兵。建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克成都。建乃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相公宜早歸，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不決。建擒其親吏賂保，於行府門鬻食之。昭度大懼，遽以印節授建。即日東還。建急攻成都，令孜自攜印節詣建營授之。敬瑄開城降。建請朝廷殺之，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

### 唐亡後檄討梁仍稱天復

梁朱溫篡唐稱帝。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唐昭宣帝天祐年號。建稱昭宗天復年號。餘俱稟梁正朔。建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

### 併兩川稱帝號百戰辛勤

建既據西川，欲圖併東川。遣王宗濬將兵攻之。建自將圍梓州。與東川節度顧彥暉，凡五十餘戰。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皆略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

下。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則彼反爲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建急攻克之。彥暉自殺。於是并有兩川之地。至朱溫滅唐。建遂稱帝。西川。成都府曰西川。潼川州曰東川。梓州。卽潼州。

### 王宗衍出深宮立繇母寵

時太子元膺卒。羣臣請立太子。建第十一子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遂立之。建卒。宗衍立。乃去宗名衍。

### 任中官貪女色寵用妃嬪

衍年少荒淫。委政於宦者宋光嗣王承休景潤澄歐陽晃等。承休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遂以承休爲節度使。教坊使嚴旭。皆強取民女納於宮中。以韋妃有寵。遂廢其高氏。

秦州屬鞏昌府。

### 無厭足徧經遊毬場酒肆

### 不差慚輕出入柳戶花門

衍遊縱無度。嘗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人不知。遍遊近郡名山。或樂飲繪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乘船夜歸。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畫。每好微行。酒肆娼家。無所不到。繪山。蜀主結繪爲山。爲宮殿樓閣於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易以新者。

### 蓮花冠道士妝雲霞畫服

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髮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嘗與太后、公妃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

### 危腦帽。珠翠幌。狎客酣淫。

王氏晚年。俗號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謂之危腦帽。衍禁之。衍好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唐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衍以韓昭潘在迎。願士珣等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倡和。褻慢無所不至。

### 宣華苑。醉重陽。嘉王墮淚。

### 怡神亭。翫春景。宰相憂心。

衍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諸殿。清和迎仙宮。降真蓬萊丹霞亭。嘗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殿。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謾言譏嘲之。諠然而罷。又作怡神亭。爲諸狎客婦人酣飲之所。每宴近臣。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髮。喧譁自恣。知制誥李龜頑諫曰。君臣沉湎。不憂國政。臣恐啓北敵之謀。不聽。嘉州名。今嘉定州。

### 李存勗。大軍來。哀衆請罪。

### 殺臣僚。獻首級。奉表軍門。

唐莊宗遣魏王繼岌與郭崇韜伐蜀。時衍方幸秦州。至縣谷。而唐師入境。衍始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縣谷。遣王宗勳等率兵拒唐。宗弼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衍還至



成都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緜谷馳歸。登大元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於繼岌。衍卽上表乞降。宗弼遷衍於西宮。繼岌至成都。衍輿纒出降。

### 兩輩兒氣昂昂二十五載。

建衍父子自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至後唐同光三年國除。凡二十五年。

### 滿門親秦川驛做了冤魂。

唐莊宗召衍入洛陽。衍率其宗族臣僚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行至秦川驛。唐伶人景進曰。王衍族黨不少。恐其爲變。不若除之。乃遣宦者向延嗣齎敕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張居翰覆視。楷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衍族滅而免者殆千餘人。

### 後蜀主孟知祥西川節度。

孟知祥。邢州龍岡人。唐莊宗時。爲北京留守。唐遣郭崇韜伐蜀。崇韜曰。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蜀平。遂以知祥爲節度使。

### 唐莊宗親委任。叛斬監軍。

知祥馳至京師。莊宗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以宴勞之。酒酣。指以示知祥曰。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及莊宗被弑。明宗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爲監軍。時彥賓已罷。而唐樞密使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復以客省使李嚴爲監軍。初。莊宗使嚴聘於蜀主衍。歸獻策伐衍。蜀遂平。至是知祥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

廢監軍。獨吾軍有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嚴至成都。知祥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彥銖。執嚴斬之。

### 殺董璋。併東川。稱王墨制。

東川節度使董璋。帥兵襲西川。知祥遣趙廷隱張公鐸拒之。知祥自將趣漢州。廷隱陳於雞蹤橋。公鐸陳於其後。知祥登高冢督戰。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公鐸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璋與數騎遁去。知祥追至赤水而還。命廷隱攻梓州。璋至梓州。其將王暉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卽斬璋首以授暉。暉舉城迎降。知祥遂併有東川。表請行墨制。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唐明宗許之。以爲蜀王。漢州屬成都府。赤水。在成都府簡縣治南。一名絳水。

### 明宗朝。建國號。僭號居尊。

唐明宗崩。閔帝立。知祥遂僭號稱帝。國號蜀。改元明德。按朝當作崩。

### 子孟昶。嗣其宗。奢淫失政。

知祥卒。子昶嗣位。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淫。蜀政浸衰。

### 寢房中。穢污玩。七寶裝成。

昶寢房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後宋滅蜀。宋太祖見溺器。命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此。不亡何待。

### 伊審徵。王昭遠。貪邪用事。

王昭遠幼以僮童從其師入府。知祥愛其敏慧，令給事昶左右。至是以昭遠知樞密院事。委以機務。府庫金帛，悉其取與，不復會計。伊審徵知祥之甥，少與昶親狎，亦令知樞密院事。貪侈回邪，與昭遠相表裏。

### 李太后良言勸不肯從親

昶母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昶曰：先帝平一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今王昭遠出於廝養，伊審徵、趙崇、賴等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實於人上。一日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其餘無足任者。昶不從。

### 宋朝將王全斌長驅席捲

昶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師攻宋。遇爲邊吏所得，宋太祖曰：我伐蜀有名矣。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與劉光乂等討之。昶使王昭遠等拒之。昭遠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全斌至三泉，擊昭遠敗之。昭遠焚吉拍江浮橋，退守劍門。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劍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被擒，全斌等遂長驅直入，所向無前。劍門，關名，在保寧府劍州北。

### 高彥儔盡臣節死守焚身

劉光乂攻夔州，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亦不許。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自焚死。



棄老將。石頽言無能堅壁。

曲躬身。率子弟。做了降臣。

四十載。錦官城。三軍解甲。

時蜀兵所在潰降。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頽曰。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敵之。昶歎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後舉族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宋封昶爲秦國公。錦官城。在萬里橋。因蜀有錦官。故名。猶合浦之珠官也。又昶於城上盡種芙蓉。謂左右曰。眞錦城也。

不男兒。貽笑與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費氏。有才色。入蜀宮。后主昶嬖之。及昶降。夫人有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之句。又一書云。前蜀小徐妃。號花蕊夫人。卽翊聖太妃。嘗遊青城山。題詩。後被害於秦川驛。後蜀花蕊夫人。亦姓徐。嘗效王建作宮詞百首。

北燕主。劉恭仁。窟頭起手。

劉仁恭。深州樂壽人。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後以功爲幽州將。戍蔚州。蔚州戍兵作亂。擁仁恭爲主。攻幽州。戰敗。仁恭奔降晉主李克用。克用平幽州。請命於唐。拜盧龍節度使。

好驕奢。貪且暴。無比凶人。

築宮館。大安山。勞民害衆。

聚紅妝。藏外道。鍊藥銷兵。

仁恭幸世多故。驕奢貪暴。以大安山四面懸絕。築宮館於其上。窮極奢麗。選燕美女實其中。又與道士煉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塼土爲錢。悉斂銅錢。鑿山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大安山。在順天府房山縣北。

不孝子。劉守光。私通愛寵。

仁恭愛妾羅氏。其子守光。悉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

害胞兄。囚親父。梟獍其心。

梁太祖遣李思安擊仁恭。直抵城下。仁恭在大安山。城幾不守。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部將李小喜攻大安。據仁恭以歸。囚於別室。守光兄義昌節度使守文。聞父被囚。乃集將士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誓與諸君討之。乃率兵至盧臺。爲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於契丹。合契丹吐谷渾之衆。戰於雞蘇。守光兵敗。守文單馬立於陣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諸兵皆潰。守光又囚之別室。使人殺之。義昌軍名。今河間府滄州。盧臺故城。在河間府青縣衛河西南岸。周迴三十二里。玉田。縣名。屬順天府薊州。

鯨手面。定霸都。二十餘萬。

調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萬人。按此乃仁恭事。今作守光事。疑悞。

### 諸征鎮冊尙父意氣驕盈

守光使人諷鎮定求尊己爲尙父。趙王鎔以告晉王存勗。存勗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爲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爲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朱瑤。六節度使。共奉冊推守光爲尙書令尙父。守光益驕。義武。今真定府定州。昭義。今潞州。振武。今大同府。天德。亦屬大同。

### 既得志受王封心無厭足

### 殺諫臣稱皇帝鬧了三春

初梁太祖以守光爲燕王。至是表曰。晉王等推臣。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州不足平矣。梁亦知其狂愚。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尙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何無郊天改元之事。有司曰。此天子之禮。尙父。人臣耳。守光怒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獨不能帝一方乎。乃命趣具即位之儀。械梁晉使者於獄。置斧鑕於庭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令軍士割而啖之。遂自稱大燕皇帝。凡三年而亡。

### 未郊天存勗來生擒父子

晉遣周德威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入。其檀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屢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請和。語甚卑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尙未郊天。何讎伏如是耶。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纔好。非所聞也。守光益窘。登城呼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晉王單騎抵城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勿



降。是夕小喜踰城降。具言城中力竭。晉督諸軍克之。擒劉仁恭。守光帥妻子亡去。將奔滄州。迷失道。爲人所擒。送晉軍。晉王執其父子以歸。祁溝。今易州涑水縣岐溝鎮是。

### 一家兒都做了血死猖神。

晉王至晉陽。仁恭父子曳以練舂。獻於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呼曰。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耶。晉王怒。先斬小喜。守光乞哀。二婦李氏祝氏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械仁恭至雁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 南漢主本梁臣。姓劉名隱。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梁太祖時。拜清海節度使。乾化中。進封南海王。清海。軍名。今廣東廣州。

### 弟劉巖。有異相。據廣稱尊。

巖。隱之弟。巖母段氏。初生巖於外舍。嫡母章氏素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巖至。將斬之。及見而憐。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及長。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鎮南海。巖爲副使。隱卒。巖代立。梁末帝悉以隱官爵授巖。襲封南海王。後巖稱帝於廣州。國號越。尋改號漢。

### 白龍現。造奇文。龍天作龔。

巖更名涉。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龍。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龔也。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龔字。音儼以名焉。

### 自矜誇。窮奢侈。寶殿珠宮。

襲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凡宮殿悉以金銀珠翠爲飾，窮極奢麗，又性好矜誇，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

心慘酷，恣淫刑，蛇牢水獄。

襲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

縱頑民沿海道，擄掠商人。

縱衛士入海，掠商人金帛，以恣其奢侈，其後子孫皆效之。

用宦者掌朝綱，扶持後嗣。

恐朝臣難倚靠，各顧兒孫。

襲末年尤猜忌，以朝臣皆自有其家室，各顧子孫，不能盡忠於後嗣，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專委於宦者，由是宦者大盛。

子劉玠，懦無能，遭逢乃弟。

劉弘熙乘酒醉，拉殺宮門。

玠初名弘度，襲卒，子弘度立，更名玠，以弟晉王弘熙輔政，玠驕奢不親政事，常猜諸弟，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玠好手博，弘熙令指揮使陳道祥引力士劉思潮譚令，麗林少疆等五人習手博以獻，玠宴長春宮以閱之，至夕大醉，弘熙使道祥思潮等掖玠至寢門，因拉殺之。

既殺兄。又殺弟。劉晟自改。

弘熙既弑。而自立。乃更名晟。國中議論。詢弟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晟令使者夜召弘杲。弘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

把宗男。都殺盡。納女宣淫。

晟殺弟。越王弘昌。鎮王弘澤。及齊王弘弼等八人。盡殺其男子。納其女充於庭。

生地獄。活陰司。刀山劍樹。

晟設鑊湯鐵牀。剗刀山劍樹等刑。號曰生地獄。又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其刑不一。

女侍中。居左右。進退公卿。

以宮人盧瓊。仙黃瓊。之爲女侍中。朝廷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與宦官林延遇等。內外用事。

勢將衰。長歎息。一身難保。

晟聞周世宗平江北。遣使入貢。爲湖南所隔。晟憂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再相傳。其子銀。一樣凶人。



晟卒。子銀立。宦官陳延壽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銀於是亦殺其弟桂王璇興等。

求仕者。下蠶室。纔方任用。

銀任用宦官。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貴顯用事之人。盡皆宦者。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

起疑心。下毒酒。鳩殺朝臣。

銀猜忌。臣下凡意所稍疑者。多以鴆酒毒殺之。

樊胡子。假玉皇。帳宣禍福。

陳延壽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銀於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銀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宦者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爲銀

言。澄樞等皆天上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銀皆信之。

龔澄樞。專國政。將帥離心。

以玉清宮使龔澄樞爲內太師。軍國之事。咸取決焉。澄樞重斂苛刑。肆爲殺戮。由是人不自保。將帥離心。

宋太祖。憫窮民。興兵救命。

初。宋太祖獲南漢內侍韓延業。具言其主奢淫苛虐。太祖驚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命。南唐主煜爲書諭銀降。銀囚煜使者。乃遣潭州防禦使潘仁美伐之。

潘仁美入城來。一鼓而擒。

銀聞宋師至。遣龔澄樞等禦之。仁美師次白霞。澄樞望風遁還。遂克韶賀連桂四州。又進平英雄二州。銀將潘崇徹先降。銀追迫。遣其弟祥王保興詣仁美降。不納。澄樞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爲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銀以海船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仁美次白田。銀出降。送至汴。宋封爲恩赦侯。

四代兒。不仁君。南蠻惡物。

南漢自襲至。銀。凡四主。

五十年。磨滅了。多少生靈。

襲自梁貞明三年稱帝。至宋開寶四年國滅。凡五十五年。

北漢主。乃劉崇。漢高親弟。

劉崇。漢高祖知遠之弟。知遠卽位。崇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及郭威篡漢。崇遂稱帝。謂之北漢。

并河東。節度使。子號湘陰。

隱帝時。崇爲河東節度使。隱帝被弒。崇欲起兵南向。聞迎立其子武寧節度使贇。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後郭威廢贇爲湘陰公而自立。

周郭威。兩弒君。懷讎結憾。

郭威弑君結憾。註見本卷死  
荒村弑劉贊攻北漢句下。

據太原稱漢帝。要併乾坤。

崇開湘陰公被弑。乃慟哭。遂即位於太原。國仍號漢。  
凡據并汾忻代等十二州。即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

倚仗着大遼家。兵威國勢。

契丹主開崇立。使其招討使潘聿然遣承鈞書。崇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  
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許之。崇遂致書稱姪。如契丹乞兵。

動干戈。興士馬。虎鬪龍爭。

契丹遣蕭禹將鐵馬萬騎及奚契丹  
五萬。崇亦自將二萬。會兵伐周。

高平敗。乘黃驢。雕窠走免。

高平之戰。註見本卷斬樊能句下。初。契丹主以黃驢報聘。至是戰於高平。大敗。崇獨  
乘黃驢。自雕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道。誤趨平陽。得他道以歸。

金飾廐。三品料。自在將軍。

崇歸爲黃驢治廐。飾以金銀。  
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歸天去。子乘家。追稱世祖。



崇卒，子承鈞立，是爲孝和帝。始立七廟於顯聖宮，追稱崇爲世祖。

孝和帝善維持，保土安民。

承鈞性孝謹，既嗣立，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

尊遼主，自稱男，皆因國小。

儘人呼兒皇帝，不敢高聲。

承鈞遣人奉表於契丹，自稱男，契丹答詔呼之爲兒皇帝。

用僧道理朝綱，因循歲月。

初，燕主劉守光死，其子繼顛削髮爲浮屠，後居五台山。繼顛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承鈞拜爲鴻臚卿，累官至太師中書令，棣州人郭無爲，好學多聞，善談辨，嘗衣褐爲道士，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召之，遂以爲相。

美言詞，尊趙宋，暫免交征。

宋太祖嘗因界上諜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爲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汝無所間，何爲因此一方人？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世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終其世不加兵。

無後嗣。靠誰人承家繼統。

外甥兒收拾做義子螟蛉。

營卒薛釗。初妻崇女。生子繼恩。釗死。崇女適何氏。生子繼元。何氏與崇女俱卒。二子幼孤。崇以承鈞無子。命養二甥爲子。

薛氏子名繼恩登朝兩月。

侯霸榮行篡弒命掩泉扃。

承鈞卒。養子繼恩立。繼恩乃薛氏子。而沙陀劉氏之祚亡。繼恩在位甫兩月。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門。繼恩驚起。繞屏環走。霸榮以

刃搥其胸。殺之。

郭無爲用朝典立誅奸黨。

郭無爲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誅其黨。初。承鈞語無爲曰。繼恩非濟世才。恐不能了我家事。奈何。無爲不對。繼恩怨無爲不助已。及立。欲逐之而未發。故霸榮之弒。人皆以爲無爲之

謀。亟殺霸榮。以滅其口。

何繼元承乃位宋主來征。

郭無爲迎繼恩同母弟何繼元嗣位。宋太宗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等分道伐漢。

烏紗帽。縞素衣。城臺納表。

潘美等屢敗漢兵。築長連城以圍太原。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宋太宗自至太原。督戰益急。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乞降。太宗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太宗釋之。召使升臺。

受官封。一塊土。老在彭城。

宋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至宋太宗淳化二年卒。

按前史。閱興亡。浮漚起滅。

是和非。長共短。記載分明。

有德行。好君王。無多幾位。

惡神煞。無道主。禍亂縱橫。

救濟生靈須聖主

保全民命靠英雄

何時一點天瓢水

洗盡中原戰血紅

千古傷心舊事。一場談笑春風。殘篇斷簡記英雄。總爲功名引動。箇箇轟轟



烈烈。人人擾擾。匆匆榮華富貴。轉頭空。恰似南柯一夢。

西江月。

功名到底成何用

夜宴終須有散場



#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九

## 第九段上 說宋遼金夏 蝶戀花

簡盡殘編并斷簡。細數興亡。總是英雄漢。物有無常人有有限。到頭落得空長歎。  
富貴榮華春過眼。漢主長陵。霸主烏江岸。早悟夜筵終有散。當初賭甚英雄漢。  
詩曰。

賭勝休嫌力不加。功名富貴眼前花。千年田地八百主。守到如今有幾家。  
鐵甲將軍夜過關。馬蹄到處骨如山。氣高無奈烏江阻。色重方知蜀道難。長  
夜酒能滄社稷。瓊林富不救飢寒。若將四堵牆推倒。海宴河清日月閒。  
筆底詩詞成笑語。閒中今古要知聞。書生靜坐寒窗下。永夜挑燈素用心。看  
盡殘編和斷簡。參同往古共來今。鋪張短話成長話。褒貶前人勸後人。耳聽

忠良增感慨。情關孝義長酸辛。斬釘截鐵言詞壯。畫虎描龍圖樣真。萬壑風生因虎嘯。九天雲起爲龍吟。龍吟虎嘯誇爭戰。鳳舞鸞歌慶太平。細撥冰絃調玉軫。勝聽檀板醉紅裙。知音達者同高會。收拾新詞佐酒巡。

話說五代史并僭號十一國。稱帝稱王者四十一人。中間全身壽考者二十人。吳越錢氏占了四位。其餘皆死於非命。可見世衰道微。三綱不明。九法淪斲。又有甚於五胡亂華之時者。午會至此。已過三分之一。陰日盛而陽日消。生靈不幸。天地有所不能維持。唐明宗焚香告天。願早生聖人。宋儒信之。謂宋太祖生於夾馬營。上應天象。後來果能消蕩羣雄。混一華夏。然中間又有未必然者。當在智人君子辨之。且說

北宋者。太祖趙匡胤因陳橋兵變。受周朝幼主讓位。稱大宋。

太祖皇帝

建隆寶 乾德開

在位十七年 傳之乃弟

太宗

太平興國 雍熙 端拱 淳化

在位二十二年 太宗傳



眞宗

咸平 景德 大中祥符 天禧 乾興 在位二十五年

仁宗

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曆 皇祐 至和 嘉祐 在位四十三年

英宗

治平 在位四年

神宗

熙寧 元豐 在位十八年

哲宗

元祐 紹聖 元符 在位十五年 至

徽宗

建中靖國 崇寧 大觀 政和 重和 宣和 在位二十六年

欽宗

靖康 在位二年 金人內犯。二帝北狩。康王南渡。建都臨安。是爲南宋。

高宗

建炎 紹興 在位三十六年 無子。立太祖六世孫侂之子伯琮爲子。是爲

孝宗

隆興 乾道 淳熙 在位二十七年

孝宗傳

光宗

紹熙 在位五年

寧宗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在位三十年

理宗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寶祐 開慶 景定 在位四十年

度宗

咸淳 在位十年

恭宗

德祐 在位九年

第宗

景炎 在位三年

帝昺

祥興 在位二年

南北宋凡十八帝。共享國三百一十七年。天下歸於大元。

中間有遼金西夏元朝四家。交征合戰。起滅紛紜。到底不是一統。識者自知。大遼者。原是契丹胡人。唐末耶律阿保機占據幽燕。號

太祖皇帝

神冊 天贊 天顯 在位二十年

傳至子德光。改號大遼國。是爲

太宗皇帝

會同 在位二十一年

傳之

穆宗

應曆 在位十八年

景宗

保寧 乾亨 在位十四年

聖宗

統和 開泰 太平 在位四十六年

興宗

重熙 在位二十三年

道宗

清寧 咸雍 大康 大安 壽隆 在位三十九年

天祚帝

乾統 天慶 保大 在位二十五年

宣宗

天福

凡十主。共二百一十年。宋徽宗時。被其部屬女直酋長阿骨打所滅。

大金者。本遼之部屬。酋長阿骨打起兵滅遼。國號金。是爲

太祖皇帝

收國 天輔 在位七年

傳之

太宗吳乞買

天會 在位十三年

又克宋傳

熙宗

天眷 皇統 在位十五年

海陵王

天德 貞元 正隆 在位十一年

世宗

大定 在位二十九年

章宗

明昌 承安 泰和 在位一十九年

衛紹王

大安 崇寧 至寧 在位四年

宣宗

眞祐 興定 光元 在位二十一年

哀宗

正大 天興 在位十年

末帝

凡十主 共一百一十九年 元朝

太祖滅之。

西夏者。乃拓拔氏自宕項於唐貞觀中入居銀夏。唐賜姓李。唐末爲夏州節度。李彝昌叔父仁當弟李彝超李彝興李光睿李繼筠李繼捧李繼遷。至繼遷立國。宋太祖時歸降。賜名趙保吉。其子德明嗣之。至宋仁宗時。德明之子元昊。一名曩霄。據興州之地。盡有河南河西河外三十二州。戊寅寶元元年稱帝。號大夏。

景宗

天壽禮法延祚 在位十一年 傳

英宗

延嗣寧國 天祐垂聖 福聖承道 成都 拱化 在位十九年

惠宗

乾道 天賜禮益國慶 大安禮定 在位十九年

崇宗

天義治平 天祐民安 永安 貞觀 寧 元德 正德 大德 在位五十三年 雍

仁宗

大慶 天盛 乾佑 在位五十三年

桓宗

天慶 在位十二年



襄宗

應天 皇建  
在位五年

神宗

光定 在  
位十二年

獻宗

乾定 在  
位三年

末王南平王

在位  
二年

凡十主共一百九十

年。元太祖滅之。

西遼者契丹耶律大石。因大遼滅亡。乙巳年建國稱帝於起兒漫。又遷於虎思。是爲德宗皇帝。在位十年。因子幼。其后蕭氏塔不烟稱制。號感天皇后。六年而卒。子夷列卽位。是爲仁宗。又十二年卒。其子幼。遺命其妹普速完權國。號承天皇太后。又十五年。弑其夫蕭朶魯卜。其夫之父幹里刺討而誅之。立仁宗子直魯古。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因出獵爲乃蠻屈出律伏兵擒之。而西遼遂亡。計所傳

德宗

延慶 康國

感天后

咸清

仁宗

紹興

承天后

崇福

天禧帝

天禧凡五主共七十一年而滅此四國者與宋

相參分據四海。非一統之天下也。今將四國大略。寫入詞文。

五代史。運將衰。中原粉碎。  
漢劉崇。因雪憾。鐵騎南征。

註見前八卷北漢  
主虎鬪龍爭句下。

宋太祖事周朝。官封點檢。

趙匡胤。涿郡人。仕周。官殿前都指揮使。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長三尺餘木。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及周恭帝立。加匡胤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後篡周卽位。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廟號太祖。

領三軍。搪北漢。出掃邊塵。

鎮定二州言。北漢主承鈞會契丹兵入寇。周主遣匡胤帥禁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廷釗將前軍先發。都下讒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廷宴然不知。及兵變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范質等聞變。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瓜入溥手。幾出血。溥嚙不能對。范質。字文素。宗城人。

感天象。動日光。陳橋兵變。

大軍發汴京。殿前散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明旦兵變。立匡胤爲天子。擁之還汴。兵變註前見八卷周世宗。陳橋句下。

### 應雲龍登寶位。南面稱尊。

通遠軍使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匡胤微時。客遊至漢東。依焉。遵誨嘗倚父勢侮之。一日。謂匡胤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俄化龍飛騰東北去。是何祥也。匡胤不對。後辭去。紫雲漸散。至是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尙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

### 即位後。便施仁。諸州賑貸。

太祖甫即位。首遣使分賑諸州。宋史斷曰。此武王下車未幾而散財發粟之心也。宋主可謂得爲政之首務矣。

### 武成廟。除白起。深惡傷生。

初。唐肅宗追贈呂望爲武成王。立廟祭之。以歷代良將白起等十人爲十哲。范蠡等六十四人配享。至是太祖幸武成王廟。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毀其象。

### 討南漢。定西蜀。八方拱手。

太祖命潘仁美討南漢主劉鋹。註見前八卷憫窮民句下。命王全斌討後蜀主孟景。註見前八卷王全斌句下。

### 取江南。朝吳越。四海來賓。

命曹彬下江南。唐主煜出降。註見八卷曹彬句下。吳越王錢弘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太祖賜禮賢宅以居。留兩月遣還。賜以黃楸。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弘俶章疏也。弘俶感懼。既歸。每視事。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敢寧居乎。每修真。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 廟堂間文用著能謀趙普

趙普事太祖。初爲書記。剛毅果斷。以天下爲己任。太祖嘗微行至其第。普妻行酒。太祖以嫂呼之。凡收藩鎮之權。遲幽薊之伐。選練禁兵。立更戍之法。皆普之謀也。太祖以普同平章事。後再相太宗。拜太師。太宗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

## 邊關上武用著不殺曹彬

曹彬先仕周。爲河中都監。後歸宋。太祖令從王全斌等代蜀。及蜀平。諸將咸欲屠城。彬獨申令戢下。諸將多收子女玉帛。彬囊中惟圖書衣衾。太祖賞彬特優。以爲宣徽南院使。尋遣彬伐江南。圍城中每緩師不迫。使人諭李煜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惟冀煜自歸命。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焚香爲誓。彬即稱愈。及江南平。太祖以彬爲樞密使。從征太原。封魯國公。彬位兼將相。有功不伐。仁恕清慎。爲宋良將第一。曹彬字國華。眞定靈壽人。封魯公。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

## 勸藩鎮解兵權君臣定體

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典禁衛兵。一日晚朝。與守信等酒酣。太祖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守信等問故。太祖曰。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曰。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太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

疑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明日乞罷典兵。後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太祖宴於後苑。酒酣。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卽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諸節度使明日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桂曰。太祖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 誠行兵毋殺掠遠近蒙恩

命曹彬下江南。將行。太祖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捷至。羣臣稱賀。太祖曰。攻城之際。必有橫擢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石賑卹之。

### 遵母命保家邦惇行孝友

皇太后杜氏疾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福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殂。乃封弟光義爲晉王。數幸其第。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太祖亦取艾自炙。以分其痛。

### 把龍牀傳乃弟不負其心

太祖奉太后遺命。卒傳位於弟光義。

### 怎承望壽將終人遮燭影

李燾云：帝不豫，壬子夜大雪，帝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俄而帝崩，哭啼啼，同富貴，就裏難明。

初，太祖疾大漸，宋后遣宦者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

思往日順天心，不當至此。

善施爲，惡報應，萬古疑心。

邱瓊山曰：太祖太宗嗣位之際，此千載不決之疑。按宋史云：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王繼恩稱遺詔迎太宗即位，詰且太宗入，此宋史所載可信者也。胡一桂陳輕作私史，乃云遙見燭影搖紅，及聞大聲汝好爲之之言，遂使太祖有不得其死之疑，太宗有賊害其君之謗，原其說出於李燾之長編，燾又據湘山野錄而刪潤之，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爲遜避，太祖下階戲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戲雪爲戳地，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陳輕據燾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爲之下，妄以已意添俄而帝崩四字，是則啓後世之疑者，胡陳二子也，啓二子之疑者，燾也，李燾字仁甫，眉山人，累贈溫國公，作續資治通鑑長編，計一千六十三卷，戳，音擢。

人瞻仰太平年，雲開見日。

當五代時，中原粉碎，塗炭生靈，人心想望太平久矣，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喜延接方士，嘗遇異人，曰：天下將太平，眞主已出，永德曰：其誰，答曰：公觀紫黑色屬豬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永德陰自訪，見太祖英表，問其歲在亥，勳位漸隆，傾身親附，後果如言。



巧稱呼。堯讓舜。總是虛名。

宋史以宋受周禪。比之堯讓舜焉。

瞪著眼。欺負人。孤兒寡婦。

昧著心。瞞不過。君子仁人。

鄭伯乾曰。宋太祖遭周室孤兒寡婦之際。乃虛聲遼漢之師。而禁兵握其手。密誘陳橋之變。而諸將餌其心。匡義授謀。趙普協力。身上之黃袍。豈臨時之易得。袖中之禪詔。料平日之夙成。而大志果然。不覺真情之發露也。又况首命諸將之辭。已足窺其本心。對泣范質之言。不能昧乎天理哉。

宋太宗。美天姿。龍行虎步。

太祖崩。弟晉王光義即位。更名炅。是爲太宗。陳搏對宋琪等曰。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太祖亦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福德非吾所及也。陳搏。字圖南。真源人。自號扶搖子。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宋太宗賜號希夷先生。隱居華山。寢處百餘日不起。

敗遼兵。平北漢。際會風雲。

帝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伐北漢王劉繼元。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漢求救於遼。遼遣耶律沙爲都統。敵烈爲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進遇。敵烈等渡澗迎戰。進薄之。遼兵大敗。敵烈等皆死。美等遂圍太原。帝自將督戰。北漢主出降。

鑒前史退中官朝綱整治

中書欲除宦者王繼恩爲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乃以繼恩爲宣政使。

采直言薄稅斂政教修明

乾元文明殿災，詔求直言。知陸州田錫疏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陛下以功業自多，然刑罰不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不謂之太平。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煩，則依從者少。帝皆嘉納之。帝賑飢獨逋，省稅薄斂，其時政教修明，庶幾有道之主矣。田錫，字表理。

堪恨處奉先兄曾承顧命

帝奉太祖時承杜太后顧命，有帝傳光美，光美傳德昭之語。

殺德昭貶廷美痛憾人心

太祖子武功郡王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汴，故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耶。宋史斷曰：德昭之自刎，乃太宗疑而殺之也。貶廷美，註見下。廷美，即光美。

金匱裏一緘書難容再誤

初，杜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命太祖傳位光義，光美及德昭，且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爲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後普罷相，

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表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皇弟忠孝全德，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表，藏之金匱，及帝卽位，盧多遜等毀之。謂普初無立帝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普邸舊僚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遂備道預聞顧命及前朝上表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乃封普梁國公。時廷美以德昭死，不自安，禹錫又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普論以太后遺旨，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普復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怒，下御史獄，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獄上，詔削多遜官，流崖州，罷秦王爲西涼留守，普又以廷美居西涼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怨望，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廷美至房州，竟以憂卒。

### 香烟中四箇字得罪神明。

趙普久病，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宮醮謝，道士姜道元爲普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功臣，奈何冤對不可避，姜又叩乞冤者爲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元以告普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廷美也，竟不起。

### 朝登極暮改元，何其急躁。

帝十月卽位，十二月改太祖開寶九年爲太平興國元年，劉保齋曰：太宗卽位，至是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旦矣，而不肯少待，汲汲於削去其兄之年號，原始要終，大惡之歸曷道焉。

### 嫂后喪不成禮，怎恹人心。

太祖后宋氏崩，權殯普濟佛舍，羣臣不成服，學士王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貶滁州，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偁，音稱。



宋眞宗。恰稱尊。蕭娘犯境。

太宗崩。第三子元侃立。更名恆。是爲眞宗。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入寇。陷德清軍。遂抵澶州。

寇萊公扶主上。御駕親征。

時邊書告急。一日五至。平章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問準。準曰。陛下下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平章畢士安。力勸帝如準議。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閩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大駕親征。敵當自遁。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發京師。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問準。準曰。河北諸軍。日夜望鸞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彼乘其後。金陵亦不可至。遂次澶州。澶州。今大名府開州。寇準。字平仲。華州人。封萊國公。諡忠愍。士安。字舜舉。又字仁叟。雲中人。

蕭撻覽箭下亡。契丹奪氣。

契丹圍澶州。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禦之。會有自虜中回者。言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謀以遲明襲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頃之。控弦暴至。撻覽督戰。繼隆將張環守牀子弩。發矢中撻覽死焉。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旣死。虜大挫。欲引去。而宋師數十萬方至。由是遂爲和議。

黃羅蓋數十里。萬歲呼聲。

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驛。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餒。非所以取威決勝也。都指揮使高瓊亦固請。卽麾衛士進鞏。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

見御蓋。諸軍皆踊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

### 和北虜。罷行營。生民樂業。

契丹遣使議和。遣閣門祇候曹利用報之。利用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寇準不欲賂以貨財。且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帳。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二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三十萬疋。銀十萬兩。成約而還。契丹遣其閣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自是而南北弭兵。準之力也。帝以契丹講和。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通五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士安之謀也。

### 王欽若進讒言。城下羞盟。

寇準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由是帝願準廢衰。遂罷準知陝州。古澶淵。唐澶州。今開州。

### 興異說。降天書。誇張海內。

帝深以澶州之盟爲辱。怏怏不樂。王欽若進曰。惟封禪可以誇四海。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天瑞安可必得。前代常有以人力爲之者。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王且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論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爲且言。且罷勉從之。帝因謂羣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

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鷓尾。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絨物如書卷。纏以青縷。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且等皆稱賀。帝步至承天門。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且跪進。帝再拜受之。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論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盛以金匱。羣臣入賀。大赦改元。王且。字子明。贈魏國公。諡文正。堯叟。字唐夫。諡文忠。

### 封泰山祠后土多享昇平

王且五上表。請封禪。帝乃以且爲封禪大禮使。以得天書於泰山。帝乃封泰山。禪社首。又祀后土於汾陰。大赦。

### 玉清宮寶符閣紛紛繼作

作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初議營宮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以夜繼晝。每繪一璧。給二燭。七年而成。制度宏麗。帝親謁宮。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

### 朝元殿延恩殿聖祖頻臨

汀州人王捷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蓋司命真君也。是爲聖祖。宦者劉承珪以聞。加聖祖號爲司命天尊。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元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設六位以候。是日於延恩殿。見聖祖至。俄有六人至。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卽離座乘雲而去。王且等皆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恩。後享玉皇於朝元殿。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遂詔扶持使趙安仁奏獻天書於朝元殿。

### 玉釵卜金錢賜晚生儲嗣



帝得子甚晚。時後宮李氏生皇子受益。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卽入禁中。懷金錢出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得生男。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甚喜。已而果生子。劉修儀攘爲己子。

### 資善堂設王友就學堪稱。

詔皇子壽春郡王受益就學於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爲王友。  
士遜。字順之。陰城人。封鄧國公。遵度。字堅白。江陵人。

### 召寇老拔眼丁。民謠怨望。

寇準復入相。與參知政事丁謂有隙。謂力譖準。罷爲太子太傅。尋貶道州司馬。凡三絀。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莫敢對。京師謠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若召寇老。

### 賴王曾扶末路。正色朝廷。

帝末年以丁謂同平章事。以王曾參知政事。及帝崩。太子年少。太后將有專制之患。謂尤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王曾。字孝先。益都人。封沂國公。謚文正。

### 宋仁宗奉嫡母垂簾聽政。

真宗崩。遺詔劉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卽位。原名受益。是爲仁宗。尊劉后爲皇太后。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樓。垂簾聽政。凡一十二年。

### 尙寬慈存節儉救濟流民。

帝恭儉仁恕，敬天勤民，置寬恤民力司，減畿內之稅，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妄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縉絕，契丹飢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 因內寵貶中宮過聽謬語。

時尚美人楊美人有寵，數與皇后郭氏忿爭，一日尙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平章呂奪簡，奪簡有恨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奪簡曰：光武漢之明主，郭后止以怨對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乃廢爲淨妃，出居瑤華宮，奪簡字坦夫，壽州人，封許國公，謚文靖。

### 欠斟酌無遠慮黜降賢臣。

御史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黜，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奪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奪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等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奪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仲淹等皆知遠州，宋庠字公序，初名郊，封鄭公，謚元獻。

### 夏國主李曩霄乘時入寇。

時李曩霄稱帝於夏州，入寇保安軍，又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孫皆戰沒。

### 據西河連北虜小樣三分。

曩霄據興州之地。盡有河南河西凡三十一州。結連契丹。是時遼夏割據。宋室已非一統。

### 范龍圖寒西賊胸蟠兵甲

初范雍知延州。爲夏所敗。至是以范仲淹爲陝西招討使副使。兼知延州。敵人相誑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後分陝西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仲淹知慶州。曩霄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覺。仲淹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後專以韓琦仲淹爲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仲淹字希文。追封楚國公。謚文正。吳縣人。其先隨母適朱。名朱說。

### 狄天使破南蠻凱奏金鉦

樞密副使狄青。初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卽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則却。虜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敗。時廣源州蠻僂智高反。以青爲荆湖宣撫使討之。青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大風雨。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數使勸勞座客。至曉未敢退。忽有馳報者曰。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關矣。將近邕州。賊方覺。青大破之。智高焚燒城遁去。廣南悉平。

### 慶曆中衆賢人如茅斯拔



帝改元慶曆。國子監直講石介，樂善嫉惡。時韓琦、范仲淹等爲樞密副使，帝召夏竦爲樞密使，諫官歐陽修等交章論竦姦險，乃罷竦，而以杜衍爲樞密使。介以琦等同時登用，而修與蔡襄並爲諫官，竦既拜復罷之。因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韓琦，字稚圭，安陽人，封魏國公，諡忠獻。石介，字守道，泰安人，號徂徠先生，杜衍，字世昌，山陰人，封祁國公，諡正獻。蔡襄，字君謨，諡忠惠。

### 歐陽子起八代變怪時文。

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歐陽修遊隋州，得唐韓愈遺藁，讀而慕之，苦心探頤，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之。至是知貢舉，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抑新體，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候修晨朝，聚詆之，然文體大變。八代之衰以起焉。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自號六一居士，在滁州作醉翁亭，號醉翁。時號清白宰相，贈亮國公，諡文忠。

### 任開封比河清閻羅包老。

以包拯權知開封府，拯性峭直，爲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以悅人。至是知開封，貴戚宦官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包拯，字希仁，廬陵人，諡奉肅。

### 宰端揆驚遼使潞國文公。

以文彥博司平章事，後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封潞國公，諡忠愍。

### 黑王公任樞密軍容肅整。

王德用初知樞密院事，狀貌雄毅面黑，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樞密，乃罷之。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密使，與契丹使者耶律防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德用本將家子，軍令嚴肅，又善以恩撫下，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督攻戰，而名聞四裔，雖婦女小兒亦呼爲黑王相公云。德用，趙州人。

### 富鄭公却獻納夸狄馳名。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遣使劉六符等來求關南地，帝遣知制誥富弼報之，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弼往，反覆曉以利害，契丹主大悟，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亦不可，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諷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使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一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樞密使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歲增銀絹各十萬疋兩，和好復定，弼名聞夸狄，每遼使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封鄭國公，諡文忠。

### 中夜裏惜燒羊存心不忍。

帝嘗中夜飢，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宜索，帝曰：恐遂爲例，何不忍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乎。

通天犀。出和藥。救療生民。

京師疫。帝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碎之。

薄征徭。省刑罰。弑兵不用。

帝薄賦輕徭。凡大辟疑者。皆令上獄。歲活千餘人。每論輔臣曰。朕未嘗嘗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帝尤不輕用兵。北使言高麗職貢疎。欲加兵。帝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卒寢兵。

四十年。恩澤厚。果是仁君。

帝在位四十二年。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以至誠待尊狄。深恩厚澤。洽於民心。及崩。雖深山窮谷。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史臣曰。仁宗忠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宋英宗。濮王子。韓琦輔政。

仁宗無子。初育太宗曾孫濮安懿王允讓子宗實於宮中。以知宗正寺。時韓琦爲首相。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帝崩卽位。是爲英宗。

撤垂簾。貶內侍。母子如初。



帝有疾，詔請曹太后權同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共爲讒間。兩宮遂成嫌隙。一日，韓琦與參知政事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古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由是母子如初。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太后遽起。琦卽厲聲命鸞儀司撤簾。簾旣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於帝。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論守忠離間之罪。帝納其言。翼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概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概不敢違。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至廷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卽刻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趙概，字叔平，虞城人。諡康靖。

### 禮大臣好儒術政稽古治

帝優禮大臣，愛民好儒。司馬光呂公著言：『陛下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帝遂詔日講經筵。每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呂公著，字晦叔，封申國公。諡文正。

### 凡裁決出意表傳頌彰聞

帝凡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

### 爲私親立園廟羣爭築舍

# 歐陽子主濮議被繫純仁。

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莫敢先發。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考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稿爲案上奏。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翰林學士范鎮上言曰：陛下旣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其失非細。宜如珪等議，待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亦引義固爭，以爲珪等議是。章七上而不報。誨又與純仁等共劾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請下修於大理，並乞正韓琦附會之罪，亦不報。旣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誨等皆罷。修亦以言者詆之不已，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王珪，字禹玉，萬州人，封岐國公。諡文恭。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號涑水先生，贈溫國公。諡文正。大德五年，父守光州生公，故名光。范鎮，字景仁，華陽人，諡忠文。呂誨，字獻可，純仁，字堯夫，仲淹子，追封許國公。諡忠宣。大防，汲縣人，後家藍田，字微仲。

# 宋神宗勤且儉勵精求治。

英宗崩，太子頊立，是爲神宗。卽位之初，勵精求治，不御遊畋，不治宮室，惟勤惟儉，立意興利除弊焉。

# 天津橋啼杜宇禍亂將興。

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人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治平。英宗年號。天津橋。在河南府城北。

### 用新法改舊章勞煩百姓

帝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問曰。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急務也。帝深納之。安石因言。周置泉府之官。以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欲理財。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乃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安石領其事。以呂惠卿等爲檢許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會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而百姓始不勝其勞煩矣。御史中丞呂誨疏言。安石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封荆國公。諡曰文。劉晏。字士安。曹州人。

### 王安石性執拗貶竄朝臣

王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仁宗朝。除知制誥。終英宗之世。被召未嘗起。帝在穎邸。韓維爲記室。每爲帝稱揚之。帝由是想見其人。卽位卽召之。俾知江寧府。卽召爲翰林學士。詔越次入對。卽令參知政事。議行新法。中外皆以爲非。羣臣力疏其害。韓琦疏請罷提舉官。依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安石曰。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帝遂以爲然。安石持新法益堅。驅逐異己。滕甫以見忌而罷出。鄭獬王拱辰以梗新法而去官。錢公甫呂誨以直言得罪。范純仁以沮法而左遷。劉述劉琦等六人以疏奏忤安石而坐貶。韓維論保甲法而罷黜。歐陽修論青苗錢而致仕。富弼楊繪劉摯皆梗新法救正人而貶謫。由是范鎮等皆



罷。而老成人不惜矣。宋敏求蘇頌等落職。而熙寧三舍人逐矣。程顥張戢李常諸人罷。而臺諫爲之一空矣。先是呂誨謂司馬光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後帝問光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大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曾鞏字子固。文章與歐陽修齊名。世稱南豐先生。

### 司馬光蘇軾輩紛紛外出。

司馬光求去。帝曰。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皆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劾黜。但欲苟全素履。乃出知永興軍。蘇軾自直史館召見。問政令得失。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又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安石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罪。慈聖曹后一日見帝不悅。問其所以。帝曰。廷臣有謗訕朝政者。欲議施行。曹后曰。莫非軾轍也。老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一二士。問是誰。曰。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帝色漸和。始有黃州之謫。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人。諡文忠。弟轍字子由。號穎濱。又號藥城。諡文定。

### 呂惠卿韓絳等箇箇誇能。

泉人呂惠卿。自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薦爲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惠卿所爲也。不聽。安石又薦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諫非一。皆至當可用。安石恃以爲助。時中外皆言新法不便。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後安石罷相。知江寧。因薦絳與惠卿自代。乃以絳同平章事。惠卿參知政事。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眞州。今揚州府儀真縣。泉。今福建泉州府。孫叔敖。名鏡。

### 農商困。怨嗷嗷。路盈械鎖。

新法既行。征斂苛急。甚至身被械鎖。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愁苦怨恨之聲盈道路。韓琦言農者歎於畝。商者歎於道路。有上安石詩者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天人怒。變彰彰。不足關心。

時災異屢見。帝減膳撤樂。安石言於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所致。又久旱。帝憂形於色。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知開封府韓維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安石曰。此不足怪。帝言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不可不畏。安石曰。爲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何必立君而爲之。張置官吏也。惟陛下獨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安石每自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韓維。字持國。靈壽人。

### 監門繪。流民圖。立時大雨。

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身被鎖械。猶負賣償官。監安上門鄭俠。乃繪爲圖。發馬遞。上之銀臺司。言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罷王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翼日令罷青苗免役。凡十八事。民間譁呼。是夕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以俠所進圖示之。外間始知所行之由。而呂惠卿鄧綰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如故。鄭俠。字介夫。福清人。

### 議疆事。七百里。地畀遼人。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館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使蕭禧來議疆事。乞行毀撤別立界。帝遣太常少卿劉忱如遼議之。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於大黃平。三議不能決。遼初指蔚應朔

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遼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遼復遣禧來致圖書。以忱遷延爲言。禧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復反。帝遣知制誥沈括往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分。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禧復來議。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於分水嶺爲界。遣韓績如河東割地以畀遼。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蔚熙朔三州。今俱屬大同府。天池。今朔州燕京山上有天池。汾水出焉。

### 原初意求富強。輕前制度。

帝即位之初。謂文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及王安石進用。遂專以理財爲主。引用呂惠卿等。頒行新法。國子監范純仁言。安石變祖宗法度。措克財利。民心不寧。又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欲求近功。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不聽。太后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亦不聽。

### 畢竟是福建子。誤了金陵。

安石執政六年。天下怨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力求去位。乃罷知江寧。初。呂惠卿迎合安石故。驟得執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安石怨之。韓絳在中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安石承命。倍道七日。至汴。惠卿尋罷。安石再相年餘。屢謝病。求去。帝亦厭之。乃以丞相判江寧府。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呂惠卿福建人。安石深悔爲惠卿所誤也。劉摯疏言。陛下憂勤念治。而政事如此。此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 宋哲宗尊太后女中堯舜。

神宗崩。太子煦即位。是爲哲宗。年十歲。尊英宗后高氏爲太皇太后。臨朝聽政。太后召用司馬光等。盡用故老名臣。罷新法苛政。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 一貶眼。調官家。另一番人。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間疾。后曰。老身後後。必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賜社飯。因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及崩。帝親政。羣臣遂力排太后時事。純仁等皆罷。而章惇呂惠卿等復大用矣。

### 洛蜀朔。朋黨興。衆賢相厄。

時羣賢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崇政殿說書程頤爲首。頤門人左正言朱光庭等爲輔。蜀黨以翰林學士蘇軾爲首。殿中侍御史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尙書右丞劉摯及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頤門人俱不平。其黨互爲攻訐不已。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乃各爲朋黨。以相訾議。程頤註見後諸大儒句下。光庭。字公揆。劉摯。字莘老。東光人。諡忠肅。呂陶。成都人。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先生。諡忠定。

### 用調停。延匪類。二蔡章惇。

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患之。欲稍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一。二蔡章惇註見下。

# 倡紹述報私仇端人貶錮

侍郎楊畏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等，且言神宗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惇爲相，帝乃復惇官。召爲尚書左僕射，又召蔡京爲戶部尚書，惇專以紹述爲國是，引用其黨，蔡卞等居要地，協謀朋姦，報復仇怨，時天下疾之，有二蔡一惇之謠，其一則安惇也。三省言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等，倡爲奸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遂追貶著、光及韓維、傅堯俞、孫固、胡宗愈等，又安置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於嶺南，貶劉奉世等以下三十人，又錮摯、燾等子孫於嶺南，一時端人正士，貶竄殆盡。堯俞，字欽之，宗愈，字完夫，晉陵人，謚修簡，奉世，字仲文。

# 廢賢后詆擅國陰斥宣仁

初，宣仁爲帝立皇后，因孟氏，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旣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後劉婕妤好有寵，與后有隙，會后養母爲后禱祠，事聞，章惇陰附婕妤，與婕妤好，內侍郝隨構獄，廢后爲仙師，帝後悔曰：章惇壞我名節，惇欲使林希典書誥，逼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惇與蔡卞猶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結郝隨爲助，媒孽宣仁常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向太后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太皇太后高氏，謚宣仁，聖烈皇后原居崇慶宮，高太后名滔滔。

# 無子嗣弟端王承家卽位

哲宗無嗣。及崩。向太后立皇弟端王佶。佶。神宗第十一子也。捷錄曰。哲宗不善之積。已至乏嗣。雖承以賢者。猶懼不堪。况以浪子端王嗣之乎。

### 宋徽宗因巧弄國祚凋零

端王立。是爲徽宗。帝輕佻。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國勢微矣。

### 仍用著奸佞臣蔡京王黼

時蔡京奪職居杭州。供奉官童貫。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京與之遊。貫附語言論奏於帝所。帝由是屬意用京。復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尋以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命曰。神宗創法。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曰。敢不盡之死。作相四月之中。焚元祐法。復新法。立黨人碑。廢孟后。其紹述熙豐。更甚於章蔡矣。王黼美風姿。有口辯。初以何執中薦。累官左司諫。後陰附於京。京德其助己。歲中三遷。後以爲少宰。寵傾一時。與蔡京子攸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攸黼則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嫖謔浪語。以獻笑取悅。後爲少師太宰。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於黼家。帝每幸京黼二人第焉。

### 更信任闒寺輩童貫師成

帝信任宦者童貫。今置局製御器。於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重困。復命監洸西軍。復溼州。又以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後以領樞密院事。每春秋大燕。則坐於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卽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闒爲伍。又封爲廣陽郡王。內侍梁師成。黠慧習文法。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師成善逢迎。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做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辯。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



京父子亦詔附焉。  
都人目爲隱相。

### 鑄九鼎。運花石。崇尊道教。

命方士魏漢津鑄九鼎。及成。安於九成宮。帝受賀。初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人以爲北方致亂之兆。帝垂意花石。蔡京諷蘇州人朱勗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至是漸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承局於蘇州。命勗總其事。於是搜巖剔藪。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爲御前之物。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又僱工舵師。倚勢貪橫。陵轍州縣。道路以目。方士林靈素言。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卽左元仙伯。王黼卽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皆有名。而已卽仙卿。緒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安妃。帝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作上清寶籙宮。帝自幸之。令靈素講道經。每設大醮。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道籙院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建宮觀徧天下。托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加靈素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崇寧三年鑄九鼎。爲殿名九成宮。中央曰帝鼎。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象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政和七年。又鑄九鼎。各有名。置神霄殿。人但知九鼎。而十八鼎之名。惟閒居錄紀之。

### 狐妖興。黑青見。怪異縱橫。

有狐升御榻而坐。又黑青見於禁中。初。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畫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推倒之聲。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洒。或變人形。或爲驢。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又奇堅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獮。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猓。中夜有聲。

如雷。禁中人皆云猶來。俱扇戶。徽宗亦避之。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煖。將曉。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

遊市井。串花街。結心楊戩。

好風流。稱浪子。專喜微行。

前神宗幸祕書省。閱江南李王圖。見其人物。再三歎訝。繼而生帝。所以文采風流。過李王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李王見藝祖時典故。世謂帝卽江南李王也。蔡攸言於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勿徒自苦。帝遂數爲微行。時乘小輦。出入塵陌之中。市井娼家。無所不到。內侍楊戩。以逢迎得幸。尤垂意花石禽鳥。新作延福宮。皆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自冬至後卽放燈。至上元乃罷。楊戩打彈。競事風流。章惇嘗言。帝浪子耳。一日。帝與王黼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牆峻微有不相接處。帝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徽宗皇帝君臣相諛乃爾。

民力窮。盜賊興。宋江方臘。

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塌村。託左道以惑衆。時吳中困於朱勛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勛爲名。旬日衆至數萬。陷睦。黎歛處衢杭廬等州。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

婦生髭男子孕。災異流行。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一夕頰頰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疎秀宛然男子。特詔賜度牒爲女道士。居於家。蓋人妖而女胡。胡犯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

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鬚。長寸餘。其父入都持示人。日得數緡。人傳曰於某處看胡兒。亦兆寇之警與。又有賣菜男子。孕而誕子。災異迭見。皆爲禍之讖也。

### 李良嗣浮海來起兵北伐。

時童貫復洮州。遂謂遼亦可圖。請使遼以覘之。有燕人馬植。仕遼。至光祿卿。行汚不齒於人。貫使至盧溝。植謁見。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良嗣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一旦啓之。恐非中國之利。不聽。會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乃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預請燕雲之地。金報書曰。所請之地。今與本朝夾攻。得者有之。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復遣良嗣使金。議夾取燕雲。金主謂良嗣曰。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使勃董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政報聘。書云。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於是以貫爲撫軍使。蔡攸爲副使。勒兵十五萬以應金。洮州。今陝西臨洮府洮州衛。盧溝。今北直盧溝橋。卽桑乾河。登萊。今山東登州府萊州府。古北口。今密雲縣東北百二十里。

### 郭藥師爲向導。惹動番兵。

先是遼涿州留守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帝禮遇甚厚。令同知燕山府事。後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貫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金。蔡攸亦力主之。謂其可倚。內地不復防制。至是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陷檀薊州。藥師遂以燕山叛降金。幹離不旣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涿州薊州。俱屬順天府。易州。屬保定府。檀州。今順天府密雲縣。

### 粘沒喝下太行。大河失守。

金將粘沒喝。引兵自雲中南下。陷朔代州。進圍太原。幹離不復盡取燕山州縣。帝乃召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吉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兵燒橋而遁。官軍在河南



者無一人禦敵。金人取小舟以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太行山跨連數省，據平陽府絳縣志云：西北諸山皆其支脈，首始河內，北至幽州，雲中，今大同府，朔州，屬大同府，代州，屬太原府。

### 宋欽宗承內禪，勉強支撐。

帝以金師日迫，意欲內禪，避兵東幸，以皇太子桓爲開封牧，太常少卿李綱謂侍郎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揀豪傑。」翌日，敏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請假太子位號，使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遂傳位太子，是爲欽宗，尊徽宗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 罷李綱，謝金人，登聞搥碎。

### 劫營輸，魂膽落，括獻金銀。

李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幹離不軍圍汴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知有備，乃退。遣使議和，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主割地請和，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李棣使金軍，幹離不曰：「今若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尊金帝爲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地，以宰相親王爲質，稅遂與金使蕭三保奴等來，邦彥勸帝從之，帝括借都城金銀及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而民間已空，綱言金人所需金帛，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不若遣辨士，姑與之議，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邦彥不可，綱不能奪，及退，則誓書已成，一依其言，以張邦昌爲計議使，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會种師道、姚平仲諸路勤王兵入援，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若扼河津，絕餉道，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半渡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約日舉事，而姚平仲慮

功名獨歸种氏。請先期擊之。遂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方發。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亡去。金師復圍汴城。綱帥諸將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之。金人少却。遣使王訥責用兵違誓之故。訥至。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罪耳。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臣也。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隋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搥壤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諡忠定。師道。种世衡孫。字彝叔。平仲。字希晏。

### 种師道良計策棄而不用。

初。師道帥師入援。見帝言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師道入朝。請緩給金幣。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李邦彥不從。後幹離不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北去。師道又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亦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後金師再至。城陷。帝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

### 偏信靠妖邪說。六甲天兵。

尙書右丞孫傅。聞郭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一將。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帝信之。以京爲成忠郎。使自募兵。無問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有劉孝煬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君。或言金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爲。後金攻通津宣化門。趣京出師。城中延頸於宣化門。立俟捷報。俄頃賊兵兩翼而進。衝斷前軍。一掃而空。居後者悉墮護龍河。釣橋已戶積不可拽。城門急閉。賊師鳴鼓振旅。鐵衣滿野。皆沿城而上。城遂陷。京既敗遁。沿途稱撒豆成兵以惑衆。逃之襄陽。爲張思正所誅。

### 上降表。割兩河。衣冠魚肉。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粘沒喝陷京城。都民欲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帝命尙書右僕射何桌請成。粘沒喝曰。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並邀帝出盟。帝乃如青城粘沒喝軍。奉二降表過北。其略云。三里之城。遂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灰燼之餘。既干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恭惟大金皇帝陛下云云。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粘沒喝抹去大金二字。止欲稱皇帝。又易負罪二字爲失德。帝不得已。皆從之。帝留二宿乃還。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兩河民皆堅守不奉詔。胡致堂萬言書曰。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肉爲魚。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崇安人。世稱致堂先生。著有論語詳說。及論史管見。

### 玉乾坤。金世界。父子遭擒。

帝如青城。金復邀上皇出城。京城巡檢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御輦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皆從。惟元祐孟后以廢居私第。獲免。金主廢帝及上皇爲庶人。初。徽宗中秋後。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謂得意。皆稱贊取對精切。至次年戎馬犯順。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 青城營好打毬。若水死節。

靖康二年正月初十日。金又邀帝至營。帝復如青城。吏部侍郎李若水從行。至十五日。方見粘沒喝。士庶每日望車駕還內。時大雨十餘日不止。王宗浚自軍前傳詔云。元帥留上打毬。未得晴。俟打毬畢即還內。士庶聞之。各貼黃榜。自宣德至南薰門。羅列道場祈晴。並願車駕早還。帝在金營不返。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帝大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仆於地。粘沒喝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觀。若



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乃罵不絕口。監軍搥破其唇。嚼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若水。洛州曲周人。謚忠愍。

### 五國城結果了昏德重昏。

金以二帝北去。金主廢上皇爲昏德公。帝爲重昏侯。徙於五國城。去金上京東七千里。至高宗建炎五年。上皇崩。紹興二十六年。完顏亮南侵。使人至欽宗所犯蹕。七百餘人俱受害。青城。今河南府洛陽縣治。北。原有隋所建青城宮。





#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九

## 第九段下

### 一騎馬渡康王江南立帝

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初，欽宗令康王使金軍請和。至磁州，守臣宗澤勸毋往。民遮道留之。乃還次相州。欽宗乃詔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俾帥師入援。康王遂次東平。欽宗又以金方議和，以蠟詔止之。康王次濟州，及金以二帝北去，立張邦昌爲楚帝。呂好問、馬紳、極、陳順、逆、勸邦昌速迎康王。邦昌乃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元祐皇后降手書，俾王嗣統。澤與權知應天府朱勝非、來言江南乃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事。康王遂趨應天府，受命卽位。是爲高宗。外傳載康王爲金兵所襲，至磁州界，夜宿崔府君廟中，忽神促曰：速上馬，追兵至矣。速起，果有疋馬在焉。遂乘之，走抵夾江，其馬湧身而過。旣渡，僵立不進。天明視之，乃廟中泥馬也。先是欽宗年號爲靖康，人謂有十二月立康王之讖。磁州屬漳德府，勝非蔡州人，諡忠靖，字藏一。

### 建中興無計策航海逃生

帝以杜充守建康，自如臨安。金兀朮渡江，入建康，充降。呂頤浩進航海之策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遂奔明州。兀朮陷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海，金人陷明州。遂襲帝於海。帝走温州。兀朮還，帝乃復還越州。明州今寧波府。



### 宗留守固京城表還車駕

開封尹闕李綱言非宗澤不可。乃以澤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京城樓櫓盡廢。盜賊縱橫。澤至。捕誅盜賊。撫循軍民。屢出師挫敵。又招降河東巨寇王善及楊進王再興等。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之。又沿河鱗次爲連珠砦。結河北河東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咸願聽澤節制。澤屢表請車駕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陛下不早日回。則天下何所倚戴。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宗澤宗汝霖義烏人。諡忠簡。

### 汪黃沮抑鬱死。淚滿衣襟。

帝以汪伯彥黃潛善爲尙書左右僕射。二人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時金兵所至。一人皆不上聞。宗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伯彥所抑。發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憾。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 振軍聲。累得勝。張韓吳岳。

張浚爲侍御史。以朱勝非薦。進川陝京湖宣撫使。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勢。全蜀安堵。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後罷歸。金使每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也。會齊劉豫入寇。趙鼎勸帝召浚。帝以浚知樞密院事。浚即日赴江上視師。將士見浚勇氣百倍。金兀朮以書約戰。韓世忠遣麾使王愈等殺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夜遁。浚封魏公。韓世忠延安人。以應募立功。從高宗南渡。平苗傅劉正彥之亂。累遷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金兀朮欲濟江。世忠移師鎮江。謂諸將曰。金山龍王廟。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戒之曰。聞江中鼓聲。急出擊之。果有五騎趨廟。聞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馳去。中一人紅袍玉帶者。則兀朮也。旣而接戰江中。世忠

妻梁夫人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乃擒兀朮之婿龍虎大王。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金人自是不敢渡江矣。後詔世忠屯揚州。世忠駐大儀。以當敵騎。移兵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聶兒孛董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親追至淮。金兵大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後屯楚州十餘年。其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封福國公。後追封蘄王。初。張浚治兵興元。以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材勇。皆用之。玠守和尚原。金將浚立烏魯折合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玠與璘更戰迭休。金人敗遁。浚立方攻箭管嶺。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扭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於是兀朮會諸帥兵進薄和尚原。玠命諸將分番迭射。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待之。敵至伏發。兀朮中二流矢。亟鬻其鬚髯而遁。金自南侵。未常有此敗衄。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乃別營壘於僊人關右之地。曰殺金坪。兀朮撤離喝等帥步騎十萬進攻僊人關。玠以萬人守殺金坪。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與玠會於僊人關。大敗金軍。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乃還據鳳翔。金之不敢者。窺蜀。皆玠弟兄功也。玠拜四州宣撫使。璘以四州宣撫使封新安王。岳飛。湯陰人。靖康初。金人以二帝北去。飛應募。誓以忠義報國。建炎紹興間。大小百戰。未嘗一敗。嘗以八百人破盜王善五十萬於南薰門。以八十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又平湖廣大盜楊么等十數萬。帝賜御書於旗曰精忠岳飛。初爲江淮統制。敗金人於廣德。六戰皆捷。金兵相謂曰。此岳爺軍也。爭降附之。後屢破金兵。收復河南州郡。留大軍於潁昌。自以輕騎駐鄆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會師十萬攻潁昌。又敗。飛追至朱仙鎮。兀朮敗走還汴。時中原盡磁相澤潞管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飛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以奉詔班師。一日奉金字牌十二。乃還。飛追封鄂王。興元。今漢中府。涇原。今平涼府。和尚原。在今寶雞縣西南三十五里。箭管嶺。在今岐山縣東北六十里。仙人關。在鳳縣境內。殺金坪。在今洛陽縣西北。殺金嶺之傍。武階。卽今階州。廣德。今州。屬安慶府。潁昌。今開



封府許州鄆城。今縣屬開封府。朱仙鎮。在今開封府城南四十里。黃龍府。在遼東開原城外。張浚。字德遠。諡忠獻。趙鼎。字元鎮。聞喜人。贈豐國公。諡忠肅。世忠。字良臣。諡忠武。吳玠。字晉卿。隴于人。贈少師。諡武安。吳璘。字唐卿。拜太傅。追封信王。諡武順。岳飛。字鵬舉。官少保。諡武穆。

璜按宋高宗名將。並稱張韓劉岳。今升庵以吳易劉。此或自有去取。然後亦有浚與浚之分。劉亦有光世與錡之別。並附丁南湖論。以資攷訂。南湖曰。宋中興諸將。以張韓岳劉並論。然名並而實不並也。張俊黨檜殺飛。罪不在檜下。光世雖得士卒心。然庸才耳。魏公以厥子。真儒。益見隆重。而挫師枉殺。遺議不少。惟韓岳二公齊休萬古。一無訾議。然予歎武穆之奇禍。而未嘗不羨蘄王之全福也。時有劉錡順昌之捷。亦庶幾焉。劉錡。字信叔。成紀人。諡武穆。

### 苗劉變。遭禁制。不勝疑心。

扈從統志。苗傅。自負世將。有勞王室。以樞密王淵驥遷顯職。心不平。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帝。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傅等伏兵殺淵及履等。帝御樓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遂劫帝傳位皇太子魏國公夷。請隆祐孟太后臨朝。以顯靈寺爲睿聖宮。徙帝居之。張浚呂頤浩韓世忠等會兵討之。傅等憂恐。僕射朱勝非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便是間自反正耳。傅等遂率百官請帝復位。浚等復敗賊將苗翊於臨平。傅正彥夜遁。世忍獲誅之。帝因傅等淵聖皇帝來歸。何以處之之語。因是生疑。故不復有復中原。而迎一聖之心也。詩餘有滿江紅辭。後段云。豈不念。中原蹙。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有何能。逢其欲。此詞足以誅高宗之心矣。

頤浩。字元直。封秦國公。諡忠穆。

### 賊檜歸。決講和。稱臣奉貢。



初秦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及南侵。以爲參謀。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詛訶之者。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旣得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尙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驪息兵。則自檜始。後帝以檜爲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檜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必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許之。然猶以羣臣爲患。擢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劾異議者。由是詔諸路班師。凡有沮和議者。悉罷斥之。以魏良臣爲金國稟請使。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何鑄充報謝進表使。表曰。臣構言。今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旣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皇帝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家。伏望上國早降誓詔。使敝邑永爲憑焉。楚州。今淮安府。漣水軍。今安東縣。唐今唐縣。鄧今鄧州。俱屬南陽府。

### 殺忠良三字獄。匿怨忘親。

樞密副使岳飛。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兀朮遣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乃罷飛奉朝請。又與樞密使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檜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許。號鴟兒。以姦貪屢爲副都統制。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殺。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俊。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鞠之。使憲自認。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子自

其獄成告檜。檜矯詔召飛父子。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中丞何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裏。鑄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傳會成獄。大理卿薛仁輔等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懷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寃。檜曰：「岳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並殺雲與憲。凡訟飛寃者，或黜或死。傳成其獄者，皆進秩。尹氏曰：「賊臣秦檜不足責，高宗若是，亦可謂忘親釋怨者矣。」廣義曰：「用奸臣，殺良將，甘心降虜，而忘父兄母妻之大讎，此高宗素志也。」君子奚獨罪檜哉？何鑄，字伯壽，餘杭人，謚恭敏，万俟卨，晉墨其肩。

### 完顏亮再背盟。吳山立馬。

金主完顏亮，有南侵之意，乃密隱畫工于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大舉入寇，衆號百萬，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吳山在杭州府治東南，吳人憐伍子胥死，立祠其上，又名胥山，上有寺觀，左臨大江，右瞰西湖，爲一郡勝概。

### 賴儒生戰采石。江左苻秦。

金主亮臨采石，誓明日濟江，時劉錡將王權軍潰於昭關，退屯采石。帝以李顯忠代將，命參謀虞允文往蕪湖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數百艘絕江而來，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



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見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來。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知敵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明旦敵果至。復敗之。亮遂焚其龍鳳舟。率軍趨揚州。亮至瓜洲。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懼。遂共殺亮。渡淮北還。顯忠至采石。允文還鎮江。時太尉劉錡病篤。允文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願充曰。逆亮師出建康。賴儒生成功於采石。金亮見弑於瓜洲。而我江左彼苻秦不然。帝無駐蹕之所矣。采石。山名。在今太平府城北。昭關。在今含山縣小峴山西。相傳子胥奔吳。過此。又鎮江北固山。

亦有昭關。此軍潰當在含山。蕪湖。今縣。屬太平府。瓜洲。在揚州府城南四十里。有瓜洲渡。以通鎮江。虞允文。字彬父。仁壽人。封雍國公。謚忠肅。

璜按楊誠齋海騎船賦序云。采石戰艦曰蒙衝。廣而確。曰海輪。輕而駛。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允文伏舟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爲紙船。大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昧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大敗之。

### 明受亡。乏儲嗣。謀庸羣議。

初。苗劉之變。劫帝傳位於太子粵。改元明受。粵尋卒。帝未有後。尙書右僕射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謂太祖後零落可憫。詔選其後。會上虞縣令莫寅亮上書。乞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帝乃選太子。祖後子偁之子伯琮。賜名瑗。更名瑋。進封建王。立以爲皇子。

璜按朝野遺記載。苗劉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自恣耳。春宮未辨菽麥。而張魏公在建業。乃受而殞之在鐵塔下。蓋當時併乳媪掩之云。又云。車駕在維揚。魏公方在臺院。比江都宮中帝有



所御幸。而張浚告變者遽至。矍然驚惕。遂病痿癯。故明受殂後。後宮皆不孕。高廟中年不樂。張忠獻者。亦追歸來望思之怒耳。

得賢能。早付託。亦見公心。

初。岳飛詣資善堂。見皇子瑋。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瑋育宮中。凡三十餘年。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至是立爲皇太子。更名昀。帝尋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壽宮。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宋孝宗承七世開基太祖。

自太宗至高宗。凡九傳。皆太宗之後。高宗無子。乃求太祖後。孝宗。太祖六世孫。秦王德芳之後。秀王偁之子。

傷斷弦。攜漆杖。有志經綸。

帝志圖恢復。留心騎射。嘗射。弩斷。弦傷目。又在宮中。常攜一漆杖。嘗遊後苑。偶忘攜焉。命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緻也。帝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張紫巖再出師。符離阻喪。

邵宏淵李顯忠兩不相能。

建炎初。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婁室大戰於富平。敗績。至是帝以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帝銳意恢復。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且奏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命李顯忠邵宏淵亦獻壽虹縣靈璧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璧。宏淵出泗州趨虹縣。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

靈壁。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乃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顯忠又收金蕭琦於宿州。獲之。復其城。中原震動。金孛撒復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率所部力戰却之。宏淵按兵不動。且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諸將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可盡。河南指日可復。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嘆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張浚漢州綿竹人。紫巖。綿竹縣山名。縣治南有紫巖書院。爲浚讀書之所。時稱浚爲紫巖相公。紫巖山在縣西北三十里。綿水出於此。符離。今鳳陽府宿州。富平。今縣。屬西安府。虹縣靈壁。今俱屬鳳陽府。

### 湯思退劾忠脅和諭敵。

湯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之恩。檜病篤。召思退屬以後事。贈黃金千兩。思退以爲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非檜黨。信任之。令權參知政事。思退益堅和議。後罷歸。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用思退。以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詔遣盧仲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命許之。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定書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四州。三欲歲幣金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思退請遣王之望如金師議和。許割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張浚上疏曰。自秦檜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竊爲陛下憂之。浚又言請幸建康。以圖進兵。尋詔浚視師江淮。思退諷右正言尹穡劾浚。判福州。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思退奏遣魏杞復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思退猶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渡淮。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攻陷楚州。後杞至金。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罷兵分成。正敵國禮而還。海泗。今淮

安海州鳳陽泗州清河口。今淮安清河縣。

滿朝中皆婦女。歎殺豪英。

兵部侍郎胡銓言。金不可和。倘乾綱獨斷。追回使者。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食足兵。無書名之耻。無事大之辱。無拜之屈。書曰。毋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德壽宮親奉養。極其孝順。

上皇居德壽宮二十六年。帝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終喪二年。力行古禮。羣臣屢請遵易月之令。不從。

南北和。臣改姪。保境安民。

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伴屬皆拜來使。至是始稱帝爲宋皇帝。正爲叔姪之國。易歲貢爲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時。帝銳意恢復。值金主賢明仁恕。無可乘之釁。南北講好。與民休息焉。

宋光宗惑李后。婦原將種。

孝宗傳位於太子惇。惇卽位。是爲光宗。尊孝宗爲壽皇聖帝。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生嘉王擴。妃性妬悍。常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擇。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救。后怨之。皇甫坦。夾江人。

重華宮。一二載。不見嚴親。



時壽皇居重華宮。帝惑於李后之言，久不往朝。紹熙三年一月，帝疾稍平，詣重華宮起居。四年重陽節，以疾不過宮。羣臣連疏乞請，不聽。給事謝深甫極諫，帝感悟，輒命駕往朝重華宮。百官班立以俟。帝已出至御屏，李后挽帝回，曰：「天寒，官家且進一杯酒。」百僚侍衛皆失色。中書舍人陳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隨至御屏後，李后叱之曰：「這裏甚去處？」秀才要砍頭耶。竟傳旨還內。壽皇怏怏，一日登朝堂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鬪，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爾枉自叫，悽然不樂，自此漫不豫。」傅良字君舉，端安人。學者稱止齋先生。諡文節。

### 宮人手煮成羹，齋壇告變。

### 宦官言搬出禍，感病傷心。

初，帝遠豫。壽皇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盒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帝聞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節。翌日，合祭天地。丙夜將臨，星月尚皎，方入大次服袞冕，始搢大圭，烈風倏起，霹靂一聲，燎火御帳皆仆。在位者辟易，上亦驚僵，而雨電交擊，黃壇燭盡滅，衆皆暗中自救。莫能措手。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稍霽則已曙，不能成禮而罷。聖體遂苦風眩。一時策命宰臣望祀，車駕亟歸療病。一書云貴妃張氏。

### 躬定策立寧宗，太皇太后。

壽皇崩，光宗稱疾不出，丞相留正與樞密趙汝愚議，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太后，壽皇之母，請攝行祭禮。於是尊太后爲太皇太后，正復率宰執入奏，請建太子，御

批云甚好。明日同旨擬以進。是夕御箭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遠閑。正大懼。逃去。人心益搖。會光宗臨朝。忽仆於地。汝愚與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謀白內禪於太皇太后。適與知閣門事韓侂胄定計。侂胄因所善內侍省關禮具告之。禮入見太后泣請許之。時嘉王謁告不入。臨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嘉王爲太子。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諭旨。扶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是爲寧宗。留是字仲至。葉適字正則。永嘉人。學者號水心先生。汝愚字子直。餘干人。追封沂公。謚忠定。侂。音託。

### 韓侂胄弄國柄。貶竄宗臣。

韓侂胄。皇后季父也。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言功。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遂謀去汝愚。以京鏜與汝愚有隙。引居政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祕書監李流。嘗有怨於汝愚。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位。遂罷汝愚。出知福州。中丞謝深甫等又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旣罷免。乞令奉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侂胄尤必欲寘汝愚於死。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爲徒。謀爲不軌。因條奏其十不遜。復竄汝愚於永州。汝愚至衡州。衛守錢整承侂胄密諭。容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冤之。

### 用內批。禁僞學。驅除正士。

初。韓侂胄謀去趙汝愚。問計於知閣事劉攽。攽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復用內批。以其黨劉德秀爲御史。由是

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侍講朱熹。因進講畢。極言陛下卽位未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矣。侂胄大怒。以內批罷熹。自程頤程頤傳孔孟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熹門人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由是善類皆不自安。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司業汪達辨之亦被斥。以學士葉翥知貢舉。熹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胡絃與熹有隙。爲疏草授御史沈繼祖。誣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篋鼓後進。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尋以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僞學之籍。於是得<sub>非</sub>著籍者。趙汝愚劉正周必大王蘭四人爲之首。朱熹彭龜年汪達蔡元定呂祖泰等凡五十九人。道州。今屬永州府。綿州。今屬成都府。朱熹父松。字喬年。婺源人。熹字元晦。居崇安。扁讀書室曰紫陽書堂。復築室建陽。號雲谷老人。其草堂曰晦菴。自號曰晦翁。晚居考亭精舍。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遜翁。封徽國公。諡曰文。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學者稱西山先生。諡文節。必大。字洪通。吉水人。諡文節。龜年。清江人。諡忠肅。

### 衆讒詔。繩附羶。犬吠雞鳴。

侂胄封平原郡王。加太傅太師。時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其門。羣小滿朝。競爲讒詔。如許及之。由寶尙書屈膝。執政陳自強之稱恩主恩父。陳松獻妾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曰。欲使賤名嘗達鈞聽耳。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亦得預聞國政。侂胄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侂胄以遺四人。其十人亦欲得北珠冠。知臨安府趙師魯。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噪叢薄。視之乃師魯也。侂胄



大笑。聞者鄙之。顧氏曰：小人附韓氏以求美官，種種然若蒼蠅之觸曉窗。

### 歡樂極。悲哀來。朝堂生故。

顧氏曰：邊鄙告寧，則朝堂生故。不至於極敗大壞不已。

### 伐金詔。思立着。蓋世功名。

時金爲北鄙阻蹶等部所擾，兵連禍結，國勢日弱，有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乃降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陵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帥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

### 蜀吳曦。獻地圖。通金背叛。

吳曦，璘孫瑛子也。時爲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圖帥蜀。侂胄許之，以爲興州都統制。曦至興州，謫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會侂胄定議伐金，乃命曦練兵西蜀，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曦副之。曦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因持重按兵河池，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人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因命完顏綱經略之。曦陰遣人送款於綱，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爲報。曦盡出以附仔，綱乃以金主環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遣任辛奉

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興州。今漢中府沔縣。階。今州。成。今縣。和。今西和縣。俱屬鞏昌府。鳳。今鳳縣。屬漢中府。秦隴。今秦州隴西縣。興元。今漢中府。

### 賴安丙誅逆黨克復階成

吳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曦卽興州爲行宮。自稱蜀王。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丙度不能脫。乃陽與而陰圖之。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丙屬眉州人。陳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曾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等。謀誅曦。欲奉丙主事。巨源往與約。遂定計。好義等突入僞宮。大呼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丙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卽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於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撫定城中。盡收曦黨殺之。傳首臨安。衆推丙權四州宣撫使。巨源好義謂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爲蜀要害。蓋乘勢復取之。丙乃分遣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合江。今縣。屬瀘州。眉州。今四川直隸州。大散關。在今寶雞縣南五十二里。通褒斜大路。

### 安豐破江淮驕追求首禍

侂胄以諸路兵伐金。招撫使郭倪攻宿州。大敗。副使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潰。金僕散揆遂分兵九道南下。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悉衆屯花醫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官軍不虞其至。潰走。揆遂奪穎口。陷安豐軍。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眞揚諸州之衝。乃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江表大震。金紇石烈子仁復陷濬州。入眞州。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淮西鎮縣。皆沒於金。侂胄以師出屢敗。諭督視江淮軍馬丘密遣劉祐持書幣議和於揆。揆曰。稱

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審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且等所爲。今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且豈敢專擅。文還。侂胄復使方信儒如金議和。金復書曰。若能稱臣。卽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並犒師銀。方可。信儒還報。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一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儒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貶信儒官。復遣右司郎中王楬如金。安豐。今鳳陽府壽州。唐州。今山西平陽府。蔡州。今汝寧新蔡縣。和州。今江南直隸州。滁州。今屬廬州府。六合。今縣。屬江寧府。

### 本希榮反重辱函首胡庭

### 史彌遠誅侂胄結交楊后

自興兵以來。公私力屈。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亦怨侂胄初不欲立己。使皇子榮王儼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彌遠共圖之。彌遠自懷中出御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震以兵擁至玉津園。殛殺之。遣使卽韶州誅蘇師且。後王柎還。持金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詔百官議。尙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遂以侂胄及師且之首。付柎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柎以首至金。金主環懸二首。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乃命罷兵。侂胄既誅。彌遠遂擅權用事。楊后內專國政。彌遠表裏相結。權勢熏灼。宰執待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

### 使心機壞家法易置儲君

帝太子詢卒。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教育宮中。於是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初。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璠之子與苕母全氏。家於山陰。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告還



鄉秋試。彌遠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乃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俱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客，具雞黍，甚肅。二子侍立，天錫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天錫憶彌遠言，及還臨安，告之。彌遠使天錫密諭保長，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立爲沂王後。時楊后專政，彌遠擅權，皇子公司不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思以處竈，而竈不知。一日與國子學錄鄭清之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人於君之耳，一泄則族矣。清之許之，彌遠日媒孽竈之失，言於帝，觀帝廢竈立貴誠，而帝不悟。慶元，今寧波府。

### 元太祖起幽燕中原膽碎。

蒙古奇渥溫鐵木真，金授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至是兵勢浸強，稱帝於斡難河，是爲元太祖。時金主衛王永濟卽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鐵木真問曰：「新君爲誰，使者曰：衛王也。」鐵木真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遂與金絕。數侵掠金西北地境，其勢大盛。金人皇皇，蒙古遂取金西京及恆撫州，復遣其子窩闊台等，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西北諸州，皆降蒙古，未幾，陷金燕京。

### 金宣宗渡淮水殺氣憑陵。

金胡沙虎弒其主永濟，而立昇王珣，是爲宣宗。時宋以金有蒙古之難，遂與金絕，罷金歲幣。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尤虎高琪復勸侵宋，以廣疆土。金主遂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盱眙，今縣，屬鳳陽府。樊城，在今襄陽府城北，與襄陽對峙。棗陽光化，今二縣。

俱屬襄陽府

### 宋理宗沂王子中宮策立

寧宗疾篤，史彌遠矯詔以貴誠爲皇子，改名昀。寧宗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拜泣曰：內外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遂卽位。尊楊后曰皇太后，垂簾專聽政。  
沂王名柄，孝宗孫。昀音鈞。

### 害濟王貪聚斂委政奸臣

帝旣卽位，封竑爲濟王，出居湖州。史彌遠忌之，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人往視之。天錫至，逼竑縊於州治，以疾薨。聞人以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彌遠遂專任儉王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己，悉委政彌遠，拜太師左丞相，封會稽郡王。後帝以諸路用兵，國用不足，遂務爲聚斂，而民生蹙，國勢傾矣。

### 焚楚州寇揚州李全作亂

### 賴兩趙奮兵擊收復淮城

初，金灘州李全起兵於金爲亂，率衆來歸，以功遷京東河北鎮撫副使，驕暴難制，潛蓄異心。朝廷以許國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楚州。國至鎮，痛抑北軍，全自青州來謁，國端坐受拜，全大怒。旣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更折節爲禮，國大喜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遣劉慶福還楚作亂，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

流血蔽面而走。亂兵害其家。兩司積蓄。盡爲賊有。明日國縊於途。朝廷不問。後全爲蒙古圍於青州。遂降蒙古。朝廷改楚州爲淮安軍。全自青州復入淮安。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陰以貨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遺餉不絕。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狗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全乃徑擣鹽城入據之。時朝廷以趙方之子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通判攝州事趙璠夫。亟逐趙范於鎮江。范亦刻日約葵。葵帥軍赴之。時全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江其可渡耶。旣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遂悉衆寇揚州。至灣頭。據運河之衝。宗雄武獻策於全曰。城中素無薪。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列砦圍三城。以持久困官軍。全張蓋奏樂於平山堂。布置築圍。范葵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果喜。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賊欲走入土城。官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盪之。全趨新塘。新塘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葵軍追及。奮長劍亂刺之。全死。餘黨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爲主。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葵復帥步騎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淮安五城俱破。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剿擊。焚其水柵。賊始懼。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也。遂絕淮而去。其黨卽遣馮培等納款軍門。淮安始平。濰州。今登州府濰縣。通泰二州。屬揚州府。鹽城。今縣。屬淮安府。灣頭。卽茱萸灣。在揚州城東北九里。平山堂。在蜀岡上。宋郡守歐陽修建。趙范。字武仲。衡山人。楊氏名妙真。

### 仗胡馬掃邊塵謀吞西夏

宋寶慶三年。蒙古鐵木眞伐夏。盡克夏城邑。夏主覲出降。遂繫以歸。而西夏亡。

### 孟無菴身百戰併力平金



以孟宗政子珙爲京西兵馬鈐轄。蒙古遣王楸來京。湖議夾攻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讎之舉。帝命嵩之報使許之。時蒙古攻汴。金主守緒出奔河北。復由歸德走蔡州。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楸至襄陽。約攻蔡州。嵩之命珙等帥師赴之。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薄城。柔中流矢如蝟。珙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卽汝河。珙鑿隄。潭決入汝水。寔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河。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金尙書右丞完顏忽斜虎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軍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日夕禦戰。珙下令脚枚。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萬衆競登。大戰城上。金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迎降。乃四面夾攻。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西開。珙招塔察兒等之師以入。金主自縊。諸將舉火焚之。珙乃與塔察兒分其骨以還。金遂亡。珙凡身親百戰。以致平金。其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自號無菴居士。拜寧武節度使。封漢東公。及卒。諡忠襄。柴潭。在汝寧府城外。孟珙。字璞玉。棗陽人。

### 纔滅金先敗盟元兵又至。

時南北盟好已定。趙范趙葵欲因滅金之後。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收復三京之議。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范不聽。帝復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葵將楊誼等帥兵入洛陽。蒙古聞之。引兵南下。至洛陽。誼軍潰。葵子才皆棄汴而歸。蒙古使王楸來言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後蒙古改國號曰大元。

### 據西湖一洼水。怎濟蒼生。

是時川蜀襄漢之地。無歲不干戈。瘡痍滿目。元已盡有西北中原。宋止據江浙一隅。宋亡之勢。於此已成。西湖。在杭州府城西。周回三十里。洼深水也。又曲也。

# 史嵩之毒賓僚每遭堂食

史嵩之久在相位，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時以終喪去位，元者舊德，次第收召，杜範入相，八十日而卒。範延徐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丞相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左司諫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而腫疾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飭者。初，嵩之從子環卿嘗上書諫嵩之，言甚切至，居無何，環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 丁大全逐宰相夜調臺兵

時帝年寢高，閹貴妃專寵，頗預國政。右司諫丁大全，詔事內嬖，竊弄威福。右丞相董槐，惡其爲人，大全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己，乃日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大駭。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

# 表章着諸大儒關閩濂洛

周敦頤，道州營道人，博學力行，得孔孟之本原。神宗朝，歷知南康軍，築室於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潞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程顥，河南人，敦頤爲南安司理時，父响爲通判使，顥與弟頤往受業，得聞道於敦頤。神宗召寫宗正寺丞，未至而卒。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頤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著易春秋傳，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平主誨人不倦，故學者多出其門。哲宗時累官至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學者稱爲伊川先生。張載，長安人，少喜談兵，又訪釋老，知無

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顥論道學之要。渙然自得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神宗以爲崇文院校書。尋辭歸。與諸生講學。每告以變化氣質之道。其學以易爲宗。後召同知太常禮院卒。載學古力行。爲關中人士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南劍將樂人楊時。聞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遂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及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顥於洛。後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號曰龜山先生。高宗時爲侍郎兼侍講。時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而伊洛之學始入於閩。後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南劍羅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曰。不至此。幾虛度一生矣。延平李侗。又學於從彥。得伊洛之正。徽州婺源朱熹。初爲泉州同安主簿。罷歸。從侗學焉。其學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爲主。築室武夷山下。四方道學之士。從之者如市。學者稱爲晦菴先生。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歷仕高孝光寧。官至祕閣修撰卒。至是帝表章先哲。追崇大儒。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遂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鄂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熹徽國公。營道。山名。營水出焉。在永州府道州。南康軍。今江西南康府。蓮花峯。在廬山。潞江。一名潞浦。在九江府濂溪。在道州。今九江府城南有溪。亦名濂溪。南劍。今延平府。婺源。今縣。屬徽州府。同安。今縣。屬泉州府。武彥山。在建寧府崇安縣。有神降此。自稱武彥君。列仙傳。錢鏐二子。長曰武次曰奪。敦頤。字茂叔。追封道國公。諡曰元。程顥父响。字伯溫。洛陽人。顥字伯淳。諡曰純。顥字正叔。諡曰正。張載。字子厚。郾人。諡曰明。楊時。字中立。諡文靖。從彥。字仲素。木沙縣人。徙家陽平。學者稱豫章先生。諡文貞。李侗。字愿中。世稱延平先生。諡文靖。

### 朱紫陽繼春秋綱目書成

神宗元豐七年。司馬光作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戊寅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周恭帝己未。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至孝宗隆興八年。朱熹因之。作通鑑綱目。做春秋大書以爲之綱。三傳分註。



以爲之目。凡五十九卷。至是帝詔經筵兼進講通鑑綱目。並詔以通鑑綱目送國子監刊進。春秋三傳。左邱明爲魯太史。受經於仲尼。爲經作傳爲左傳。公羊受經於子夏。爲公羊傳。穀梁亦受經於子夏。爲穀梁傳。邱明。魯人。公羊名高。齊人。穀梁名淑。字元始。一名赤。魯人。

### 賈似道把朝權通降誤國

賈似道。賈貴妃弟也。恃寵不檢。帝以貴妃故。累遷至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時蒙古主入寇。忽必烈將兵渡淮。尋帥衆渡江。圍鄂州。中外大震。帝拜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以援鄂。蒙古攻城甚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蒙古主蒙哥卒於台州城下。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躡急流走鄂。以計聞。忽必烈亦聞阿藍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乃急圖解歸。襲位。適似道再遣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闔。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兀良合台亦解潭州圍。引兵趨湖北。傑旺作浮橋於新生磯。兀良合台亦至。傑等濟師北還。似道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乃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加少師。封衛國公。似道於是權傾中外矣。乃令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利也。會忽必烈既立。欲來修好。乃以學士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於眞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卒至元兵大舉。國至於亡。

### 賈公田立國會害殺生靈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賈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請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

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貴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數。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良貴提領。初買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價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浙西六處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租之時。田畝或少或瘠。佃人或貧或頑。凡有不足。悉取價於田主。於是六郡之人。莫不破家失業矣。自寧宗之世。會子壅滯。物價踴甚。至是似道以物貴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於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 宋度宗不知機仍尊師相。

度宗名禛。榮王與芮之子。理宗崩即位。帝以似道有定策功。加太師。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

### 觀襄樊如草芥棄與他人。

蒙古主謀入寇。命阿朮與劉整經略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遂城其地。又造船五千艘。日習水軍。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又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爲一字城。聯互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尋圍樊城。遂城鹿門。襄樊之圍日急。而賈似道或累月不朝。有用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詎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襄樊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劄。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知襄陽府呂文煥。植木江中。鑊以鐵繩。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繩。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

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等死之。襄陽亦久困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每告急於朝。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卒無援襄之意。至是蒙古阿里海涯至城下。招諭文煥。文煥遂以襄陽叛。襄樊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虎頭山。在襄陽府西南八里。白河。在府城東北。萬山。在府城西一十里。百丈山。在府城南三十里。峴山。在府城南七里。鹿門山。在府城東南三十里。

### 半閒堂鬪蟋蟀蕪湖潰敗

初。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博徒縱博。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時蒙古改國號曰元。阿朮自襄樊既下。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元主乃下詔數似道背盟拘使之罪。命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朮呂文煥劉整等大舉入寇。漢陽鄂州黃州江州安慶。皆降於元。朝廷大懼。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然畏劉整。不敢發。會整死於無爲軍。似道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舻相銜百餘里。由新安池口以進。次於蕪湖。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伯顏答書曰。欲和則來面議。似道不答。乃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互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阿朮以划船數千乘風直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譴曰。步帥遁矣。軍遂亂。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犄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葛嶺。在杭州府武林山。葛洪曾居此。無爲軍。今廬州府無爲州。新安。今徽州府。池口。卽池州府貴池。丁家洲。在今銅陵縣東北二十里。魯港。卽魯明江。在蕪湖縣西南三十里。



### 木綿菴遭鄭虎結子收成

樞密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諡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謝氏不許止罷平章都督府臺諫皆疏乞誅之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復詔徙於建寧府御史孫燦叟等又疏劾之乃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尙數十人虎臣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月中窘辱備至及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恨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廟上拉其胸殺之後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初似道嘗齋雲水千人有一道士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辭之道士堅求不去於門側齋焉覆其鉢於案衆舉之不動似道自往舉之有詩云得好休時即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果有木綿之驗虎臣字廷翰福安人

### 熈宗正昺軟靡靡弟兄三個

熈宗昺皆度宗子也度宗崩次子熈立是爲恭帝熈北狩庶兄益王昞立是爲端宗昞崩弟昺立是爲帝昺

### 人心離天命去閩廣飄零

元伯顏入臨安執恭帝北行熈母楊淑妃與其弟楊亮節負帝與廣王昺如溫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昞即位於福州封昺爲衛王元分道寇閩廣世傑等奉帝航海至泉州復走潮州惠州崩於嶺南之礪州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一子尙在乃奉昺於礪州即位又遷舟廣州新會之厓山礪州在今廣東高州府吳川縣南一百四十里屹立海中乃雷化犬牙處厓山在今新會縣南八十里海內延袤八十餘里山巔有元將張弘範紀功刻石

錢塘潮偏生的。三日不至。

錢塘江潮。每日夜二至。至是元兵分駐江沙上。杭人多幸之。而錢塘潮汐三日不至。錢塘。今縣屬杭州府。其江在府城東南錢塘門外。源發自徽州。曲折而東以入海。故名浙江。每歲八月十八日。杭人競出觀潮。善泗者。沂濤出沒。謂之弄潮。

兩大星。中天鬪。南者先沉。

恭帝德祐元年。有二星鬪於中天。一星隕。帝時有大星南流。隕海中。小星千餘隨之。

李潭州守孤城。合門受刃。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恭帝以芾知潭州。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日以忠義勸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元阿里海涯督戰益急。決湟水以樹梯衝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元兵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合家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乃取酒飲家人盡醉。徧刃之。芾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刎。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湘陰益陽二縣。俱屬長沙府。湟水。在今桂陽州。熊湘閣。在長沙府城內。

徐太學同男女。焚死梯雲。

太學生徐應鑣。與其子琦松女元娘。登經德齋梯雲樓。縱火自焚。作詩曰。二男并一女。從我上梯雲。學僕覺之。滅火。應鑣遂與二男一女俱赴井死。應鑣。江山人。諡正節先生。

### 元伯顏下江南三川席捲。

初元以伯顏總諸道兵直下江南所在迎降恭帝遣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遂入臨安。

### 半逃城半獻册趙氏無人。

初伯顏南下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張宴然以鄂州降陳奕以黃州降呂師夔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慶降池守王起元棄城遁都統張林以池州降及似道之師潰於蕪湖江上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軍俱降行宮留守趙潛棄建康而遁都統徐旺榮迎降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王良臣等以城降元兵既近臨安戒嚴樞密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爲之蕭然太皇太后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工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然亦不能禁也。

### 李庭芝張世傑鐵心不改。

初元兵東下所過迎降制置使兼知揚州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元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人人感激自奮阿朮築長圍困之城內食盡死者枕籍而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乃議深入徑趨臨安及臨安陷元以恭帝北行至瓜州庭芝與守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乃將兵夜擣瓜州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卒不克而止阿朮以太皇太后詔賜庭芝曰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尙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阿朮復遣使持元主詔招之庭芝閉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陣上會福州使至端宗召庭芝爲右丞相才爲保康軍承宣使庭芝乃命制置朱煥守揚而自與才將兵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帥兵追庭芝及之庭芝走入泰州會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守將孫貴



等開北門納元兵。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才俱被執。阿朮皆殺之。張世傑初屯郢州，及詔勤王，乃將兵入衛。伯顏進次皋亭山，右丞相陳宜中等、白太后遣使迎降。世傑與文天祥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世傑以不戰而降，遂去至定海。及二王走溫州，召之。世傑以所部兵來，遂入閩，奉益王即位。以世傑爲樞密副使。元軍寇閩，世傑奉帝航於海。及元將劉深襲帝於湖州之淺灣，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復遷礪州，及帝崩，世傑與陸秀夫復奉衛王即位。而厓山在新會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元都元帥張弘範由潮陽港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埃將，知帝所在，乃至厓山。世傑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艙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弘範由山東轉南入大洋，世傑力戰禦之。世傑有甥韓在元軍，弘範三使韓招之。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弘範乃四分其軍，令李恆乘早潮攻其北。世傑殊死戰，至午潮上，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遂大潰。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將趨占城，土豪彊之還廣東，乃回舟巒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若天不欲我存趙氏，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保康軍，今鄞陽府保康縣，臯亭山，在杭州城東北。定海，今縣屬寧波府。占城，即占城國。海陵山，在肇慶府陽江縣西南七十里大海中。庭芝，字祥甫，先汴人，後徙隨之應山縣。世傑，范陽人。

### 陳文龍謝枋得義骨芳馨。

元兵入閩，知興化軍陳文龍，發民固守。阿刺罕遣使招之。文龍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於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不屈。械送杭州，不食死。元呂師夔徇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戰，敗績。棄家變姓名，奔建陽之唐石山。元人入信州，執枋得之妻李氏，及二子一女。李氏不屈死。二子熙之定之。

得還。母夫人以老得免。後元使侍御史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母在耳。先妣已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卒不行。時枋得設卜肆於建陽驛傍。福建參政魏天祐朝京。佯召枋得入城卜易。逼以北行。枋得知不可免。卽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及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地。不食五日死。文龍莆田人。枋得字君直。弋陽人。世稱疊山先生。諡文節。年三十。與文天祥同榜。

### 陸秀夫義不辱負君投海

時播越海濱。簽書樞密陸秀夫。獨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間。凄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至是張世傑與元人戰於厓山。軍潰。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衆。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楊太后聞帝崩。大慟曰。我忍死開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秀夫字君實。鹽城人。年十九。與天祥同榜。

### 文天祥歌正氣柴市成仁

初。理宗拔文天祥進士第一。度宗時官直學士。以與賈似道不合罷之。後爲江西提刑。聞勤王之詔。將兵赴闕。恭帝遣楊應奎請降於元。應奎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往元軍。伯顏顧其舉動不常。留之軍中。遣隨祈請使北行。天祥自鎮江亡入眞州。遂由通州浮海如溫州。以求二王。端宗卽位。天祥至行都。以爲樞密使。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敗元軍於零都。復吉贛諸縣。進圍贛州。元李恆遣兵援贛。而自將襲天祥於興國。天祥潰走循州。收兵出海豐縣。復次麗江浦。衛王卽位。加天祥少保信國公。天祥屯潮陽。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元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執被。至潮陽。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

範不許。及厓山破，弘範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曰：「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況敢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元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欲殺之。元主不可，乃囚於獄。作正氣歌，略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哭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何足論。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已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會元至元十九年，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匿名書，言某日燒箕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元主疑丞相爲天祥，遂撤箕城葦，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乃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面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 零都興國，今縣，俱屬贛州府。吉，今吉安府。海豐，今縣，屬惠州府。麗江浦，在海豐縣。潮陽，今潮州府。中山，今西安府涇陽縣。天祥，字履善，號文山，廬陵人。又字宋瑞，小字從龍。

### 三百載宋朝君一十八帝。

宋自太祖至帝昺，凡一十八帝，共三百一十七年。



夏遼金將世界碎扯零分。

夏據興州之地。遼據幽燕。金滅遼侵宋。盡有西北中原。

一汴國。二杭州。三閩。四廣。

初。陳搏嘗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之說。至是果驗。北宋都汴。南宋高宗都杭。端宗帝昺至閩廣而亡。

被金元欺負殺稱子稱臣。

南渡以後。金始終以和議愚宋。宋始終以和議自愚。高宗稱臣奉貢於金。至孝宗改臣爲姪。理宗時金滅元興。度宗諸帝則無日不遣使稱臣於元矣。

到底是鄙夫心。患得患失。

太祖奪天下於小兒。得之不正。太宗得天下於其兄。不遵遺命。而令弟姪不得其死。南宋康王擁師濟州。而不入援君父之難。匿怨忘親。而無恢復中原之志。此皆患得患失之心也。

殺不辜。行不義。昧了神明。

太宗之殺德昭。高宗之殺岳飛。不辜甚矣。太宗急於改元。薄於待嫂。高宗忘不共之仇。爲稱臣之計。又不義甚矣。

佯孝順。假慈悲。瞞人不過。

太宗同保富貴。以安嫂后之心。抱哭癡兒。以箝衆議之口。高宗每節遙拜二帝。遣使通問。而卒無迎還之意。止求太后之歸。此皆其佯孝順假慈悲者也。

比三皇方五帝索費評論。

顧氏曰：宋以忠厚廉恥是矣。而懦弱不振。由此以興。亦由此以亡。法則是。人則非也。能起敝以維風。更化以善治。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矣。

遼國主姓耶律契丹胡種。

阿保機大唐末建國黃龍。

遼主姓耶律氏。名億。字阿保機。契丹迭刺奇霞瀨益石鄉耶律彌里人。父撒刺的。是爲德祖。唐照宣帝天祐四年。始建國。阿保機見黃龍在其巖屋上。連發二矢。磴之。後太子德光於地置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至德光立。始改國號曰遼。一書耶律氏名。阿保機。建國之年更名億。又五代史。以扶餘爲黃龍府。建昇天殿。

取渤海占中原河東九郡。

初。契丹痕德堇可汗立。授阿保機大迭烈夷离堇。將兵伐河東。遂取九郡。後征渤海大靺鞨。拔扶餘城。遇靺鞨老相兵。破之。圍忽汗城。靺鞨降。改渤海國爲東丹。渤海。卽前遼東地。唐爲渤海郡。契丹爲東京。卽今奉天府。海之傍出者爲渤。遼東延袤二千里。其南皆臨渤海。

西流沙北大漠萬里咸賓。

阿保機北攻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東自海西至於流沙。北絕大漠。諸夷畏服。信威萬里。

統諸國自稱尊天皇帝。

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推一人爲王。以號令諸部。三年一代。及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不肯受代。乃帥種落居古漢城。別自爲部。後擊滅七部。諸夷咸服。乃自稱皇帝。改元神冊。國人稱爲天皇王。後廟號太祖。

### 子人皇。妻地后。大度寬洪。

立妻述律氏爲后。國人稱爲地皇。后命長子突欲鎮東丹國。號人皇王。阿保機有君人之度。仁民愛物。有罪者多貸其死。

### 遼太宗。名德光。平欺石晉。

阿保機卒。述律后愛中子德光。乃立爲天皇王。是爲太宗。晉主石敬瑭借兵滅唐。德光立敬瑭爲帝。敬瑭奉表稱臣。尊德光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小不如意。輒加責讓。敬瑭事之。曾無倦意。

### 占中原。稱皇帝。氣象崢嶸。

晉主重貴。稱孫而不稱臣。德光遣使責讓。侍衛都指揮使景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德光遂屢寇中原。卒入大梁。執晉主重貴而滅晉。乃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德光乃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

### 打草穀。盜繁興。思還故土。

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食。德光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又遣使括借士民錢。由是內外



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滄陽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遼守兵。陝晉潞州，皆殺其使者，降於劉智遠。德光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謂晉百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暫至上國省太后，乃發大梁，盡載府庫之寶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憾矣。』」滄陽，今彰德府磁州。

### 殺胡林鹽載了也。算南征。

德光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狎。臨城，今縣，屬眞定府。

### 趙延壽入恆州，權知國事。

趙延壽初爲後唐主從珂樞密使，及遼以石敬瑭南下，破唐兵於團栢，延壽遂入遼，爲樞密使兼政事令。延壽勸德光攻晉，德光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延壽信之，爲盡力。後下貝州，授魏博等州節度使，封燕王。及德光入汴，負約，延壽怏怏，乞爲皇太子。德光曰：「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時遼以恆州爲中京，乃以延壽爲中京留守，及德光卒，延壽卽日入恆州，自稱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恆州，今眞定府團栢，今行唐縣栢山，貝州，今廣平府清河縣。

### 遼世宗鎖小醜，自立爲尊。

初，趙延壽入恆州，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以兵繼入，契丹諸將密議，奉以爲主。延壽不知，兀欲召延壽及張礪等飲，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良久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以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耶？」乃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德光遺制，自卽皇帝位。

### 囚祖母木葉山輕賢傲士。

述律后兀欲祖母也。兀際以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太后之命，內不自安，乃勒兵北歸。述律后聞兀欲自立，大怒，以第三子太弟李胡率兵拒之，兵敗，兀欲囚述律后於阿保機。慕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服。諸部數叛，木葉山在廣寧中屯衛東三十里，阿保機葬於此。

### 殺親叔貪酒色無暇南侵。

李胡突欲之弟，兀欲親叔也。李胡戰敗，自如兀欲軍議和，乃趨上京，有告李胡與太后復有異謀者，乃徙之祖州。兀欲以後宮教坊自隨，荒於酒色，國人多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侵。璜按兀欲一叔李胡牙里果，兀欲未有殺之之事，惟兄天德謀反伏誅，疑叔字有悞，不然則殺字悞也。又按李胡為穆宗所殺，穆宗李胡之姪，或悞入此。

### 任麻答守鎮州恣為酷虐。

初，兀欲北歸，以麻答為中京留守。麻答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披面抉目焚炙而殺之，損漢兵食以餉北兵，衆心憤怨。恆州將何福進等與鎮州民共逐之。麻答遼主從弟名。

### 馬不嘶星月蝕諸部睽攜。

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其攻邢州，馬不甚嘶鳴，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大懼引還。會北漢主伐周，兀欲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諸部皆不欲南，強之乃行。內邱今縣屬順德府。

### 燕述軋起謀心弒君奪位。

兀欲行至新丹。燕王述軌作亂。弑兀欲而自立。按五代史。弑兀欲者名察割。

### 遼穆宗名述律。討罪除凶。

述軌弑逆。太宗長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討殺述軌。立述律爲帝。是爲穆宗。

### 喪瀛莫與周家睡王當國。

周世宗征遼。都虞侯韓通。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壤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世宗直趨遼境。遼寧州刺史王洪降。進至獨流口。泝流而西。至益津關。守將終廷揮降。乃登陸而西。都部署趙匡胤先至瓦橋關。莫州刺史劉楚信。瀛州刺史高彥暉。皆舉城降。遼喪關南之地。述律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滄州。今屬河間府。乾寧軍。今河間府青縣。瀛州。即河間府。莫州。即任邱縣。寧州。屬慶陽府。瓦橋關。在今保定府雄縣。

### 獵禽多貪飲宴。遇弑庖人。

述律耽酒好畋獵。嗜殺不已。嘗以虞人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刑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畋於懷州。獲熊歡飲。夜分。近侍小哥。盪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弑之。懷州。今懷慶府河內縣。

### 遼景宗。嬰風疾。中宮決事。

世宗次子耶律賢聞述律被弑。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是爲景宗。以蕭守興爲尙書令。納其女燕燕爲后。賢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



任休哥爲于越攻戰如神。

賢以耶律休哥爲于越。休哥智略宏遠。科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士卒樂爲之用。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

援北漢歸使人南朝通好。

時宋屢伐北漢主劉繼元。賢遣耶律沙將兵援之。後復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歸言晉陽多梗。而繼元無輔。賢乃盡索前所拘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歸之。俾輔繼元。又令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宋太祖許之。賢乃遣使詣宋。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於宋。無妄侵伐。雄州今縣。屬保定府。

高粱河大得采。結怨於心。

宋太宗滅北漢。乘勝伐遼。遂圍幽州。賢遣耶律休哥救之。時宋與耶律沙大戰於高粱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宋大敗。太宗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太宗走免。南北之好遂絕。高粱河在今良鄉界內。

遼聖宗十二載。權歸母后。

景宗卒。長子梁王隆緒立。年十二。是爲聖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

下高麗。戰河北。與宋和平。

高麗康肇。弑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弑君。大逆也。宜問其罪。乃舉兵伐高麗。軍渡鴨綠江。肇戰敗。退保銅州。遼耶律敵魯進擊。擒肇。銅霍貴寧等州皆降。蕭排押

等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隆緒復同太后侵宋，進寇澶州。宋真宗自將渡河禦之，遣曹利用請和，以太后爲叔母，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遼卽遣閣門使丁振報聘而還，自是南北弭兵。

高麗，今朝鮮國，鴨綠江，在國城西，北入海。銅州，在海州衛東南四十里。

### 舉才行。察貪殘。設科取士。

詔諸道舉才行，察貪殘，又詔開貢舉，每歲放進士二三人及第，詔郡邑舉明經茂才異等。

### 減奢華。却女樂。富國強兵。

隆緒禁侈僭，減奢華，高麗貢女樂，却之。在位四十九年，國富兵強，爲遼之賢主。

### 所可惜。凱風譏。中葍難道。

以韓德讓爲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蕭太后與德讓通焉。凱風，詩篇名，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凱風比母也。中葍，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國人作詩刺之曰：中葍之言，不可道也。

### 韓德讓。賜國姓。陪葬慈陵。

太后賜德讓姓耶律，名德昌，拜大丞相，封晉王。太后死，葬乾陵，改德昌名曰隆運，未幾，德讓亦死，賜地陪葬陵旁。

### 遼興宗。違父命。特尊其子。

隆緒宮人蕭壽斤。生子宗真。齊天后無子，養爲子。隆緒卒，宗真立，是爲興宗。冊母元妃壽斤爲皇太后，治國事。

### 正宮中齊天后做了冤魂。

聖后蕭氏，小字菩薩哥，冊爲齊天皇后。初，聖宗疾革，壽斤嘗齊天后曰：「老物之寵，亦有既耶。」左右希旨，誣齊天后弟謀逆，壽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壽斤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壽斤不從，遷之上京。又慮宗真懷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於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死。

### 蕭壽斤被幽囚五年迎復。

壽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謀白於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州七括宮。凡幽五年，或勸宗真迎之，以觀中國歲聘之利。宗真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爲之備。慶州，今慶陽府。

### 求開南增歲幣南北停兵。

時宋有西夏之擾，宗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遣翰林學士劉六符如宋致書，取故地。宋遣知制誥富弼報之，往復者再，乃定議。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各持誓書相報。自是南北通好如故。

### 性佻撻變衣冠混身樂隊。



宗真性佻捷。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

入秋山。因宴飲。猝疾而薨。

宗真入秋山。次南崖之北峪。宴飲畢。遂得疾。翌日而卒。

遼道宗。瞻宋主。御容驚拜。

宗真長子燕趙國王洪基立。是爲道宗。初。宗真詣宋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求之。欲成先志。宋仁宗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爲順。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往致其像。宋遣學士胡宿奉御容於遼。洪基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處候耳。

叔重元。犯帷殿。骨肉兵爭。

洪基尊其叔。重元爲太叔。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洪基田於太子山。重元子楚王溎魯古。與樞密同知蕭胡覩等謀作亂。教睦官使耶律良上變。洪基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溎魯古。溎魯古知事洩。遂誘脇弩手軍。犯帷殿。仁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率宿衛士卒與溎魯古戰。賊衆多降。溎魯古躍馬突出。爲近侍渤海阿廝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胡覩等曰。行宮無備。宜乘夜劫之。胡覩曰。第圍之。黎明而發。重元從之。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胡覩爲樞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使蕭塔剌聞召。領兵適至。仁先乘便奮擊。塔剌自外擾之。賊奔。重元走大漠。自殺。黨與皆伏誅。

重浮屠。歲齋僧。三十六萬。

洪基信重浮屠，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日祝髮三千。

### 信奸臣殺妻子不算聰明。

洪基妻蕭氏，姿容冠絕，工詩，立為后，生太子潛。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忌后明敏，於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乙辛以聞，詔乙辛劾狀，遂族誅惟一，賜后自盡，而立其黨蕭霞抹之妹為后。遂欲害潛，陰令護衛耶律查刺，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刺，及忽古等謀廢立，案驗無狀而罷。既而乙辛復令蕭訛都幹等，誣首查刺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乙辛，然後立太子。洪基信之，命乙辛及耶律孝傑等，鞠治撒刺等，誣伏，皆殺之，而幽潛於別室。潘具陳枉狀，謂耶律燕哥曰：吾為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燕哥，乙辛之黨也，因易其言為殺伏。洪基大怒，乃廢潛為庶人，徙於上京。乙辛又與孝傑謀，遣其私人蕭達魯古等，夜引力士，給潛殺之，詐云疾薨。既而乙辛復陰遣人殺潛妃蕭氏。

### 傳寶位與其孫，是為天祚。

洪基卒，孫延禧立，是為天祚皇帝，太子潛之子也。

### 阿骨打行跋扈，弄起刀兵。

阿骨打，本遼女真部酋長，素跋扈有異志，節度使烏雅東死，阿骨打襲位，自稱都勃極烈，我必先發制之，乃與撒改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侵犯遼界，屢敗遼兵。渾河，一名小遼水，源出塞外西南，流至瀋陽。

### 信讒口殺其妃及其愛子。



# 樂遊敗。失政事。散了親臣。

天祚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幹，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天祚敗獵醜淫，不恤政事，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天祚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誣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覲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天祚爲太上皇，天祚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覲遂奔金，天祚遣蕭遐買等追之，及諸閭山縣，遐買等謀曰，主上信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若擒余覲，他日吾輩皆余覲也，因縱之，余覲至金，金盡知遼國事宜，趨遼中京，克之，遂下釋州，天祚時獵於鶻鶻深，余覲引婁室奄至，天祚憂甚，奉先曰，余覲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天祚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爲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乃遣人縊之，或勸敖盧幹亡去，敖盧幹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由是人心叛散，臣民解體矣。

## 遣玉璽走夾山。家亡國破。

余覲引金兵逼天祚行宮，天祚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鶻鶻深走雲中，遣傳國璽於桑乾河，既至雲中，蕭奉先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又聞金師將至嶺西，天祚遂趨白水深，粘沒喝以兵六千襲之，天祚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不忠，曰，汝父子誤我至此，雲中，今大同府，桑乾河，在府城南六十里，夾山，在朔州北三百四十里。

## 應州城風雲裏。束手遭擒。

天祚知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黨項小斛祿遣人請天祚臨其地，天祚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天祚徒步出走，乘從者馬得脫，至天德，遇雪，途次絕糧，嚼冰雪以濟飢，至黨項，以小



斛祿總知軍事。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完顏婁室等所獲，送至金，降封海濱王。天德，山名，在宣府城西北，應州，今屬大同府。

### 蕭特烈李處溫連扶二主。

初，天祚走雲中，留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秦晉國王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天祚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弟處能及子夷等謀立淳，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勸進。淳不許，夷持楯袍被之，上尊號曰天錫皇帝，是爲宣宗。未幾，淳死，其妻蕭德妃稱太后，主國事。金攻之，燕京陷，德妃奔天德。天祚殺之，夏主李乾順遣使請天祚臨其國。天祚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計，奈社稷何。」乃共劫天祚第三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遂立爲帝。未幾，雅里亦死。特烈復立聖宗孫耶律朮烈爲帝，後朮烈及特烈爲亂兵所殺。

### 可憐人支不住土裂中崩。

初，遼人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匡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

### 西遼主名大石虎思創國。

耶律大石，太祖八代孫也。歷官遼興軍節度使，金兵克燕京，大石與蕭德妃俱奔歸天祚。天祚以大石立淳爲帝，責之，大石不自安，遂殺北院樞密蕭乙薛，自立爲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駐於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得兵萬餘，假道於回鶻王畢勒哥，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西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爲帝，是爲西遼。三年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回鶻，在哈密衛合羅川，有唐回鶻公主所居地，地基尙存。

號德宗。圖興復。十載因循。

大石以牛馬祭天警衆。圖興復。命元帥幹里刺行萬餘里。無所得。勒兵而歸。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自都虎思。十年而卒。廟號德宗。

感天后。輔皇儲。七年翻掌。

大石卒。子夷列年幼。遺命皇后塔不煙權國。號感天皇后。稱制七年。

至仁宗。傳乃弟。穢德彰聞。

夷列即位。又十三年卒。廟稱仁宗。子幼。遺詔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普速完與駙馬蕭朶魯不弟朴古只沙里通焉。

承天后。普速完。疑夫行弑。

普速完自稱承天太后。出其夫駙馬朶魯不爲東平王而殺之。

幹里刺。誅惡婦。策立儲君。

朶魯不之舅幹里刺。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迎夷列次子直魯古立之。

直魯古。號天禧。三十四載。

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

### 乃蠻王屈出律併滅除根。

直魯古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擒之。而據其位。尊直魯古爲太上皇。未幾。直魯古死。西遼遂亡。

### 大金國生女直完顏姓氏。

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隋改號靺鞨。唐號渤海國。在南者號熟女真。在北者號生女真。姓完顏氏。後避遼興宗諱。改女真曰女直。其祖爲遼女真部節度。至阿骨打襲位。叛遼稱帝。乃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所居按出虎水之上。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於是國號大金。

### 阿骨打叛遼主虎視乾坤。

完顏阿骨打。劾里鉢之第二子。兄烏雅束爲節度使。卒。骨阿打襲位。遂叛遼主延禧。取寧江州。寧江州。今慶陽府寧州。

### 稱太祖展雄謀算無遺策。

阿骨打廟號太祖。史臣贊曰。太祖數年之間。算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 混同江鞭指處兵不留停。

初。阿骨打將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阿骨打使一人導前。乘豬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由是每戰必克。盡取遼五京焉。遼初以遼陽州地爲東平郡。又改爲東京。以渤海爲上京。又析遼西爲中京。金改爲北京。以幽州爲南京。金稱燕京。以河南府爲西京。



# 金太宗吳乞買滅遼擒宋

阿骨打卒，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其同母弟誚班勃極烈吳乞買即位，是爲太宗。其將婁室擒遼主延禧而逃亡，復以粘沒喝等侵宋，克汴京，擒宋徽宗欽宗而還。

# 捨所生立世嫡不背其兄

吳乞買以太祖嫡孫豐王緇果子合剌爲誚班勃極烈，至是吳乞買卒，合剌即位，合剌即亶也。

# 熙宗亶厭言兵通和宋國

亶立，是爲熙宗。時宋南渡，高宗遣王倫、魏良臣、何鑄等請和，亶亦厭兵革，許之。宋稱臣納幣，而金亦歸高宗、母章氏及徽宗、鄭后、邢后之喪於宋。

# 過中年貪醉酒手刃朝臣

亶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韓本、兀朮。雖初年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后裴滿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亶欲立繼嗣，爲后所制，心不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於手刃侍臣。至是宴偏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又殺橫海節度使田毅，左司郎中奚毅，及翰林待制刑具瞻等十餘人。

# 殺其后亂宗門人懷危懼

金宰臣議遷遼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於裴滿后。后白亶，亶怒，遂杖平章秉德。右丞唐括辨而殺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太祖子韓本之子平章政事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常勝，問其次。」曰：「鄧王阿楞。」亮曰：「阿楞疎屬，安得立？」捨我其誰？亮因此忌常勝、阿楞。

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竄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勞等。皆殺之。竄積怒於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等。張氏

### 海陵王行篡弒。大展燕京。

完顏亮素有逆謀。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竄嘗杖近臣局直長大興國。亮亦結爲內應。與國給事寢殿。夜嘗取符鑰歸家。至是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與國以符鑰啓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秉德唐括辨烏帶等。以刀藏衣下入寢殿。竄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與國先取刀投榻下。竄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竄頓仆。亮前手刃之。秉德遂奉亮即位。亮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亮乃遣丞相張浩張通古等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一殿之費以億萬計。及成。遂遷都焉。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後亮亦被弒。世宗追廢爲海陵王。

### 恣淫佚。滿門親。行同犬彘。

亮殺叔曹王阿魯補。納其妻阿懶。封爲昭妃。又欲納宗婦於宮。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遂納阿魯子莎魯啜。胡魯子胡里喇。胡失打。秉德弟乂里四人之妻於宮。封乂里妻高氏爲修儀。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與亮私。至是亮命定哥縊殺烏帶。納之宮中。封貴妃。又使祕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刺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壽樂縣主什古。幹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兀朮之女也。師古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貞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

也。皆亮之從姊妹。鄰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奈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盧。胡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皆納於宮。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夫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常於臥內遍設地衣。俾逐爲戲。

### 滅宗人。殺親母。舉衆南征。

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卽位。謀盡殺之。乃教尙書省令史上變。召領三省事。阿魯等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隣。北京殺留守斛祿補等。後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復忌斜也諸子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左副元帥撒離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字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亮遷都於汴。欲南侵。其嫡母徒單太后數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幸之。因使后動靜。福娘夫持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會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曰。國家世居上京。今至汴。復將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聽。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爲己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弑后。后方擄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尙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福娘等縊殺之。亮焚后於宮中。棄骨於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還。皆殺之。自是莫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衆六十萬。號百萬。自將侵宋。

### 擬策馬在吳山。高峯第一。

註見本卷吳山立馬句下。



遇允文瓜洲渡戰艦犁沈。

註見本卷戰采石句下。

龜山寺衆番僧同心一怒。

亮爲宋虞允文所敗，趨揚州，會兵於瓜州渡，居於龜山寺，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剄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乃決計於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楚，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共行大事。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卽行事焉。

箭先來刀接應再贈麻繩。

元宜等黎明帥諸將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復縊殺之。

妻共子砍成堆屍橫血泊。

初亮南侵，妃嬪皆從，至是軍士盡收殺之，又使人殺其太子光英於汴。

一家兒都做了怨魄強魂。

# 金世宗仁且孝。遼陽即位。

初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於大名。卽舉部亡歸。皆公言於路曰。我輩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許王訛里朵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衆心歸之。福壽等以軍入東京。殺副留守高孝福等。奉烏祿卽位。更名雍。是爲世宗。金以遼陽爲東京。

## 賢其妻能守節。不立中宮。

雍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雍終身不立后。

## 排異端。尙文儒。與民休息。

雍不信佛法。嘗曰。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始命京府設學養士。又建女真太學。崇尙文儒。命宰相薦士不得限資格。數年之間南北講和。與民休息。家給人足焉。

## 崇節儉。戒服飾。勿用黃金。

雍性節儉。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卽損宮人歲費以充之。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命宮中之飾。不得用黃金。

## 斷死囚。十七人。幾乎刑措。

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

世稱呼。小堯舜。有道仁君。

雍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國人號稱小堯舜。

金章宗承祖蔭。升平未久。

雍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尹。又以爲右丞相。更名璟。雍卒。璟卽位。是爲章宗。

李宸妃持國政。疎遠宗親。

淑妃李師兒有寵。進封元妃。參和政事。胥持國。陰以祕術干之。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藉外廷爲重。數稱譽持國。璟信任之。由是持國與妃表裏擅政。璟無子。疎忌宗室。惟衛王永濟柔弱。鮮智能。愛之。欲傳位焉。按李氏封元妃宸妃。疑誤。

元太祖斡難河稱尊建號。

註見本卷元太祖句下。

衛紹王無計策。不敢支撐。

衛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自武定入朝。璟已感疾。遂留不遣。璟卒。李妃黃門李新喜。平章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卽位。時蒙古鐵木眞浸強。金人皇皇。禁言邊事。會蒙古侵擾雲中九原。永濟懼。遂遣北路招討使粘合打以求和。後宣宗卽位。追廢永濟爲東海郡侯。尋追復衛王。諡曰紹。九原。山名。在絳州西北二十里。



## 胡沙虎弑其君自稱監國

永濟以紇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使將兵屯燕城北。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等謀作亂，會永濟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爲三，由彰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元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北關，已接戰矣。」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紇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以兵逼永濟出居衛邸，遣宦者李思中弑之。

## 金宣宗受策立國勢將傾

胡沙虎欲僭位，訪於丞相徒單鑑，鑑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立之，萬世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於彰德，昇王即翼王也。至燕即位，是爲宣宗。時元兵漸逼，金運將衰矣。

## 宋來伐夏來侵元兵得志

尤虎琪勸珣侵宋，以廣疆土。珣遂南侵，由是宋亦下詔伐金。宋將趙方、孟宗政等屢敗金兵，安丙復遣兵會夏人伐金。夏主邊頊於是取金會州、圍鞏州。夏與金通好者八十年，至是構難十載，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宋夏之兵端旣結，金之兵力漸分，元兵所向無前矣。會州，今鞏昌府會寧縣，鞏州，即鞏昌府。

## 把中原都棄了無地安身

時蒙古已盡取金山、東河北河、東州郡，圍燕京。珣以兵力微弱，不能守中都，乃遷於汴。燕京遂陷，由是太原眞定所在皆入於蒙古矣。

金哀宗亂亡世十年天子。

珣卒。太子守緒立。是為哀宗。在位十年。

汴京城瘟疫起。死盡生靈。

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

崔立亂。執后妃。送降蒙古。

守緒以汴京糧盡援絕。乃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聞守緒棄汴。遂進圖之。守緒濟河。使完顏白撒攻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守緒遂走歸德。汴人聞守緒軍敗。大懼。而速不臺攻城日急。會守緒自歸德遣使至汴迎太后后妃。入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因民洶洶。遂作亂。殺完顏奴申。習捏阿不。諭百姓曰。二相閉門無策。今殺之。為汝請命。遂勒兵入宮。立衛紹王太子從恪。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自立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遂送款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以天子袞冕后服。送於速不臺。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五百餘。俱送赴青城。

速不臺殺二王。解發和林。

速不臺殺梁王荆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崔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

殺廕馬。犒軍卒。明知喪敗。

時守緒奔蔡州。蒙古搭察兒圍之。宋遣孟琪帥師會之。克其西城。守緒知勢敗。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又殺廐馬以犒軍卒。然其勢不可爲已。

### 把虛名。傳禪與元帥承麟。

守緒集百官。傳位與東面元帥承麟。承麟乃世祖勅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守緒曰。朕所以付卿者。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卿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遂即位。

### 死社稷。禮之常。可憐天命。

守緒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憾。所憾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繫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不必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

### 幽蘭軒。一炬火。送了殘生。

時宋金之兵已入。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於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遂亡。

### 夏國主李曩霄。依遼附宋。

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遠祖思恭。唐季賜姓李。爲夏州節度。傳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繼遷。其國始大。降於宋太祖。賜姓趙。其子德明嗣。宋封爲夏王。德明卒。宋封其子元昊西平王。契丹亦冊元昊爲夏國王。尋叛宋。稱帝於夏州。國號夏。宋削其官爵賜姓。元昊上書請和。乃更名曩霄。是爲景宗。夏州。今陝西寧夏衛。



據西涼稱元卒吾祖傳名。

曩霄據有西涼。自號鬼名吾祖。後請和於宋。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宋臣蔡襄言。元昊自稱兀卒。既又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語耶。宋主不聽。西涼。今永昌衛。

曳石歌氣揚飛張元李昊。

有張李二生。欲以策干韓范二公。恥於自媒。乃刻詩於石。使人曳之而過。韓范疑而不用。乃走西夏。詭言張元李昊。邈者執之。元昊實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尙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元昊未更名。且用國姓也。元昊異之。奉爲謀主。

分鐵騎左右翼野利天都。

曩霄選豪族五千人。迭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任心腹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爲左右翼。各統精兵。

全不記錦綺恩自圖干霸。

初。曩霄數諫其父德明勿臣宋。父戒之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也。曩霄曰。衣皮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

錯殺了心腹將牙爪離心。

曩霄有心腹將野利王天都王。各統精兵。最爲毒害。种世衡知青澗。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樸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自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

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旣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允之。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蠟致納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演死不得泄。若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莖，遺野利。野利見畫龜，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龔霄。龔霄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乃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龔霄使，未卽相見，只令官屬日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至。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龔霄使，乃引見使者，厚遣之。世衡度使返，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旣殺野利，又欲並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龔霄。天都亦得罪，龔霄旣失腹心之將，牙爪離心，悔恨無及，乃定和議。种世衡字平仲。

### 製文字。斂刀兵。併包銀夏。

龔霄自製蕃書，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悉有夏銀綬有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卽堡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長分統其衆。銀州，今延安府神木縣。綏州，今綏德州。有州在米脂縣故永樂城之西。靜州，今衛城西。南有保靜城，唐名保靜縣，夏改爲靜州。靈州，今寧夏中衛。鹽州，今漳縣。會州，今會寧縣。俱隸鞏昌府。勝州，卽今榆林鎮城。甘，今甘肅州。涼，今涼州。瓜州，沙州，故城，俱在肅州衛城西。肅，今肅州衛。興州，今漢中府沔縣。賀蘭山，在寧夏衛城西六十里。

### 晚年來新臺行。劓鼻亡身。

曩霄初娶遇乞野從女利氏。生甯令哥。特愛之。以爲太子。既而欲爲甯令哥納沒移氏爲妻。見其美。自取之。甯令哥憤。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爲訛龐所殺。曩霄因鼻創死。新臺行。衛宣公爲其子娶伋於齊而聞其美。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作是詩以刺之。

### 李諒祚號英宗。養於母族。

曩霄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養於母族訛龐。至是卽位。是爲英宗。

### 三大將持國政。柄出多門。

諒祚年幼。后族專國。訛龐因以三大將分治國政。

### 與契丹互交兵。叛興黨項。

初。契丹黨項諸部。叛附於夏。契丹伐黨項。曩霄救之。契丹主宗真。遂自將伐夏。又爲曩霄所敗。至是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夏又敗之。

### 賀蘭山兵敗了。母被遼擒。

契丹復伐夏。招討使耶律敵古等軍至賀蘭山。獲諒祚之母以歸。安置於蘇州。

### 寇環慶擾保安。綏州入宋。



諒祚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宋環慶經略使蔡挺擊走之。夏監軍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於宋，知青澗城种諤誘遂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遂復綏州。諒祚乃詐爲會議，誘宋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秦鳳，今鳳翔府。涇原，今平涼府。大順城，在慶陽府城西北。宋范仲淹築綏州，今綏德州。青澗，今縣，屬延安府。

### 停歲賜仍求款賄費金銀

初，諒祚寇環慶，會宋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誥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恃，不稍加折罰，則國威不立，因停止不與。」諒祚大怒，乃遣使謝罪。宋宣撫使郭遵調得殺楊定等首領李崇貴等，諒祚乃鋼崇貴以獻，崇貴至，言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遣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定歸上其劍鑑，匿其金銀，至是失綏州，以爲定賣已，故殺之。環，卽環州，慶，卽慶陽府，延州，卽延安府。

### 夏惠宗名秉常被拘國母

諒祚卒，子秉常立，是爲惠宗。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秉常母梁氏知之，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

### 數上書求經史保境安民

璜按數上表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正旦朝賀儀，宋仁宗以九經賜之，此諒祚事。秉常嗣位，在宋英宗治平四年，疑誤入此。

### 敗宋家兵五路乘乎李憲

宋神宗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夏。孫固曰：孰爲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不聽。竟命憲出熙河。種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五路並進。昌祚率蕃漢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昌祚次磨哆隘。遇夏衆十萬。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遵裕至。圍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遂潰而還。昌祚亦還涇原。種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會大較劉歸仁以衆潰。乃引還。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有州行至奈王井。糧盡。亦引還。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於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多凌丁敗之。次於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皆至靈州。憲獨不至。熙河在寧夏河州衛境內。鄜今鄜州。延即延安府。米脂今縣。銀州今神木縣。石州今吳堡縣。俱屬延安府。天都山在蘭州城南三十里。

### 寇秦州旋誓表兩下渝盟

乘常寇宋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愿。旋上誓表。請納安邊塞門二砦。以乞綏州。宋鄜延宣撫郭遼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然之。賜以誓詔。乘常遣罔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遼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訛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壙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罔萌訛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宋遂止。商於地在南陽府內鄉縣。

### 夏崇宗名乾順請婚遼主

乘常卒。子乾順立。是爲崇宗。乾順請婚於遼。遼以族女南仙封安成公主嫁之。至遼亡。依然又入貢於金。

遼主延禧謀奔夏。金幹離不趨天德。聞延禧已渡河。乃遣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夏得金書。遣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於金。且受割賜之地。金粘沒喝割與之。及遼亡。遂入貢不絕。

夏仁宗名仁孝。國中多難。

被權臣任得敬殺害宗親。

乾順卒。子仁孝立。是爲仁宗。仁孝初立。國內多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

無禁制。儘教他瓜分國土。

仁孝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任得敬自爲國。

金世宗却貢獻。務討權臣。

仁孝上表於金。爲得敬求封。金世宗雍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獻。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問。得敬始懼。仁孝卒謀誅之。

夏桓宗十二載。遭人所廢。

李安全奪了位。立號襄宗。



仁孝卒。子純佑立。是爲桓宗。在位十二年。崇宗孫越王仁友子安全廢之而自立。是爲襄宗。

### 剛四載。苦元兵。投降獻女。

安全在位四年。蒙古伐之。入靈州。安全獻女於蒙古請降。又二年卒。

### 夏神宗。叛金主。反面興兵。

安全卒。族子遵頊立。是爲神宗。夏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安全爲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怨之。遂侵金葭州。至遵頊立。益叛金。互相攻戰者。凡十年不解。葭州。今屬延安府。

### 元太祖。圍興州。西奔逃難。

元太祖鐵木真圍夏興州。遵頊出奔西涼。

### 稱上皇。傳位與德旺相承。

遵頊自稱上皇。傳位於子德旺。遵頊尋卒。

### 夏獻宗。立四載。憂惶致死。

德旺立。是爲獻宗。蒙古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又取靈州。進次鹽川州。德旺以城邑多降。憂悸而卒。

南平王歸附與大國元君。

德旺卒。國人立其弟子覲。是爲南平王。蒙古盡克夏城邑。覲力屈出降。蒙古繫以歸。西夏遂亡。

西夏主十代君二百餘載。

夏自宋寶元戊寅曩霄稱帝至覲凡十主。共一百九十年。

宋遼金三下裏見景依從。

夏抗衡於宋遼金向背無常。視三國之強弱以爲異同。

似一點水浮漚。生生化化。

弄刀兵。何曾見。一日升平。

攔路虎。剩一行。行蹤步跡。

占天龍。留幾片。敗甲殘鱗。

繁華過眼如春夢。

斷簡殘編說姓名。

三百餘年宋史。遼金西夏縱橫。爭強賭勝弄刀兵。誰解倒懸民命。富貴草棺。

垂露英雄水上浮萍。是非成敗總虛名。一枕南柯夢醒。

龍爭虎鬪無蹤跡。

剩水殘山自古今。

西江月。





#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十

## 第十段 說元史 西江月

山色消磨今古。水聲流盡年光。翻雲覆雨數興亡。回首一般模樣。清景好天良夜。賞心春暖花香。百年身世細思量。不及樽前席上。詩曰。

慷慨樽前發浩歌。休教世事苦相磨。東風要與花爲主。無奈青春老去何。

桃花花開滿樹紅。轉頭青子綠陰濃。梧桐葉上猶殘雨。雪片檐前又舞風。時序往來千古在。人生聚散一場空。今朝有酒今朝醉。說甚英雄十大功。

玉軫曲終詞打疊。餘文煞尾奉知音。知音肯共閒談笑。故典何妨反覆論。論到可人題品處。越多慷慨越精神。東門黃犬堪傷痛。鶴唳華亭不可聞。夜枕滴殘金砌雨。曉窗敲碎玉壺冰。金盤滿顆珍珠落。寶樹千花錦繡分。讚美賢

人談勝事。稱揚孝子共忠臣。撥開虎鬪龍爭處。揀出清閒物外人。范蠡扁舟滄海月。陳搏高枕華山雲。冰絃喚醒紅塵夢。詎比尋常勸世文。

話說宋遼金三史已畢。說到元朝。

大元者。太祖成吉思皇帝。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人氏。正是韃靼人。於宋寧宗丙寅開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夏襄宗應天元年。三國擾攘之際。卽位於斡難河。號稱聖武元年。在位二十二年。傳位第三太子窩闊台。是爲太宗。在位十三年。太皇后禿里吉納治國五年。長子貴由卽位。是爲定宗。二年崩於胡眉斜陽。皇太后復治國四年。太祖第四子拖雷之長子蒙哥卽位。是爲憲宗。九年崩於釣魚山。太宗弟忽必烈卽位。是爲世祖。混一南北。建都燕山府。中統至元在位三年。<sup>十五</sup>傳至成宗。名鐵木耳。其父眞金。乃世祖之長子。追諡裕宗。裕宗二子先卒。其長子甘麻剌。追諡顯宗。次子荅剌麻八剌。追諡順宗。第三子乃成宗。是爲完顏篤皇帝。在位十三年崩。元貞大德順宗長子海山卽位。是爲武宗。曲律皇帝。四年

崩。至大

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是爲仁宗普顏都皇帝。九年。

皇慶延祐

太子碩德

即位。是爲英宗格堅皇帝。三年。

至治

遇弒。顯宗之子也。孫鐵木耳即位。是爲泰定

皇帝。四年崩。

泰定致和

權臣燕帖木耳迎立武宗次子懷王圖帖睦爾。因以弟讓兄。

仍遣迎其兄武宗長子周王和世琜。周王因即位於沙漠。立圖帖睦爾爲太子。

太子見帝。帝暴崩。是爲明宗護都護皇帝。

天曆位半年

在圖帖睦爾仍即位。是爲文宗

札牙篤皇帝。四年崩。

天曆至順

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即位。是爲寧宗。一月而崩。乃兄

妥懽帖睦爾在位二十七年。

元統

至正

天下歸於大明。遜避北去。逃於應昌府。明

太祖高皇帝以其能順天命。追諡順帝。

元朝前後一十四帝。通共一百六十五年。混一止計九十二年。今將元朝始末。

略記其大概。以見賢愚。

三百載。宋遼金中原鼎沸。

幹難河。韃兵起。別是乾坤。



鐵木眞，姓奇渥溫氏，蒙古部人，其先居於烏桓之北，總隸於韃靼，至宋寧宗開禧二年，鐵木眞稱帝於斡難河之源，自號爲成吉思可汗。

### 元太祖鐵木眞神謨妙算。

鐵木眞也，逕該之子，初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還次於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眞名之，以志武功，鐵木眞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後廟號太祖，至宋度宗咸淳七年，世祖忽必烈始改國號曰大元，蓋取易乾元之義也。

### 廣機謀多妙算出類超羣。

蒙古耶律楚材，通術數之學，太祖每征伐，必令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符之，然後行，故能滅國拓地，所向無敵。

### 掃沿邊四十國如同削草。

太祖三年，滅蔑里乞部下幹赤剌部畏吾兒國，六年，下西域哈兒鹿部，十二年，克失的迷火國亦兒於等部，十四年，伐西域高麗等國，十五年，克幹脫羅兒城，十六年，克逃里蜜及班勒紇城，國塔里寨，十七年，滅回回，十八年，滅欽察幹羅思撒里等部，凡滅國四十。

### 感天心角端見罷戰休兵。

太祖入西域，屠蔑里城，滅回回國，遂進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太祖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有此數國人命，太祖乃引還，楚材，廣寧人，晚號玉泉老人，諡文正，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

終老在六盤山。雄心未已。

尙叮嚀約宋國併力平金。

太祖滅西夏。避暑於六盤山。病篤。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擡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六盤山。在平涼府隆德縣。山上有避暑樓。潼關。在陝西華陰縣四十里。

能委任股肱臣。真材實料。

太祖知人善任。用撥里班曲律。而出將入相。得良佐。任耶律楚材。而文事武備有能臣。

有功勞。四怯薛。世代相承。

怯薛。猶言分番宿衛也。以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四人之子。世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爲輔相焉。

博爾朮。博爾忽。濟時人物。

木華黎。赤老溫。萬戶留名。

木華黎。雄勇善謀。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太祖命經略山南。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自勉之。卒能助成大業。博爾朮。從征伐。立功甚多。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博爾忽。身更百戰。竟死於陣。位終第一千戶。赤老溫。功業與三人等。俱以忠勇事其主。號爲撥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

### 元太宗窩闊台寬洪大量。

太祖卒，少子拖雷監國三年，太祖第三子窩闊台自霍博之地來會喪，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即位於和林東庫鐵烏阿刺里之地，是為太宗，有寬洪之量，量時度力，時稱治平。和林在糧

鞏，初以西有哈刺命林河，故名，元太祖始建都於此，皇慶初，改為和寧路，至今有和寧路城。

### 滅殘金，侵宋境，國勢龍興。

太宗約宋滅金，速不臺滅汴京，塔察兒與宋將孟珙等克蔡州，金主守緒自縊，末主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遂滅，未幾，宋先敗盟，趙范等率師入汴，乃命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武木剌及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由是入宋蘄州，拔郢州，破許州，陷利州，狗黃州，攻真州，圍廬州，躡階成，遂無寧日，是時西北中原，聲歸版籍，有天下三分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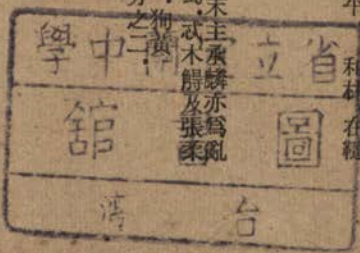
### 但可惜酒為魔，中宮竊柄。

太宗性嗜酒，晚年尤甚，第六皇后乃馬真氏，乘怠竊權，權奸滿朝，竇官霧獄。

### 鉞鐵錚，因醉死，七子誰君。

太宗初疾篤，後稍愈，耶律楚材謂不宜田獵，左右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錚胡蘭，與都刺合蠻進酒，權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太宗七子，張貴由，是為定宗，二濶端太子，三濶出太子，四哈刺察兒王，五合失大王，六合丹大王，七滅里大王，太宗有旨以孫失烈門為嗣，后乃馬真氏不從，自稱制於和林。

### 元定宗間五載，才方即位。





六皇后臨朝五載。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於汪吉宿禿里之地。是爲定宗。

不二年。歸天去。母后稱尊。

定宗在位一年零九月卒。皇后幹兀立海迷失。抱失烈門稱制。

元憲宗勤政事。剛果果斷。

不貪杯。不重色。嚴御羣臣。

時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共推太祖少子拖雷之子蒙哥即位。於湖帖兀阿蘭之地。是爲憲宗。失烈門及諸弟心不平。憲宗因察諸王有異同者。竝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於國中。罷不及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性沉斷寡言。不御燕飲。尤御下以嚴。能遵祖宗之法。

元世祖滅南朝。華夷混一。

憲宗卒。同母弟忽必烈即位。是爲薛禪皇帝。廟號世祖。以宋賈似道拘使背盟。命伯顏等大舉寇宋。遂克臨安。據宋恭帝。又分道克閩廣。追宋帝昺於厓山。昺赴海死。遂滅宋。而華夷一統矣。

據燕山。朝萬國。四海來賓。

劉秉忠請定都於燕。遂詔營宮室城池於燕山府。仍號爲中都。是時海外諸番馬八兒。須門那。僧急里。南無力。馬蘭丹。那旺。丁呵兒。來來。急闌亦觸。蘇木都刺等國皆入貢。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未有也。秉忠。邢臺人。初從釋氏。名子聰。拜官後更今名。自號藏春散人。諡文貞。

### 立渾儀窮河源。又開海運。

元用金大明曆。歲久浸疎。世祖命大學士許衡及贊善王恂郎中郭守敬改正。守敬言曆之本。在測驗。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乃作簡儀。候極儀。混天象。玲瓏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符闕。凡日月蝕儀。星晷定時儀等器。恂又請造儀象圭表以銅爲之。宜增銅表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直。又請上都洛陽五處分置儀表。谷選監官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寔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淩。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尤三河。其流浸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濶卽。及濶提之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一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元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入江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清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担入京師。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解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并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許衡。字仲平。河內人。稱魯齋先生。守敬。邢臺人。字若思。

### 括圖讖。焚道書。禁習天文。

世祖方信桑門之惑。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詔悉焚之。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太監曆。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

錄聖裔訪人才似乎崇正。

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世祖既平宋，擬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因召宋衍聖公孔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世祖曰：寧遠榮而不遠親，真聖人後也。遂命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又遣侍御使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以素聞趙孟適、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皆擢用之。孟頫，字子昂，歸安人，諡文敏。

寵西僧求術士不算聰明。

西僧八思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款氏也。年十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尊爲國師，統釋教。又以西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俱寵遇無比。遣桑吉刺失等，詣馬八兒國訪求術士。

俊鷄子美珍珠宜乎不受。

回回字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世祖曰：珠何爲，當留以周貧者，却之。又有獻俊鷄子者，亦却不受。回回今默德那國。

大酒樽無縫衣何苦勞心。

置大樽於殿，樽以木爲質，銀內金外，鑲爲雲龍，高一丈七尺，又命尙衣局織無縫衣。

擊日本十萬師委埋魚腹。



初遣使往通日本，不納。命鳳州經略使忻都伐之，無功而還。至是命阿剌罕爲右丞相，范文虎、洪茶邱等爲右丞，率師十萬以往。會阿剌罕卒於軍，詔以左丞相阿答海代之。未至，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收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弃士卒十萬於島。衆推張百戶者爲帥，方伐木作舟爲歸計。日本規知之，率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日本古倭奴國。

### 發會稽諸陵骨遺憾冬青

西僧楊璉真加，利宋攢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牛馬枯骼，爲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珏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爲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殮，衆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 立國來殺生靈幾於千萬

自太祖丙寅即位，至世祖已卯歲，通計殺戮人一千八百四十七萬，乃本兵敵兵屠戮郡縣城內之數，其他誅殺者不與。

### 屍骸山膏血海劫數驚聞

願充曰：世祖日本一征，鬻積漲東洋之水，交趾屢擊，屍僵高戰骨之山，汎濊汜而赴崑崙，降伊吾而征鐵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又況緬甸占城爪哇羅鬼竊居海島，願不忍稍憎之忿，欲驅土衆擠之大海之中，忍哉！交趾，即安南國，伊吾，即哈密衛，緬甸國與雲南省界，爪哇，古閩婆國。

創大都。詢興亡。紅蟲滿匣。

世祖創大都。作宮殿。於地中掘得大坑。紅頭蟲滿坑無數。帝以問國師劉秉忠。忠曰。此卽異日代有天下者。世祖初號燕京爲中都。四年於中都東北置城而遷都焉。九年改爲大都。

統中華十六載。八十而崩。

世祖在位共三十五年。滅宋襲統者凡一十六年。壽八十而卒。

元成宗。修祖業。垂拱而治。

世祖太子眞金早卒。以眞金第三子鐵穆耳爲皇孫。世祖卒。鐵穆耳卽位。是爲完顏篤皇帝。廟號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

十三年。行的事。間雜昏明。

成宗在位十三年。心無定見。凡賢否進退。利害因革。朝令夕改。

葡萄酒。門攤錢。罷之爲美。

初世祖有葡萄酒之例。至是罷之。又以江陵澧州常德皆旱。免其門攤。

馬牛羊。鷹共犬。取索何勤。

括馬於諸路。除牝孕攣駒者。齒三歲以上並拘之。至於牛羊鷹犬。歲有取索。

末年來多寢疾。政由宮闈。

成宗末年多疾。皇后伯岳吾氏專政。史臣曰。成宗連歲寢疾。凡政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然其不致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俱在耳。

吝工費。縮渠河。漂沒人民。

時欲開鐵幡竿渠。召郭守敬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十七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

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

元武宗兄之子。繼登其位。

成宗崩。伯岳吾皇后以己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命召西王阿難答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等陰左右之。謀奉皇后垂簾。右丞相哈剌哈孫陰遣使迎成宗兄答喇麻八刺長子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又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遂還大都。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哈剌哈孫夜遣人啓之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乃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卽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等誅之。諸王闊闊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懷寧王至上都。愛育黎拔力八達奉其母迎之。遂廢伯岳吾后居東安。殺之。卽位。大赦。是爲曲律皇帝。廟

號武宗。

以同胞弟爲子。頗礙天倫。



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同胞弟也。以有平內難功。立爲皇太子。

### 僧翰苑宦中書仕途太濫。

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宋小黃門李邦寧。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欲以爲江浙平章。辭曰。臣闕腐餘命。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乃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時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

### 江浙饑眞定水災異頻仍。

兩浙飢死者四十六萬戶。諸路水旱蝗。江淮民採草根樹皮爲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蒙昌地震。歸德暴風。濟寧眞定等處大水。江浙飢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兩浙。今浙江一省有浙西浙東之分。

### 元仁宗守文主聰明恭儉。

武宗崩。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卽位。是爲普顏篤皇帝。廟號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一遵世祖成憲。爲元盛德守文之主。

### 選明經立科舉惟寶賢人。

仁宗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式。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詔行科舉。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重國本。禁諸王農時出獵。

禁諸王毋得方春畋獵。

尊宋儒。廣從祀。閣建崇文。

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張栻字敬夫，浚之子，稱南軒先生。謚曰宣。祖謙字伯恭，世稱東萊先生。

元英宗行孝道。焚書請代。

仁宗卒。太子碩德八剌即位。是為格堅皇帝。廟號英宗。性至孝。初。仁宗大漸。焚香露禱北斗。祈以身代。居喪哀毀骨立。

納直諫。停罷了。元夕張燈。

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鰲山。時張養浩以尚書參議中書省事。諫曰。世祖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英宗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金幣。以旌其直。

卹孔裔。免民租。仁慈切念。

敕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以旱澇免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民租之半。

寫經文。作佛事。禍福迷心。

敕寫金字藏經。詔學士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說，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通高明，爲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徒遂創爲薦拔之論，以惑世人。若撰爲文辭，不可以爲後世訓。吳澄，字伯清，崇仁人。學者稱草廬先生。諡文正。

### 縱奸黨殺朝臣。剛明有欠。

仁宗時，鐵木迭兒入相者再。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朵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朵兒只廉得鐵木迭兒受賄賂鉅萬，乃與拜住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貪諸罪。乃罷其相位。尋起爲太子太師。及仁宗崩，方四日，鐵木迭兒遂以太后命，復爲右丞相，以拜住朵兒只攻其奸惡，必欲報之。乃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烈門御史秃秃哈雜問，誣殺之。又怨勝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爲不敬，殺之。籍其家。英宗皆不能問。

### 駐南坡行幄裏禍變相尋。

### 君與相可憐人俱遭寇手。

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英宗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乃任拜住爲右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遂怏怏而卒。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追奪官爵，籍沒其家貲。其奸黨御史大夫鐵失等皆不自安。乃生異謀。至是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拜住。而鐵失直犯行幄，手弑英宗於臥所。南坡在保定府新城縣西北。元英宗常駐蹕於此。賜丞相拜住爲別業，俗呼爲高密店。



爲惺惺。無遠慮。誤了前程。

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罪。大變遂興。詎非英明之悞哉。

泰定主討元凶。掃除奸黨。

晉王也。孫鐵木兒。晉王甘麻刺長子。真金嫡孫。英宗叔也。初鎮北邊。鐵失密遣幹羅思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秃兒。謀已定。事成。立王爲帝。王囚幹羅思。遣別列迷失等赴上都告變。未至。英宗遇弒也。先鐵木兒等奉靈輿來迎。遂卽位於龍居河。諸王賈奴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於是卽誅也。先鐵木兒等於行在。命旭邁傑紐澤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後文宗不爲帝立廟謚。世稱爲泰定帝。

忽天災。受佛戒。買寶求珍。

時烈風地震。詔大都守臣集議。張珪上言。賈胡中買寶石。分珠寸石。價值數萬。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飢寒之物。宜行禁止。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卽指爲例。已倍四之三矣。凡年佛事愈繁。致災愈速。宜罷功德使司。比凡數千言。皆不從。御與聖殿受無量壽佛戒於帝師。

因避暑。上都宮。升遐去世。

泰定避暑於上都宮。七月卒。

二宗姪。相遠離。國政誰尊。

註見  
下。

### 元明宗和世球遠居沙漠。

和世球，武宗長子，秦定姪也。初，武宗傳弟仁宗，約以次傳和世球。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爲太子，封和世球爲周王，出鎮雲南，及次延安。其臣禿忽魯，及武宗舊臣蓋日教化等，與陝西丞相阿思罕，平章塔察兒謀發關中兵自潼關河入，已而塔察兒背約，襲殺阿思罕。教化，和世球乃逃漠北，集諸王察阿台等部居之。後卽位，是爲護都護皇帝，廟號明宗。

### 弟文宗圖帖睦爾遠處江陵。

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弟也。鐵木迭兒構奪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英宗於是徙圖帖睦爾於瓊州，及秦定卽位，乃召還，封爲懷王，出居建康，尋又徙於江陵。後卽位，是爲札牙篤皇帝，廟號文宗。

### 燕帖木兒承大統。

簽樞密燕帖木兒，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立其二子，乃集百官興聖宮，率其黨露刃號於衆曰：武宗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乃執中書省烏伯都刺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於江陵，將一月，恐人心疑懼，令塔失帖木兒矯爲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乃馬台爲北使，稱周王亦從諸王南來矣。未幾，圖帖睦爾入京師，以兄和世球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乃卽帝位，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

### 却差人和寧北遠接明宗。

圖帖睦爾遣使迎兄和世琜於漠北。復屢差人勸進。和世琜南還。至和寧之北。遂即位。遣使還報。乃遣燕帖木兒奉璽上之。明宗加其功。以燕帖木兒爲太師。復遣使立弟圖帖睦爾爲太子。行殿裏喜相逢。歡歌飲宴。

不明白。誰下手。骨肉分情。

太子發京師北迎明宗。明宗次於旺忽察都。太子入見。尋宴太子及諸王大臣於行殿。明宗暴卒。太子圖帖睦爾復襲位於上都。

燕帖木聞哭聲。忙收玉寶。

把文宗扶上馬。事恐難明。

胡粹中曰。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爲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旣而明宗暴卒。燕帖木兒聞哭聲。卽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璽授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與。

復寶位。賜金帛。情絲顯露。

文宗復位後。卽以鈔萬錠幣帛二千匹。供明宗后。八不妙費用。諸王百官。賜金銀有差。賜明宗北來衛士及諸部曲鈔幣不等。以燕帖木兒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罷置左丞相。養其子塔剌海爲子。賜居第貲產。

身弑兄。妻弑嫂。顯得欺心。



明宗之卒。人疑文宗弑之。後順帝以文宗謀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卒。詔除其廟主。文宗后弘吉刺氏與宦者拜住謀殺明宗后八不妙。明宗后一書云八不妙。

### 胡笳曲甲辰君空陳符讖

司徒香山陳符讖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屨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願示中外。詔諸臣議。咸謂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紹隆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從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事遂寢。弘景字道明。秣陵人。爲齊高帝諸王侍讀。歸隱句容句曲山第八洞。山中立館。號華陽陶隱居。梁武帝徵之不出。時人謂之山中宰相。諡貞白先生。

### 天鳴鼓虹貫日地震燕京

五月京師地震有聲。白虹並日出。長竟天。八月天鼓鳴於東北。

### 尊國師舉朝臣郊迎匍伏

以西僧輩實吃刺思爲帝師。帝師至。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

### 懷歹念佛不佑喪天其身

文宗既弑其兄。又弑其嫂。卒之享國不永。在位五年。壽二十九而卒。奉佛求福。竟何益哉。

明宗子號寧宗纔方七歲

明宗次子鄜王懿璘質班留居京師。時文宗卒，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以文宗遺命，傳位明宗子，乃命奉懿璘質班即位。是為寧宗。年方七歲。百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

坐龍牀一箇月命天難存

寧宗在位一月而卒。

燕帖木兒弄威權斃於溺血

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尙宗室人四十女。後房充斥，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元順帝寧宗兄即位稱尊

妥權帖睦爾，明宗庶長子，寧宗兄也。初，明宗遇害，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非其子，移於廣西之靜江。寧宗卒，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后曰：吾子尙幼，妥權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右丞闕里吉思迎之。既至，燕帖木兒具陳迎立之意，妥權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至京久不得立。至是燕帖木兒死，乃立為帝。後卒於應昌。其太尉完者等謚曰惠宗。明太祖以其知順天命避去，號為順帝。或曰：順帝，宋恭帝子也。大青島，即大青嶼，在廣州海中。靜江，在今

廣西桂林府。

封伯顏為秦王秦州山裂

順帝先以伯顏爲太師右丞相。伯顏專權自恣。僭竊無君。虐害天下。至是封爲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所以兆其弒后無君之虐也。

### 性優柔。無果斷。委政權臣。

順帝性柔少斷。阿魯輝帖木兒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順帝然之。由是政事決於太師右丞相伯顏。太傅左丞相燕帖木兒之弟撒敦。而已無所專焉。

### 製宮漏。造龍舟。窮工極巧。

順帝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內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一金甲神。一縣鐘。一縣鈺。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鳴鐘鈺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關。達三聖殿。復立如前。又製龍舟於內苑。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上有五殿龍身。並殿宇俱五采金裝。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其精巧皆前所未有。

### 運氣術。天魔舞。惑亂其心。

右丞哈麻進西番僧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撲兒法。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順帝皆習之。怠於政事。以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垂髮數辨。戴象牙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琴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乃以番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奉之。謂之供養。嘗給順帝曰：陛下尊富。不過保有見世。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順帝廣取女子。淫戲是樂。御弟寵臣。皆在前相狎。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豈



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醜聲外聞。

### 聽臣子殺中宮不能遮護

皇后伯牙吾氏。燕帖木兒之女也。初燕帖木兒之弟撒敦卒。其子唐其勢代爲左丞相。伯顏爲右丞相。獨用事。唐其勢怒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潛蓄異心。謀撥立諸王晃火帖木兒。郟王撒撒秃發其謀。伯顏率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誅之。初。唐其勢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伯顏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順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伯顏殺之於開平民舍。

### 儘奸雄逐太子委靡無能

秃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詆毀朝政。時李羅帖木兒爲河南平章政事。移鎮大同。素與秃堅帖木兒友善。遣人白其非罪。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怒李羅帖木兒跋扈。交通秃堅不花。詔削李羅帖木兒官爵。李羅帖木兒拒命。遂詔平章擴廓帖木兒討之。李羅帖木兒遂令秃堅帖木兒舉兵向關。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不利。太子遂出奔。順帝詔慰解之。復李羅帖木兒官爵。加太保。仍守禦大同。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攻大同。李羅帖木兒復舉兵犯關。太子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李羅帖木兒入見順帝。訴其非罪。欲追襲太子。老的沙止之。遂詔削擴廓帖木兒官爵。進李羅帖木兒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居庸關。在順天府北一百二十里。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

### 石人出國運衰羣雄並起

時河決，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興工，凡二百八十里有奇，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其後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狗湖廣，方國珍擅浙東，張士誠扼姑蘇，陳友定起八閩，明玉珍授劍閣，何真虎視於廣東，劉益鷓張於遼陽，田豐逐鹿於山東，郭子興稱王於潯州，而元之大勢去矣。

### 只招降無奇策。遍地紅巾。

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礪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潁州劉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共起兵，以紅巾爲號，蕭縣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據徐州，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衆舉兵，亦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由是巨盜橫發，作亂煽妖，南朝趙王韓法師，南朝周王周子旺，江西妖人鄧南二，廣西猺賊吉烈思，定光活佛戕命官，西方逆賊殺王子，以至蔣丙起道州李志甫起漳州，羅天麟起汀州，吳天保起靖州，賽甫丁起泉州，應必達起邵武，鄧忠起臨川，竹山賊陷襄陽，湘鄉賊破保慶，山東河南江南北，殺掠無忌，朝廷不能制，乃遣使招撫，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爲招降之策耳，不聽。

### 李生瓜。天雨雹。無邊怪象。

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大都雨雹，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 內孛羅。外擴廓。室鬪紛紜。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與察罕帖木兒兵爭不已。順帝遣使諭之。始罷兵。會察罕帖木兒爲田豐所殺。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孛羅帖木兒復以兵攻晉冀。擴廓帖木兒大破之。離隙日深。至是孛羅帖木兒舉兵犯闕。太子出奔。及還。命擴廓帖木兒討之。兵敗。太子又奔晉冀。順帝以孛羅帖木兒爲右丞相。遂專政於內。太子與擴廓帖木兒在外。日夜謀除內難。乃大發兵討之。孛羅帖木兒乃遣禿堅帖木兒。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以孛羅帖木兒悖逆。遂附於擴廓帖木兒。威順王之子和尚。亦忿孛羅帖木兒無君。密言於順帝。受密旨與徐士本結勇士伯達兒等。殺孛羅帖木兒於延春閣下。函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扈從至京師。以爲太尉左丞相。其時外寇旣已橫肆。而內難又復如是。元之亡決矣。

### 黃河清。淚沾襟。知由聖主。

黃河至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河魚歷歷可數。順帝聞之。慘然不樂。侍臣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爲不樂。順帝曰。傳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樂耳。平陸。今縣。屬平陽府。河南府陝州。有砥柱峰。在黃河中流。禹導河鑿之石。形如柱。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唐太宗勒銘尙存。孟津。今縣。屬河南府。

### 棄燕京。望北走。社稷分崩。

明太祖兵克通州。順帝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議棄燕京北走。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又開門。忽有一狐自殿上出。順帝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徵欽。啣璧求活。卽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明大將軍徐達等兵至燕京。攻克之。執淮王及慶童等殺之。

### 駐應昌纔一年。變輿晏駕。



順帝走屯蓋里，命脫列伯等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爲明李文忠所破，擒之。順帝遂無復南意，駐於應昌府，一年，因痢疾而卒。

皇太孫買的里束手俘擒。

明李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順帝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皆被擒，惟太子遁去。明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大元國十四君不堪回首。

元自太祖至順帝前後共一十四主，其兩后不在其內。

九十年居中夏，一旦成塵。

元太祖始宋寧宗開禧二年，至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卽明洪武元年，共一百六十五年，內去世祖前七十三年爲宋，實九十二年。天下歸於大明而元亡。

天付與聖明君，昇平萬歲。

初元主常以國祚問術士，對曰：千秋萬歲不必慮，惟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朱太祖果建國號曰明，滅元卽位。

混乾坤歸一統，海晏河清。

明太祖南掃羣雄，北定中原，而天下一統。

不濃陰，怎能勾真龍出現。

不發黑。如何得。呆日光明。

廿一史。細評論。幾場興廢。

笑談間。屈指數。多少豪英。

傳道統。古曾聞。三皇五帝。

論征伐。何處起。湯武桓文。

數千載。史書中。今來古往。

幾千場。風雲變。虎鬪龍爭。

一箇箇。使機謀。圖王劫霸。

一朝朝。爭社稷。遣將興兵。

運籌策。定功勞。朝中宰相。

辨風雲。別氣色。閩外將軍。

黃金印。玉寶符。封侯拜將。



錦征袍。金鎖甲。領隊排兵。  
花腔鼓。賽春雷。驚天動地。  
五方旗。遮日色。慘霧愁雲。  
雄赳赳。仗刀鎗。揚威耀武。  
惡狠狠。臨陣處。捨死亡生。  
下死手。擔精拳。人頭廝摺。  
咬鑿牙。瞪怪眼。熱血相噴。  
只爲爭。三寸氣。興心舉意。  
儘教些。廝殺漢。奪利爭名。  
黃河岸。幾千場。橫屍濺血。  
北邙山。無打算。白骨橫塵。  
誰智勇。誰才能。南柯一夢。



誰英雄。誰俊傑。高塚麒麟。  
前人事。後人悲。一聲長嘆。  
洛陽花。咸陽草。幾度黃昏。  
吳王闕。越王舍。兩堆糞土。  
漢家陵。唐家寢。一樣灰塵。  
流落後。怎分豁。金枝玉葉。  
路傍人。誰辯認。鳳子龍孫。  
細思想。轉沉吟。人生有幾。  
巧安排。多計較。到底浮雲。  
今世裏。謝皇天。一人有慶。  
萬萬年。無爭戰。四海澄清。  
遇飲酒。得高歌。開懷作樂。



把新詞聽一會。清世閒人。  
一段詞。一段話。聯珠間玉。  
一篇詩。一篇鑑。帶武兼文。  
說武將。逞英雄。威風凜凜。  
敘文人。施禮樂。文質彬彬。  
休笑話。采書生。殘編斷簡。  
勝尋常。歌舞妓。翠袖紅裙。  
偶然間。與知音。逢場作戲。  
收拾了。乾扯淡。弔古談今。

高人解得其中意。

淡盡爭名奪利心。

細思三皇五帝。一般錦繡江山。風調雨順萬民安。不見許多公案。  
樣子。齊家治國何難。流芳百世在人間。萬古稱揚讚嘆。  
西江月。後世依他

廿一史彈詞註 卷十

仁皇治世天心順。

不動干戈永太平。

五九二





# 詞選

## 藝蘅館詞選

梁令嫻鈔

本書爲梁令嫻女士稟其尊人任公先生所選各詞家專集手鈔而成，夢蝶翁先生更爲之甄別去取。內容分甲、乙、丙、丁、戊五卷，摘鈔唐、五代、北宋、南宋、清朝及近人詞共六百七十一首，凡前賢批評及任公口授之評語，以及詞之本事有可考見者，皆分別附入，實爲詞學最完善之選本。原書久已絕版，欲購一冊，殊難搜求，偶或覓見，亦非兼金不辦。茲由本局重印發售，願海內嗜詞之士，幸勿交臂失之也。

## 中華詞選

孫俚工編  
孫怒潮

本書選集自唐代起至清代止名家詞五百七十四首，共作家二百七十一人，分詞體二百零七種。選輯的要旨：①代表一個時代的作家的代表作；②代表一派的作家的代表作；③無名作家的傑作。內容有抒情、寫景等等，以思想清新爲主；形式方面，採取詞句明晰，而無含混典故者。讀此，可以明瞭中國詞學之源流派別，故本書可作詞史讀，亦可作詞學概論讀。如採作學校教本或課外參考研究之用，均極相宜。

原售一元一角  
改售一元五角

原售一元二角  
改售一元五角

中華書局發行

本行單庫文生學中初

# 選詞和學詞



## 詞學指南

謝无量編 一冊

原定價二角五分  
改售價二角

美文凌夷，風雅道衰。民族精神，將無所寄託。編者有鑒於是，因蒐集詞學精英，編輯是書。內容包括：①詞學通論，敘述詞之淵源及體制，作詞法，古今詞家略評，詞韻；②填詞實用格式，敘述小令，中調，長調。集名人之議論，樹詞學之標準；既辨萬氏之誤，又補舒氏之略。其於誠齋五要之說，世文二體之旨，皆有以發明而張皇之。

## 註釋白話詞選

張友鶴編 一冊

原定價三角  
改售價二角五分

本書選輯標準，以代表一時代國語文學的精神及發抒情感者為主。故所選者大都富有刺激性的作品，或婉麗，或壯美，務求能激發人之感情，而發生雋永濃烈之興趣；凡艱澀隱晦難解之作，一概不錄。字句生冷者，加以音釋；典實古奧者，詳其出處；有背景者，加註本事；為讀者節省翻檢羣籍之勞。

## 註釋歷代女子詞選

李輝羣編 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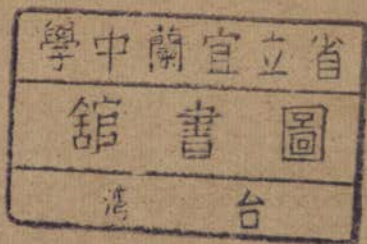
原定價二角  
改售價一角六分

本書共選十五家。宋朝是李清照、朱淑貞、魏夫人，明朝是王鳳蘭、沈宜修、葉統、葉小鸞、馬守貞，清朝是徐燦、顧貞立、錢鳳綸、孫雲鳳、徐元端等。所選的作品，都是她們著作中最優秀的代表作，並且是文字淺近，情緒豐富，極易領會的。凡那些典故過多和字句堆砌的長詞，都沒有選入。

### 中華書局印行









3767005



中華民國壹零肆年柒月拾陸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4759452

標商冊註



省立宜

圖書

台